

著基斯先涅茲沃

的內期爭戰國衛
濟經時戰聯蘇

☆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八四九一

著基斯先涅茲沃

的內期爭戰國衛
濟經時戰聯蘇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八四九一

校 譯 眞 唯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目次

引言	七頁
衛國戰爭前夜	一四頁
蘇聯戰時經濟基礎	二四頁
國民經濟底改組	三五頁
擴大的再生產	四五頁
在戰爭進程中恢復經濟	五四頁
國民經濟對照表	六三頁
工業與軍用品生產	七三頁
農業和糧食	八五頁
運輸業與組織轉運	九五頁
勞動組織與工資	一〇二頁
商品流轉與價格	一一五頁

預算，信貸及貨幣·····	一二四頁
生產方面的設計工作·····	一三三頁
國民經濟所負耗費和損失·····	一四七頁
社會主義制度底經濟勝利·····	一五六頁
戰後的社會主義經濟·····	一六四頁

引 言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所進行的偉大衛國戰爭，根本改變了蘇聯國民經濟，適應勝利戰爭底需要改組了蘇維埃經濟，並造成了戰時的特殊規律。這在蘇聯史上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特別時期，即戰時經濟時期。與這一時期相當的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專篇，即衛國戰爭時期的政治經濟學。

在偉大衛國戰爭中十分明顯地表現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內各民族人民民族利益的一致：社會主義對抗法西斯主義，蘇聯人民對抗受納粹主義薰染的德國人。反對法西斯德國的戰爭，成了蘇聯境內各民族人民捍衛自己民族生存、捍衛祖國、捍衛社會主義的神聖戰爭。

蘇聯各民族人民在衛國戰爭中深使全世界人士欽佩的大團結，是在蘇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已獲勝利和剝削階級已被消滅這一事實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早在衛國戰爭爆發很久以前，所有一切寄生階級和集團底根蒂已從蘇維埃社會中間剷除淨盡，這樣就為蘇維埃人民道義上政治上一致奠定了堅固的基礎。

法西斯德國採取強盜戰爭作爲實現自己帝國主義野心的手段，其目的是要強佔別國領土和征服他人國家，摧破社會主義國度，把各愛好自由民族變成德帝國主義「領主」底奴隸。因此，在反對德帝國主義的戰爭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內各族人民底民族利益吻相符合，是毫不足怪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各種世界經濟和政治因素發展的必然產物」（斯大林語），是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第二次危機的結果。主要法西斯國家——德日意——爲謀一個壟斷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底利益，公然企圖用武力來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部既成的局面改變成有利於己方的樣子。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聯盟與法西斯國家聯盟間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歷史時間上與蘇聯人民爲抗拒那背信棄義進犯我祖國的希特勒德國而進行的衛國戰爭吻相符合。在戰爭火焰中形成了以粉碎法西斯諸國武力爲目的的蘇美英三國反法西斯聯盟。

參加這一聯盟的各個國家在確定戰爭目的問題上採取了不同的立場。蘇聯認爲這次戰爭底主要任務是要打垮德日帝國主義，消滅法西斯主義，恢復並發展歐洲民主秩序。美國連同英國却認爲這次戰爭底主要任務是要消除德日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確立美國資本主義壟斷集團底統治地位。雖然如此，但各盟國在對德日戰爭中還是結成了一個聯盟，處在同一營壘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尖銳地暴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營壘中的矛盾，即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集團與法西斯國家集團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底特種後備力量；爲粉碎希特勒德國，然後又爲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利用這種矛盾，乃是蘇聯對外政策上的極大勝利。

偉大衛國戰爭是德帝國主義法西斯機構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所受到的一種歷史考驗。在殘酷流血戰鬥中考驗了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底生命力，結果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都獲得了勝利。

列寧和斯大林會再三向社會主義祖國警告說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間歷史搏戰必不可免，並準備蘇聯各族人民去應付這種搏戰。列寧和斯大林經常解釋過工人階級戰勝本國資產階級後爲保衛自己社會主義祖國，爲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成果而進行的戰爭，乃是正當和神聖的戰爭。

列寧底偉大戰友及其事業繼承者斯大林教導說：每個革命者底天職是在於保護和捍衛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只有絕對擁護蘇聯的人才算是國際主義者，因爲若不捍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便不能解決國際革命工人運動中的問題。

列寧教導說：迄今所有一切革命底命運都是由一長串戰爭決定的；我們結束內戰時期，還只算是渡過了一個戰爭階段，但我們應當準備好去應付第二個戰爭階段。蘇聯與

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免要遇到許多大規模的衝突的。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形勢存在時，也就會存在有各帝國主義國家進犯社會主義國家的危險。

一九四一年爆發的反蘇戰爭，是由希特勒德國這一最帶強盜性的帝國主義國家發動起來的。在衛國戰爭最初時日，斯大林就用對德帝國主義進行神聖解放戰爭的綱領來武裝了蘇聯各族人民。斯大林同志當時說「德國人現在進行着侵略的非正義的戰爭，這個戰爭是打算侵佔他國領土並征服他國人民的戰爭。因此一切忠誠的人們都應把德國侵略者當作敵人而奮起反對。」

蘇聯及其同盟者與希特勒德國相反而進行着解放的正義的戰爭，這一戰爭是要把被奴役的歐洲和蘇聯人民從希特勒暴政下解放出來。因此，一切忠誠的人們都應把蘇聯、英國及其他聯盟國軍隊當作解放的軍隊而予以援助」。

斯大林號召蘇聯軍隊及蘇聯各族人民去打破德寇軍事實力，殲滅那些爲了奴役我祖國而闖進我們國土的德國侵略者，從德國法西斯壓迫下解放出蘇聯的國土和人民，然後便到法西斯野獸自己的領土上去把它完全擊斃。

蘇聯軍隊和蘇聯武裝民衆在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下，遵照斯大林同志指示捍衛了每一寸蘇維埃國土，捍衛了我國的城市和鄉村，表現了極高度的英勇果敢和堅定精神。當蘇聯軍隊在衛國戰爭初期被迫退却的時候，蘇聯鐵路員工把車輛一概運走，工

人、工程師和技師把機器裝備品遷移到東部去，集體農民把牲畜和糧食撤運到大後方去。

在蘇聯衛國戰爭時期被敵佔領的地區內紛紛建立了與敵軍部隊鬥爭的游擊隊和破壞隊，到處燃起了游擊戰爭的烽火，於是就造成了使德寇及其走狗不堪忍受的局面。蘇聯人民在被希特勒德國佔領的區域內所作出的這種英勇舉動，將作為英勇果敢和效忠祖國的模範載入史冊。

在衛國戰爭時期，前綫與後方團結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統一陣營，工農聯盟及多民族蘇聯國內各族人民間的友誼在此陣營中更形鞏固了。斯大林同志說過，任何其他一個國家若受到我國所遭受到的這種損失，就會經不住考驗而衰落下去。蘇維埃制度證明了自己極度堅強的力量，其基礎便是受過戰鬥考驗的我們列斯黨底領導，便是社會主義底勝利，工農聯盟以及蘇聯各族人民底一致。

工人階級、集體農民和蘇維埃智識份子，堅決果敢地忍受着戰時一切艱難困苦，以自己的英勇勞動在衛國戰爭期間建立了堅強的戰時經濟，並保證了供給我們蘇聯海陸空軍以頭等的武器，糧食，服裝及汽油。蘇聯各族人民繼續不斷地拿出自己的優秀兒女來補充了自己的軍隊，藉以增高了蘇聯武力底榮譽。蘇聯人民在全世界人士面前表明了自己是英雄的人民，是善戰的人民。

在衛國戰爭最嚴重的時期，斯大林同志鼓舞蘇聯各族人民及其武裝力量去努力奮鬥，去爭取勝利。反德寇鬥爭中的堅定精神和確認我們正義事業必勝的信念由偉大斯大林發出而傳遍了全國，團結了人民和軍隊，把蘇聯變成了堅不可犯的堡壘。

斯大林同志曾把我國在衛國戰爭初期的狀況同內戰時期的情形對照比較，說我國現今的狀況要比二十三年前好得多。由於實行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結果，我們祖國在工業、糧食和原料方面已比先前富足多倍了。在內戰時期有十四個資產階級國家聯合起來圍攻我國。而蘇聯在衛國戰爭時期却有同盟者和我們一起進行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蘇聯擁有先進武器武裝起來的雄強軍隊，它挺胸保衛了祖國底自由和獨立。蘇聯軍民底英勇鬥爭博得了一切愛好自由民族底欽佩，同情和擁護。

在衛國戰爭中發揚了斯大林的戰術戰略，這是吸收了庫圖左夫和蘇涅洛夫底經驗，由斯大林底統帥天才所照耀並由現代軍事技術所充實的戰術戰略。斯大林底致勝科學，即將火力與機動配合起來的新戰術，賦予了蘇軍以莫大的殲敵力量。斯大林底致勝科學將永遠留作爲供無數後代人吸取明哲思想、英勇氣概和高尚奮發精神的泉源。

在蘇聯戰時經濟史上有過這樣一個時期，當時大部分軍事工業都在向東方撤退過程中。當時向東方轉運的有數以萬計的車床、汽錘、壓榨機和發電渦輪。當時向東方撤退的有成千累萬的工人、工程師和技師。這是蘇聯生產力向東方遷移的一個特殊時期。由

於工人階級和技術智識份子，在列斯黨領導下英勇努力的結果，東遷的工業很快就復工生產了。在烏拉爾、窩爾加河流域及西伯利亞等地創立了偉大衛國戰爭底強大生產基礎。

斯大林同志在總結蘇聯戰時經濟發展情形時說道：「蘇聯人民在後方的舍己勞動，將與紅軍底英勇鬥爭併列於史冊，作為人民在保衛祖國中無比的功勳」。蘇維埃國家既已渡過了適應戰爭需要改組國民經濟，把生產力向東遷移並使其復工生產的階段，於是就在衛國戰爭期間獲得了充分調整和迅速發展起來的戰時經濟。

蘇聯戰時經濟也如和平建設時期一樣，始終是由列斯黨領導和指導的。人類社會史上沒有先例的偉大勝利底光輝榮譽，是屬於布爾什維克黨的。極高度的堅定精神，領導戰時經濟方面的無上技巧以及爭取勝利的雄強意志，保證了把蘇聯各族人民一切力量集中於澈底消滅敵人的目標。

由此可見，衛國戰爭造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史中的特殊時期，即戰時經濟時期。蘇聯戰時經濟有其生產和分配方面的特殊經濟規律。蘇聯戰時經濟時期在政治經濟學上構成一個專篇。社會主義底戰時經濟理論，是由我們的領袖偉大斯大林在其許多著作中所創立起來的。

衛國戰爭前夜

衛國戰爭前夜蘇聯經濟底特徵是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都已獲得了勝利。國民經濟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事業達到了極大的成功。蘇聯各族人民底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非常迅速地高漲起來。隨着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成，蘇聯業已進入了從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階段。

蘇聯生產力在衛國戰爭以前幾屆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所達到的高度發展水準，可從下列比較數字中看出。蘇聯國民收入（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價格計算）一九二八年度爲二百五十億盧布，一九三二年度爲四百五十五億盧布，而在一九三七年度則已增至九百六十億盧布，一九四〇年度增至一千二百八十億盧布，即是說在兩個半五年計劃期間增到五倍以上。

投入蘇聯國民經濟中的基本建設資金在一九二八年度爲三十七億盧布，一九三二年度爲一百八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度爲三百億盧布，而在一九四〇年度則已增至約近四百三十億盧布。由於進行擴大再生產的結果，蘇聯社會主義企業底資財總值（牲畜價值

除外)有如下的增加(按一九四五年價格計算):一九二八年度爲一千四百億盧布,一九三二年度爲二千八百五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度爲五千六百四十億盧布,一九四〇年度爲七千零九十億盧布,即總共增到了五倍。

工業產品總值(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價格計算)增加如下:一九二八年度爲二百一十四億盧布,一九三二年度爲四百三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度爲九百五十五億盧布,一九四〇年度爲一千三百八十五億盧布,即總共增加到六倍半,而其中生產資料底生產額則從八十五億盧布增加到八百四十八億盧布,即增加到十倍。同時,人民消費品底生產額在一九二八年度爲一百二十九億盧布,而在一九四〇年度則已增至五百三十七億盧布,即增至四倍以上。由於獲得這種成功的結果,蘇聯底工業實力異常加強了。

由於社會主義工業化順利實現的影響,以及由於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中勝利的結果,蘇聯農業也是不斷地向前發展了。農產品總值(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價格計算)在一九二八年度爲一百五十億盧布,而在一九四〇年度則已增至二百三十億盧布。播種面積在同一時期內從一億一千三百萬海克脫擴大到一億五千萬海克脫。穀物總產量在一九二八年度爲四十五億普特,而在一九四〇年度則已增至七十三億普特。

集體農莊中的牲畜數量增加得非常迅速,同時集體農莊莊員個人享用的牲畜數量也

增加得很快。集體農莊中公有的牲畜數量增長額如下：馬匹數量在一九二八年度爲三十萬匹，而在一九四〇年度則爲一千四百五十萬匹；牛的數量在一九二八年度爲三十萬頭，而在一九四〇年度則爲二千零十萬頭；綿羊和山羊數量在一九二八年度爲五十萬頭，而在一九四〇年度則爲四千一百九十萬頭；豬的數量在一九二八年度爲十萬隻，而在一九四〇年度則爲八百二十萬隻。

蘇聯新鐵路網迅速擴大起來，因而使蘇聯境內先前落後的各個區域中的居民底文化物質生活水準愈益提高。一九二八年鐵路運載量爲九百三十億噸哩，而一九四〇年則爲四千一百五十億噸哩，即幾乎增加到四倍半。

蘇聯國民經濟中的工人和職員數量迅速增加：一九二八年爲一千零八十八萬人，而一九四〇年則已增至三千一百二十萬人。與全國人口數量，特別是蘇聯國民經濟中工人數量迅速增加過程同時並進的，有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準的零售商品流轉額更爲迅速增加的過程。在兩個半年計劃期間，即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〇年間，國營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底零售商品流轉額由一百一十八億盧布增至一千七百五十一億盧布。

社會主義國家底財政經濟在全國生產力增長的基礎上一往直前地鞏固起來。一九二八年蘇聯國家預算中的收入額爲七十三億盧布，而一九四〇年則已增至一千八百億盧布。同時蘇聯國家預算中的支出額，從一九二八年的七十三億盧布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

一千七百四十億盧布。在衛國戰爭前夜，蘇聯國家預算中的常年收入是超過常年支出的。雖然生產額和商品流轉額迅速增加，但市面上的貨幣數目在戰爭前夜却已顯然縮減，這是由於商品流轉大大加速，亦即貨幣流通大大加速的結果。蘇維埃貨幣執行其為監督社會產品生產和分配過程的工具的職能，同時也就加強了城鄉勞動者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自己貨幣收入的興趣。

蘇聯人口迅速地增長起來，同時也就造成大量後備人員來保證生產力的增長和蘇軍戰士幹部的補充。增長得特別迅速的是城市人口：一九二六年為二千六百萬，而一九四〇年則為六千一百萬人。農村人口在同一時期內從一億二千一百萬人增加到一億三千二百萬人。由此可見，在農村人口同時增加的情況下，城市人口在全國人口總數中的份額已由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十八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二，這反映出蘇聯許多區域內國民經濟工業化的過程在第三屆五年計劃期間仍在繼續發生的事實。

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屆五年計劃，在三年半內是在平時經濟期間（其實只是相對的平時經濟，因為當時也發生過幾次小規模的戰爭）執行的。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屆五年計劃中其餘一年半時期，是衛國戰爭期內的戰時經濟年代。在三年半的平時經濟期內，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三屆五年計劃實現得頗為順利。在衛國戰爭前夜，即截至

一九四一年年中止，工業產品總值已達到第三屆五年計劃上所定一九四二年水準百分之八十六，其中生產資料產量已達到此水準百分之九十，消費品產量已達到此水準百分之八十。一九四〇年穀物總產量已達到第三屆五年計劃上所定一九四二年水準百分之九十一。鐵路運載量在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已達到第三屆五年計劃上所定一九四二年水準百分之九十，零售商品流轉額達到此水準百分之九十二。蘇聯國民經濟中的工人和職員人數在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已達到了第三屆五年計劃上所定一九四二年水準百分之九十八，而工人和職員工資基金則達到此水準百分之九十六。

由此可見，蘇聯生產、載運、商品流轉及國民收入在衛國戰爭前夜所已達到的水準，完全能保證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所採定的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二年間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第三屆五年計劃的完成。祇是現時才可充分估量幾屆斯大林五年計劃對社會主義革命命運所起的偉大歷史作用。斯大林底天才在歷屆五年計劃中體現了出來。蘇聯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勞動把斯大林計劃變成了赫然可畏的物質力量，這一力量打破了德國強盜帝國主義。

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情形却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底特徵，是表現於自發地爬進輪次到來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是成長得極不平衡的。各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到的市場和殖民地問題愈益尖銳起來

了。各法西斯國家瘋狂準備着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它們用一切辦法來積儲戰略原料，拚命努力把自己的經濟轉上戰爭的軌道。

德國工業產量一年比一年降低下去：一九三〇年降低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八十八，一九三一年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二，一九三二年更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八。從德國法西斯上台執政時起，德國工業開始改組成爲軍用品生產，因而使全部工業生產也都活躍和略微高漲起來。在一九三三年間，德國工業生產提高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六十五，一九三四年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三，一九三五年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一九三六年提高到百分之一百零六，一九三七年提高到百分之一百一十六，而在一九三八年間，德國工業生產因爲受到軍事定貨的刺激，甚至提到了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一百二十。由此可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很久以前，德國已用增加軍事定貨的辦法加速了工業生產的昇漲。資本主義各國爭奪戰略原料來源地的鬥爭愈來愈烈了，因爲沒有這種原料的積儲和後備是根本無法進行現代戰爭的。

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生產水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十年內的變更情形，却與此有所不同。由於經濟危機的結果，美國一九三〇年工業生產量降低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八十三，一九三一年降到了百分之六十八，而在一九三二年間甚至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三。從一九三三年起，美國工業生產稍微有過一點活躍，該年工業產量達到了一九二九年

水準百分之六十三，一九三四年達到了百分之六十八，一九三五年達到了百分之七十九，一九三六年達到了百分之九十四，直至一九三七年間才達到了百分之一百零三，即稍微超過了一九二九年的水準。但到一九三八年間，由於新經濟危機的打擊，美國工業生產量又重新降到了一九二九年水準百分之八十一。由此可見，美國工業始終是處在資本主義所特有的那種工業生產週期，即由一次危機進到另一次危機的循環狀態中。當時美國軍用品生產仍然是處在極低微的水準上，完全不能引起工業生產一般水準的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戰原是作爲已組成爲法西斯國家的德國壟斷資本主義所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開始的。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初時期，德國法西斯主義底『民族』論調已令人感覺到它不過是用掩蓋帝國主義強盜侵略戰爭的一種煙幕而已。德國法西斯主義底帝國主義掠奪本性，特別是從它進犯蘇聯時起已是更加充分暴露出來了。對各法西斯國家所進行的世界大戰，從此已具有了解放的性質。蘇聯衛國戰爭使各愛好自由民族，首先是蘇聯各族人民對法西斯諸國所進行的世界大戰成了反法西斯的解放性的戰爭。

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乃是正義和神聖的戰爭，因爲德國強盜帝國主義希圖消滅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變蘇聯各族人民爲德國『領主』底奴隸，建立奴隸制度，用搶劫手段取

得糧食和石油，替德國壟斷資本主義「領主」掙得額外利潤。法西斯魁首們底演說中，以及德國經濟雜誌上所發揮的那些經濟計劃，始終都是與侵佔東歐而將其變成「大德意志帝國」遍設私人農場和私人企業的殖民地的夢囈「思想」緊相聯繫。無怪乎這一「思想」遭到了破產。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美國挑釁的襲擊，引起了太平洋上的戰爭，而將地球上大部分民族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漩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個陣營從此已最終形成：一個陣營是共同對德日作戰的民主國家，即蘇美英三國；另一個陣營是法西斯國家，即德意日三國。

大家知道，共同對德日作戰的聯盟國在確定戰爭目的與戰後和平處置任務的問題上持有不同的見解。其所以不同，是因為蘇聯社會制度及其戰爭動力根本與美英方面不同，蘇聯底強大力量以及全世界愛好自由民族所給予它的援助，使聯盟國陣營具有解放的性質。因此，美英同蘇聯一起對帝國主義德國作戰時所作的軍事上的努力，是對解放戰爭事業有過相當貢獻的。

只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各國生產力比較一下，便可看出民主國聯盟方面的巨大優勢，它們在經濟上和術技上擁有保證它們獲得世界大戰勝利的極大優越性與後備力量。同時，這種優勢還可從人口對比上看出：蘇美英這三個民主國家共有三億七千二百

萬人口，而德日意三法西斯國家却只有一億八千六百萬人口。

戰時美國因轉入建築在大資本壟斷集團和極大資本壟斷集團統治基礎上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故能頗為迅速地提高武器產量。按美國統計，當時美國軍用品生產發展速度如下：一九四二年軍火產量計值三百二十五億美元，而一九四三年則約達六百億美元；一九四二年各式飛機產量為四萬七千九百架，而一九四三年則為八萬五千九百架。一九四二年商船產量等於五百一十萬噸，而一九四三年則為一千二百一十萬噸。一九四二年新建軍艦產量等於八十五萬九千噸，而一九四三年則為二百六十一萬噸。這種軍用技術促進了粉碎德帝國主義的事業。

有一些不可抵當的歷史因素保證了把法西斯諸國聯盟擊潰並將其完全消滅。這種歷史因素首先就是蘇聯底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它體現着蘇聯後方與前綫底一致，體現着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底一致，體現着蘇聯境內各族人民共同對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進行神聖戰爭的一致。其次就是被希特勒帝國主義奴役的歐洲各國人民底解放運動。再次便是各民主國聯盟方面因動員其強大後備生產能力和後備人員而業已增長的可能性。

但這還只是一些可能性，還必須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爲勝利。蘇聯各族人民底蘇維埃愛國精神和誓將德國法西斯主義消滅的這種堅強意志，蘇聯軍隊及其將帥，指揮官和

戰士所獲得的極豐富的作戰經驗，蘇軍最高統帥部底英明戰略戰術，終於把獲得勝利的可能性變成了真正戰勝希特勒德國的現實。

由此可見，蘇聯國民經濟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勝利的結果，既已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同時也造成了使社會主義祖國能順利進行防衛和保持獨立自主地位的事實，乃是蘇聯政府對外政策上的歷史勝利，這一聯盟加速了法西斯國家聯盟的潰滅。

蘇聯戰時經濟底基礎

衛國戰爭要求立刻把蘇維埃經濟轉上戰時經濟軌道。還在偉大衛國戰爭最初時日，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府底決議中以及在斯大林同志底指示中，業已確定了把平時社會主義經濟轉上戰時社會主義經濟軌道的綱領。

由於成立國防委員會而將全國蘇維埃行政權和立法權以及黨領導工作集中於該委員會掌握的結果，便保證了在動員國民經濟一切資源滿足偉大衛國戰爭需要工作方面的調整性和一致性。

我們若把革命前俄國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的戰時經濟與蘇聯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的戰時經濟作一比較，便可看出蘇聯戰時經濟擁有極大的優勢；正因為有這種優勢，所以蘇維埃國家雖曾暫時失去過許多工業和農業區域，終能保證為前線供給武器和糧食。

蘇聯戰時經濟是以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統治的事實為基礎的。正因為基本生產資料集中於蘇維埃國家掌握，才使我們能迅速把蘇聯國民經濟轉上戰時的軌道。革命

前的俄國因爲在生產力發展水準低微條件下由生產資料私有制佔統治，同時又處於依賴外國資本的地位，所以它在進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戰爭中受到了無法解決的種種困難。

社會主義革命解除了我國依賴於外國資本的地位，並且根本改變了蘇聯居民底階級成份。如果一九一三年舊俄城鄉工人和職員人數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七弱，那末一九三九年蘇聯工人和職員人數却已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八，即幾佔全國人口半數。大家知道，集體農民，合作化的手工業者和手藝匠在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革命前的俄國是根本沒有的，而他們在一九三九年的蘇聯却已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六，即構成爲另半人口中的基本主要部分。在一九一三年間，個體農民，未合作化的勞動者、手工業者和手藝匠佔俄國人口百分之六十五，而他們在一九三九年的蘇聯却只佔百分之二點六。

有產階級——地主、城市大小資本家、商人與富農——一九一三年間佔俄國全國人口百分之十六。而蘇聯却在衛國戰爭爆發很早以前就已將各剝削階級——地主、城市資產階級和富農——消滅了。蘇聯居民底階級成份與革命前俄國居民比較的這種變更，也就保證了蘇聯人民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保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間的堅固聯盟，並造成了偉大蘇聯各族人民間牢不可破的友誼。

一九一三年俄國人口共爲一億三千九百萬，其中城市人口佔二千五百萬，鄉村人口佔一億一千四百萬。那時俄國主要是個農業國家，工業發展薄弱。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蘇聯城市和鄉村已經大大發展而頓改舊觀了。蘇維埃國家在幾乎荒無人煙的地方建立了作爲社會主義工業據點的三百六十四座城市。一九四〇年蘇聯人口計有一億九千三百萬，其中城市人口比一九一三年增加到兩點四倍。

蘇聯社會主義企業中的工業出產水準，無論在戰前或戰爭時期都比革命前俄國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工業出產水準高得不可計量。一九一三年俄國大工業出產總值爲一百一十億盧布，而一九四〇年蘇聯大工業出產總值則爲一千二百九十五億盧布。在一九四三年間，單就蘇聯東部各區工業品出產額來說（按同等價格計算），已達八百三十億盧布，即比革命前俄國全國工業出產水準超過六倍半。

一九四〇年蘇聯大工業出產總量與一九一三年俄國工業生產水準相較已增加到十一點七倍，而大工業方面的機器製造業和金屬製造業產量則已增加到四十一倍。一九四〇年蘇聯特質展鉄——軍用機器製造業基礎——出產量，比一九一三年俄國出產水準增加到八十倍。革命前俄國根本沒有出產過汽車，拖拉機，鋁，鎂和橡膠。

與革命前俄國工業完全不同，蘇聯社會主義工業根本不依賴於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它在衛國戰爭期間雖有很大一部分領土暫被敵人佔領，終能用本國產品來保證戰時經濟

所需要的一切。單是蘇聯東部各區在一九四三年間的出產額便比一九一五年俄國全國出產額超過很多：煤炭超過一點三倍，鋼超過一倍，展鉄超過零點七倍，銅超過三點一倍，鋁超過五十八倍，鋅超過十七點八倍。戰前蘇聯石油產額比革命前俄國產額多兩倍半。

與革命前根本不同的蘇聯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結構，保證蘇聯農業產量大大超過革命前俄國農業產量，並且絕大部分商品糧食都集中在工農國家手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一年是革命前俄國收成最豐的一年，當時糧食總收穫量等於四十九億普特。而蘇聯在衛國戰爭爆發前一年的糧食總收穫量則為七十三億普特，並且衛國戰爭前夜蘇聯商品糧食產額幾乎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俄國商品糧食產額多一倍。

革命前俄國全部商品糧食中有百分之二十二是由地主糶出，百分之五十是由富農糶出，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是由基本農民羣衆，即由中農貧農糶出。戰前蘇聯商品糧食產額中約有百分之十是由國營蘇維埃農莊糶出，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是由集體農莊糶出。可見，蘇聯所有商品糧食實際上完全操在社會主義生產者手中。

沙皇俄國耕地面積總共為三億六千七百萬海克脫，其中有八千多萬海克脫由富農佔有，一億五千二百五十萬海克脫由地主佔有。戰前蘇聯耕地面積總共為四億二千二百萬海克脫，其中有三億七千一百萬海克脫歸集體農民和個體勞動農民享用，五千一百萬海

克脫歸國營蘇維埃農莊享用。無怪乎偉大蘇聯人民如此英勇地爲自己的土地，爲自己的城市和鄉村來進行了這次神聖戰爭。

我們若把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蘇聯戰時經濟與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蘇俄戰時經濟作一比較，便可看出蘇聯國民經濟在社會主義革命年代已有如何長足的進步。生產力已經大大增長，生產關係和各個階級已發生變更，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幹部已經長成了。

一九一八年初，蘇聯境內人口總數（包括暫被武裝干涉軍及白衛份子所佔據的地區在內），計有一億四千二百六十萬人。在內戰時期，當武裝干涉軍與白衛份子所佔地區面積最廣的時候，即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間，蘇俄所剩下的人口不過六千萬人。而蘇聯人口在衛國戰爭時期，當德寇佔據地區面積最廣的時候，即在一九四二年間，也沒有低於一億三千萬，即比一九一八年時的人口仍超過一倍以上。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蘇俄戰時經濟期內的工業生產水準，根本不能與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蘇聯戰時經濟期內的工業生產水準相比。一九四〇年蘇聯工業出產總量比一九二〇年蘇俄工業生產水準超過三十七倍，其中機器和金屬製品出產量甚至比一九二〇年超過五百一十一倍。

蘇聯在衛國戰爭期間，單只一九四三年蘇聯東方各區的工業出產總量，即已比一九

二〇年蘇俄全國出產水準多至二十倍。一九四三年蘇聯東方各區煤炭產量比一九一九年蘇俄全國產量多至六十倍，生鉄多至六十五倍。

蘇聯在一九四二年間，即至國土被佔面積最廣，亦即農業播種面積縮減最厲害的時期，穀物總收穫量超過了一九一九年蘇俄全國穀物收穫量數倍。況且，蘇聯在衛國戰爭前夜擁有國家所儲存的大量穀物和糧食，而這種儲存在一九一八年的蘇俄當然是未曾有過的。

蘇聯工業出產總量中社會主義部份所佔比重，在一九二三年為百分之七十六，而在衛國戰爭前夜則等於百分之百；農業出產總量中社會主義部份所佔比重，在同一時期內從百分之四增到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七；零售商品流轉方面社會主義企業所佔比重，在同一期間內從百分之四十三增加到百分之一百。這一切都意味着社會主義在城鄉中已獲得完全的勝利，都意味着蘇聯生產力進一步高漲的前提已經奠定了。

蘇聯國民經濟中工業發展底基礎，即熟練工人幹部數量增長了。蘇聯人口總數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九年間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而熟練工人幹部在同一時期內則已增加了數倍；鑽鑿匠增加到五點七倍，鑄匠增加到六點八倍，齒刮匠增加到十三倍，聯合機匠增加到十四倍，器械製造匠增加到十二點三倍，壓榨機匠和鑄造匠增加到六點三倍，裝配匠和電氣裝置匠增加到六點四倍，機械匠增加到九倍半，火車頭司機增加到三點三

倍，輪船司機增加到三點二倍，汽車司機增加到四十倍，拖拉機司機增加到二百一十五倍。

蘇聯知識份子——受過中等教育的熟練工人不算在內——在一九三九年間已增加到一千一百八十萬人。其中工程師人數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九年間增加到七點七倍，農學家增加到五倍，農藝員增加到八點八倍，科學工作人員增加到七倍，教員增加到三倍半，文化教育工作人員增加到八點四倍，醫生增加到二點三倍。蘇聯人民文化提高和城鄉熟練幹部增長的事實，改變了蘇聯軍隊底成份，保證了蘇聯軍隊在衛國戰爭中獲得有歷史意義的勝利。

爲要說明衛國戰爭期內的蘇聯戰時經濟，還必須把蘇聯平時經濟和戰時經濟作一比較。蘇聯平時經濟底特徵，是全國各地社會財富底普遍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也有過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雖然這只是以國內某些經濟區域爲限。在蘇聯東部各區，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過程發生得異常迅速。在衛國戰爭期間，這種擴大再生產首先彌補了我國社會財富因德國野蠻人暫時佔去某些區域並在其暫時佔領區域內肆行破壞而引起的那些損失。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擴大再生產底特點，是積累額和個人消費額相對縮減，而專門軍事消費額大大增加。當時用了頗大一部份社會產品去製造軍用品，而這種軍用品是不能

直接實現國家基本資財再生產的。但爲保衛祖國所絕對必需的這種專門軍事消費，却是爲保持並發展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條件和前提。

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積累額與消費額的比例改變了，兩者底絕對數量在戰時經濟第一階段上都有過暫時的縮減。與戰前的一九四〇年度相較，一九四二年蘇聯社會產品出產總量因有若干工業區域被德寇佔領而縮減了。生產消費額底絕對數量也有縮減，雖然這種消費額底比重仍然沒有變更。居民底個人消費額略有縮減。雖然積累過程在整個戰時經濟期間仍在繼續發生，但積累底比重和份量却有過暫時的低落。

一九四三年是蘇聯戰時經濟史上發生根本轉變的一年，當時蘇軍獲得極大的勝利，帶有顯著的擴大再生產特性的戰時經濟已在鞏固和發展起來。社會產品總量比起一九四二年來已大有增加。生產消費額提高了，國民收入增長了，勞動者個人消費額和積累額增高了，國民經濟中的固定資財和流通資財增長了。

在蘇軍已將希特勒匪寇完全逐出蘇聯國土的一九四四年間，蘇聯戰時經濟中的擴大再生產過程是繼續加強了。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兩年間，戰費底增長過程是與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以及積累額底絕對增長過程平行發生，而不是如一九四二年那樣靠絕對縮減後者發生了。這裏正表現出了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各個階段上擴大再生產底各種特點。

也如社會主義再生產底規律根本區別於資本主義再生產底規律一樣，蘇聯戰時經濟也根本區別於各資本主義國家底戰時經濟。這種區別，可以從蘇聯戰時經濟基礎與例如美國戰時經濟基礎比較中看出。

第一，蘇聯戰時經濟是以建築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基礎的。而美國戰時經濟則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並且是已發展到了由資本家壟斷組織和財政資本佔統治的階段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資本家壟斷組織底統治已在資本進一步集合集中的基礎上猛烈地加強起來了。頭腦幼稚的人，主要是故意撒謊的人所鼓吹的說什麼美國「人民」資本主義制度的論調，不過是愚弄傻子的一種鬼話罷了。只須指出，在一九四四年美國全部軍事定貨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由一百家大資本壟斷組織領去，其中三十個極大的壟斷資本家領到了全部軍事定貨的百分之四十九。他們是美國戰時經濟底太上主人翁。

第二，蘇聯戰時經濟底動力是以蘇聯各族人民道義上政治上一致及其愛國精神為倚據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而美國戰時經濟底動力則是資本家壟斷組織，它們利用戰爭作為獲得巨大收入的泉源和爭奪世界市場的手段。美國壟斷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從一九三九年的六十四億美元增加到了一九四三年的二百四十五億美元，而在戰爭四年期間共達八百七十億美元。某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認為「國家在資本主義

各國戰時經濟中起有決定作用」。這種論調是毫不值得注意的一種廢話。此類「馬克思主義者」幼稚地設想，彷彿那些強盜式的壟斷資本家利用美國國家機關獲取戰時額外利潤，就是證明國家在經濟中起着決定作用。美國資產階級國家底特徵，是國家機關，首先是其上層人物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及財政資本底首腦和經紀人混合生長。美國壟斷資本家底力量，部分也就是由於他們使美國國家機關替他們服務。有些人硬說美國是由國家實行計劃了戰時經濟，但這種議論也是幼稚可笑的。美國資本家壟斷組織從國家方面取得利潤優厚的定貨——這還不能說是什麼計劃國民經濟。在美國實行「計劃」經濟的那種無謂企圖，只要一越出協助壟斷資本家獲取利潤的範圍，就要馬上遭到破產。

第三，蘇聯在戰時經濟期間一方面因必須担负戰費，另一方面又因有許多蘇維埃區域暫被德寇佔領而受到過龐大的損失。資本主義的美國却與此相反，它靠戰爭發了大財，避免了臨來的戰前經濟危機，並為壟斷資本家掙得了空前鉅大的利潤與新的世界市場。然而戰時美國所達到的資本主義積累、勞動生產率及生產技術底高度水準，却使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矛盾尖銳化，並為新的毀滅性的經濟危機和慢性的失業現象造成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變本加厲的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發展不平衡的狀態，造成着新的矛盾和衝突，因而使資本主義總危機更形加劇。凡此種種，都表明蘇聯戰時經濟

底基礎與美國戰時經濟底基礎根本相反，正如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根本相反一樣。

由此可見，蘇聯戰時經濟底基礎就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佔統治地位，這種統治地位使我們能於把蘇聯國民經濟所有一切物質力量集中起來進行勝利的衛國戰爭。由於把國民經濟改組到戰時經濟軌道上去，由於把生產力遷移到東部各區並在那裏使其復工生產，結果便造成了蘇聯戰時經濟普遍高漲的條件。

國民經濟底改組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言論中，首先是在其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對人民的廣播號召以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關於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四週年的報告中，透澈地確定了按照戰爭需要改組蘇聯國民經濟的綱領。

斯大林同志主持的國防委員會爲實現蘇聯國民經濟底改組而實行了如下的措施。

第一，動員社會主義工業底生產能力，工人和工程師技師幹部去供應衛國戰爭底需要。把工廠企業改組過來製造軍用品。把國民經濟中其他各部門底企業轉交軍用品製造業，以期加強軍用品製造業。停止某些民用品出產，以期將解放出來的生產能力，勞動力及物資用去滿足戰時經濟底需要。根本改變工業產品種類。提高特質展鉄在鋼鉄生產中的比重，以及飛機汽油在石油產品中的比重和特種化學品在化學工業產品中的比重。增加專供蘇軍用的食品和服裝產量在食品工業和輕工業出產中的份額。根據軍用工業需要來實行重新分配原料和材料。對於鋼鉄、燃料、電力及其他各種原料器材底分配與消費額規定手續，均嚴格實行集中化。把工人與工程師技師幹部，連同裝備品一起移到

蘇聯東部區域，並在這些東部區域內極力實行加緊建設新的生產能力。廣泛展開改善生產手續的工作，特別是採取用馬丁爐煉製特質鋼，用大型展鐵機展壓裝甲鋼板，用熔鐵爐煉製磷鐵及銻鐵等等的方法；在機器製造業中廣泛採用連續生產制；

第二，動員農業資源和集體農民勞動力去滿足蘇軍及供給前線軍用技術的各個城市底需要。把德寇佔領區和近戰區中所有牲畜、農業機器和拖拉機等撤遷到東部區域。在東部各區，首先是在烏拉爾、窩爾加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亞等地擴大穀物、馬鈴薯和菜蔬播種面積。把技術作物種植業移到東部區域。鞏固集體農莊中的勞動紀律，特別是提高集體農民勞動日最低限額。增加肉品和羊毛交納額；規定額外穀物和肉類交納，藉以充作蘇軍給養基金。在各工廠企業下成立輔助經濟。儘量發展工人職員底個人園圃業；

第三，動員並按照軍事需要改組運輸業。預定保證軍用列車最先和最迅速開駛的行程表。限制客運。增加按集中原則劃定的貨載數量。加強烏拉爾區各鐵路幹線及齊略賓斯克、斯維德洛夫斯克、達吉爾、諾沃西比爾斯克和基洛夫等重要鐵路樞紐上的轉運能力。沿窩爾加河，在蘇聯東部和北部各地實行建築幾條新鐵路幹綫。建成窩爾庫塔鐵路。建築從南高加索達阿斯特拉罕的新鐵路交通線。將鐵路和水路運輸業實行軍事化。在運輸方面採行軍事紀律規章；

第四，動員建築業幹部和機械去建築軍事工廠及與其協作的企業。把基本建築工作集中於軍用工業、黑金屬冶煉業、電站、燃料工業和鐵路運輸業工程，首先是集中於恢復內遷各企業。根據戰時條件重新審定建築工程定額。在許多場合建築預定在較短時期內使用的臨時性建築物。縮短建築期限。減少沒有竣工的建築工程數量；

第五，動員勞動力，提高工業工人熟練程度，並培養新的幹部來代替被徵入伍的幹部。宣佈軍用工業以及與其協作各工廠企業中的工人在整個戰爭時期均為被動員參加生產者。在各企業中規定必須執行的額外工作。吸收原先沒有參加過生產的居民來從事勞動。實行大批訓練工廠藝徒學校，工藝學校及鐵路學校生徒。實行直接在生產中培養新工人幹部。保持原有各高級學校和中級實業學校，以期繼續造就技術幹部；

第六，動員全國後備糧食來常川保證城市居民給養。改組國營零售商業。施行居民糧食和工業品配給制（即購物證制）。在工廠企業和運輸業方面成立工人給養部。保持國家規定的較低的穩定的日用品價格，對國民經濟各主導部門中工人和工程師技師幹部施行加量的供給；

第七，動員民間款項和國民經濟資源來資助衛國戰爭。提高國家預算中的軍費比重。利用發行貨幣作為資助戰時經濟的一種附加財源；

第八，改組國家機關來保證動員一切力量滿足衛國戰爭需要。在軍用生產方面成立新的人民委員會，包括坦克工業人民委員會和迫擊砲製造業人民委員會在內。由國防委員會對執行軍事定貨一事實行經常監督。改組戰時經濟的設計和供給系統。

蘇聯國民經濟上的這種戰時改組工作，是於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間在我國一切勝利底組織者偉大斯大林領導下實現的。列斯黨在和平建設時期所造就所教養出來的基本經濟幹部和政治幹部，保證了爲求戰爭勝利所絕對必須實行的國民經濟戰時改組工作的實現。將自己的英勇勞動供獻給蘇軍的蘇聯人民，有其始終盡忠於自己人民，盡忠於自己黨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蘇聯國民經濟底戰時改組，在戰時經濟計劃中表現出來。在衛國戰爭開始後一星期的時候，蘇維埃政府已採定了第一個戰時計劃，即一九四一年第三季的「國民經濟動員計劃」。這個計劃是改組蘇聯國民經濟並把社會主義經濟轉上戰時經濟軌道的最初一次嘗試；它代替了政府在衛國戰爭前通過而預定在比較和平的時期實現的一九四一年第三季國民經濟發展計劃。

一九四一年第三季國民經濟動員計劃中所規定的武器出產大綱，比戰前採定的計劃擴大了百分之二十六。基本建築工程範圍有所縮減，而基本建築工程縮減的原因首先是由於必須重新分配鋼鐵以便擴大軍用品生產。確定了首要的建築工程目錄，其中包括有

軍事企業、電站、燃料企業、冶煉廠、化學廠和鐵路建築工程。計劃上規定要把基本建築工程和物資集中於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等處的國防企業建設。鐵路轉運只是在煤炭、石油品、鋼鉄和穀物運載方面保持着戰前水準，因為由於軍需品轉運額的激增，致使其餘各種經濟貨載轉運計劃不能有所保證。零售商品流轉額減少了百分之十二，這是因為必須加強蘇軍給養而減少市面上的貨物數量。在第三季計劃上規定要製造的二萬二千架國產截鉄機中，約有一萬四千架分給了彈藥工業，軍器工業及航空工業等部所轄各企業。一九四一年第三季動員計劃，已使國民經濟改組過來供應偉大衛國戰爭需要了。然而經驗證明，這一轉變原來還不充分。戰爭底影響愈益澈底和愈益普遍地浸入到經濟中去了。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蘇聯政府採納了按照斯大林同志指示製定的「戰時經濟計劃」，這一計劃是預定要於一九四一年第四季和一九四二年間在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和中亞細亞等區域內實現。這一計劃是預定要將工業遷往蘇聯東部區域，並在那裏加強軍用品生產來滿足衛國戰爭需要。在這一專為蘇聯東部和大後方各區規定的戰時經濟計劃上，規定要組織並擴充鎗砲生產，其中包括高射砲，反坦克砲，團砲，師砲，坦克砲，迫擊砲，重砲，步槍，自動手提式機槍，坦克機槍和步兵機槍，空軍機槍和空軍砲在內。計劃上定出了在蘇聯東部各區佈置生產和製造子彈，

火藥及其他各種彈藥的大綱。計劃上規定要在東部區域從新建造並發展現有的製造飛機摩托和飛機的企業，其中包括有製造衝擊機，驅逐機及轟炸機的企業。計劃上預定要建立製造坦克鋼甲和出產重坦克與中型坦克以及製造大砲拖曳機的新基地。計劃上規定要在大後方各地實行製造小型戰艦，如潛水艇狩獵艦，裝甲艇及魚雷艇等。戰時經濟計劃上規定有在東部區域增加煤炭、石油、飛機油、汽車油、生鐵、鋼、展鐵、銅、鋁、鈦、氮素硝、苛性硝酸及甲萘出產額的大綱。

爲了趕快開展並在物質上保證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及中亞細亞等處軍用品生產起見，戰時經濟計劃上規定要把幾百個製造機器、出產彈藥、軍器、坦克、飛機等的工廠遷移到東部區域，並將國民經濟其他許多部門中的建築物和企業轉交給這些工廠。計劃上擬於一九四一年第四季和一九四二年全年在蘇聯東部區域動用一百三十八萬六千瓩新建產電能力，並將相當汽鍋和發電渦輪撤到這些區域中去。在東部區域預定於同一時期新建立五座熔鐵爐，二十七座馬丁爐，一座布留明式巨型展鐵機，五座煉焦爐及五十九處煤井，並規定建成一批具有軍事意義的首要企業，其基本建築工程額在一九四二年度計值一百六十億盧布。

爲加強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及中亞細亞等區鐵路通車能力，並爲保證各該區貨運起見，戰時經濟計劃上規定改造和擴充主要鐵路樞紐站、車

站和路線。戰時經濟計劃上有鑒於生產力的遷移，特爲運輸業規定了迅速提高東部各鐵路轉運能力的任務。

爲了滿足戰時經濟需求，戰時經濟計劃上規定要在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及中亞細亞等區擴充國家後備物資，其中包括燃料，石油品，金屬，糧食及工業物品在內，方法是縮減普通用品生產，並將蘇聯西部各區後備物資移往東部各區。

戰時經濟計劃對於把生產力移往東部，對於在東部各後方區域恢復並發展生產，特別是恢復並發展武器生產這點，起了巨大的組織作用。所有內遷各企業都有組織地運到了新建場所和原有企業中去，這樣就加速了內遷各企業在新地區中恢復工作的過程。結果是一九四二年蘇聯東部各區實行製造和大批出產武器的計劃不僅按時完成，並且往往超過執行了。

衛國戰爭最初半年時期（即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底特徵，是蘇聯生產力大規模向東遷移，而這種遷移是在以斯大林爲首的國防委員會領導下實現的。當時向東遷徙的有數百萬人員；向東撤遷的有成百數的企業，成萬數的車床，展鐵機，壓榨機，汽錘，發電渦輪及發動機。在一九四一年區區三個月內撤遷到蘇聯東部區域的計有一千三百六十多個巨大企業，主要是軍事工廠，其中有四百五十五個撤遷到了烏拉爾，二百一十個撤遷到

了西西伯利亞，二百五十個撤遷到了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雖然在戰時的種種困難，但烏拉爾、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及中亞細亞等地基本建築工程總值還是繼續增加起來：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和平時期爲三十一億盧布，而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戰爭時期則爲五十一億盧布。

一九四一年最後兩個月，是蘇聯戰時經濟，首先是蘇聯戰時工業史上最艱難的兩月。在這一時期內，向東撤遷的企業在原先地點已經停止出產，而在新遷到的後方區域又還沒實行復工。在這個時期內，蘇聯國民經濟因蘇聯許多地區暫被希特勒德國佔領而受到了異常巨大的損失。

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被敵寇佔領的地區內，戰前居住有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分的人口，出產過佔全國產煤總額百分之六十三的煤炭，佔全國生鐵鑄煉總量百分之六十八的生鐵，佔全國煉鋼總量百分之五十八的鋼，以及佔全國煉鋁總量百分之六十的鋁。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被希特勒德國暫時佔領的地區內，戰前曾出產過佔全國穀物總產量百分之三十八的穀物，佔全國白糖總產量百分之八十四的白糖，佔全國養牛總額百分之三十八的牛，佔全國養豬總額百分之六十的豬。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被敵寇佔領地區內的鐵路長度，佔蘇聯全國鐵路總長百分之四十一。

截至一九四一年年底止，蘇聯在軍用品出產方面所受到的損失數量可從如下數字中

看出：從一九四一年八月起至十一月止，由於遭受敵寇佔領以及由於我國工業從近戰區撤往大後方的結果，有三百零三個製造彈藥的企業停止了生產。這些企業每月產量為八百四十萬個砲彈殼，二百七十萬個迫擊砲彈殼，二百萬個飛機炸彈殼，七百九十萬個爆炸管，五百四十萬個信管，五百一十萬個砲彈筒，二百五十萬枚手榴彈，七千八百噸火藥，三千噸炸藥和一萬六千一百噸亞硝酸銣。

從一九四一年六月到十一月間，由於戰爭所引起的巨大損失以及數百個企業內遷的結果，蘇聯工業總產量減少了一點一倍。國民經濟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兩月內根本沒有從頓巴斯和莫斯科煤區取得過一噸煤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間的展鉄——軍事工業基礎——出產量，比一九四一年六月減少了二點一倍；軍用品生產業不可缺少的有色金屬展件產量在同一時期內縮減了四百二十九倍；製造飛機、坦克及大砲所需的珠球滑輪產量縮減了二十倍。在這種困難情狀下，蘇聯人民賴有我們領袖和導師斯大林同志不屈不撓的意志，終能堅持到底，然後轉為進攻，並爭得勝利。

由於聯共（布），蘇維埃政府及工人階級在偉大斯大林極度精明領導下非凡努力的結果，終於使軍用工業在一九四二年上半年不僅恢復了所喪失的生產能力，而且大大超過了所喪失的生產能力。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工業產量已經停止下降，而從一九四二年三月起，則又重新迅速高漲起來，並且一九四二年三月間單是東部區域的

軍用品出產額，即已達到了衛國戰爭開始時蘇聯全國的生產水準。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當幾乎全世界人士都認為蘇維埃國家「末日」行將到來的時候，斯大林同志親自領導戰時經濟，提議製定並通過一個要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新建築一批黑金屬冶煉企業作為軍用品生產基礎的宏偉計劃。單就斯大林領導上的這一點來看，已可窺見他那極高度的堅定精神和確信勝利的信心，而這種勝利是尚須鍛鍊的，是需要有斯大林的意志和人民的英勇勞動才可獲得的。

由此可見，蘇維埃經濟底社會主義性質以及由此而生的計劃原則底主導作用，保證了蘇聯國民經濟迅速地按照戰時需要進行改組。將生產力從戰區及近戰區遷移到蘇聯東部後方各區，結果使生產企業沒有落入德寇手中，而蘇聯戰時經濟則在列斯黨領導下，往直前地鞏固和發展起來。

擴大的再生產

由於恢復內遷各企業並建設——特別是在蘇聯東部各區——新企業的結果，遂使軍事工業以及供應衛國戰爭需要的一切戰時經濟部門在蘇聯各族人民英勇勞動基礎上迅速增長起來。生產量和基本投資額在戰爭年代的不斷增長，是蘇聯戰時經濟期內擴大再生產速度很高的明證。

社會主義的擴大再生產，首先是意味着社會產品總量的增長；其次，它是意味着動作的生產資料（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數量的增加；再則，擴大再生產是意味着工人階級及其工資總額的增長；最後，它是意味着從社會產品中抽出相當部份（即利潤）去供應社會主義積累和基本建設工程的需要。

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擴大再生產底規律仍然充分發生着作用，不過地區範圍較狹罷了。在一九四一年末渡過了生產下降的最低點後，工業生產量在一九四二年全年內都是逐月繼續上昇。從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十二月間，蘇聯各工業部門產品總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四三年間，工業、運輸業及全部戰時經濟所有一切主要部門中的生

產量又復更加提高。一九四三年工業產品總量，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這種工業出產量增長速度底意義，單從如下一點中便可看出，就是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三個平時年度中，平均每年出產額增長速度為百分之十三。

在衛國戰爭三年（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中間，蘇聯基本建設工程額，除內遷工廠裝備品不算，約值七百九十億盧布。在這三個戰時年度內，蘇聯境內新開工的和重行復工的企業生產能力共值七百七十億盧布。在東部區域內新建成並已開始出貨的有二千二百五十個巨大企業。在收復區內恢復起來並已重新開工的企業有六千多個。動工生產的有十萬架截鐵機，有二十四座熔鐵爐，有一百二十八座馬丁爐，有四座貝協米爾式煉鋼爐，有七十座電爐，有五十六架展鐵機，有六十七座煉焦爐，有每年產煤量共達七千三百萬噸的煤井，有發電能力共達三百四十萬瓩的電站，以及總長達五千八百六十公里的新鐵路。

蘇聯東部各區的生產力很迅速地發展起來。在蘇聯東部建立強大軍事工業基地的條件，是由蘇維埃國家在分佈生產力方面的全部政策所準備起來的。一九四一年初，單是烏拉爾區內電站發電能力，即已超過革命前俄國在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時全國電站發電能力一點二倍。一九四〇年間，單是蘇聯東部各區採煤量，即已超過革命前俄國一九一三年全國採煤量一點七倍。一九四〇年蘇聯東部各區煉鋼量，即已超過一九一三年俄國

全國煉鋼量一點四倍。在金屬製造業及化學工業產品方面，蘇聯東部各區超過了革命前俄國全國生產量數十倍。

蘇聯東部各區在衛國戰爭爆發前所達到的高度工業發展水準，成了戰時工業所能藉以迅速發展起來的堅強基礎。除使內遷各企業復工而外，同時還在蘇聯東部各區大規模地進行了新企業建築工程，特別是金屬冶煉廠、電站、煤井及軍用品製造廠建築工程。在戰時經濟四年期間，蘇聯東部各區（烏拉爾、窩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及中亞細亞）用於恢復內遷企業和建築新企業的資金，單就中央撥發的基本建築款項而論，即達三百六十六億盧布（按預算價格計算），即平均每年比戰前各年度投進各該區國民經濟中的資金多過百分之二十三。

蘇聯東部各區在衛國戰爭四年內動工出產的煤井產額為二千九百八十萬噸，渦輪機發電能力為一百八十六萬瓩，熔鐵爐冶鐵能力為二百四十萬零五千噸，馬丁爐煉鋼能力為二百四十七萬四千噸，展鐵機出產能力為一百二十二萬六千噸。蘇聯東部各區工人和城市人口數量隨着工業的發展而增加起來。蘇聯東部各區城市人口在一九三九年初為一千五百六十萬人，而在一九四三年初則已增至二千零三十萬人。

衛國戰爭使蘇聯生產力分佈方面發生了變更。蘇聯東部各經濟區成了供應前線和戰時經濟需要的主要基地。一九四三年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和

中亞細亞等地工業出產總量，與一九四〇年相較增到了二點九倍，而各該區在蘇聯全國工業出產總量中所佔份額則已增到三倍以上。

戰時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創立了供應軍用工業需要的特質金屬冶煉業。一九四三年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兩區生鐵產量，按重煉生鐵計算，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鋼按普通鋼計算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展鐵按普通展鐵計算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

現在我們且按蘇聯各個經濟區域來考察戰時經濟期間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總結。

窩爾加河流域。一九四〇年窩爾加河流域各地工業產品總值為三十九億盧布，而在一九四二年則為一百二十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為一百三十五億盧布。窩爾加河流域各區在全蘇聯工業中所佔比重在同一時期內提高到四倍。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和一九四二年初撤遷到窩爾加河流域的約有二百個企業，其中有六十個是在一九四一年間復工，有一百二十三個是在一九四二年間復工。在衛國戰爭四年內投入窩爾加河流域國民經濟中的基本建設資金為六十億盧布，而防禦工事建築費和遷來工廠裝備品價值還不在其內。

窩爾加河流域各地工業結構在戰爭年代也是根本改變了。增長得特別大的是金屬製造業。一九四二年窩爾加河流域金屬製造業產品總值為八十九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為一

百零五億盧布，而在一九四〇年則爲十二億盧布。一九四〇年金屬製造業在窩爾加河流域全部工業中所佔比重爲百分之三十一，而在一九四二年則爲百分之七十四。戰時窩爾加河流域出現了製造飛機摩托、飛機、珠球滑輪、汽車及地底電線，蒸汽發動機等新工業部門，新建立了能徹底解決窩爾加河流域燃料問題的瓦斯工業。

烏拉爾。烏拉爾在戰爭期間變成了我國最強大的工業基地。烏拉爾工業產品總值在一九四〇年爲九十二億盧布，而在一九四二年則已增至二百六十億盧布，一九四三年增至三百一十億盧布，即比一九四〇年增到三倍以上。一九四三年烏拉爾在全蘇聯工業總產量中所佔比重，與一九四〇年相較增到了三點八倍。

撤遷到烏拉爾的有四百五十五個企業，其中有四百多個在一九四二年末已經復工。衛國戰爭四年期間投入烏拉爾國民經濟中的基本建設資金爲一百六十三億盧布，即平均每年比戰前各年度投入烏拉爾國民經濟中的資金數量超過百分之五十五。

一九四〇年烏拉爾機器製造業和金屬製造業產品計值三十八億盧布，而在一九四二年則已增至一百七十四億盧布，即比一九四〇年增到四倍以上。機器製造業在烏拉爾工業中所佔份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四十二增到了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六十六。

衛國戰爭期間烏拉爾機器製造業中最主要最重要的部門，乃是製造軍用品的部門。

烏拉爾在戰時經濟期間出產的軍用品，計佔軍用工業產品總額百分之四十。戰爭期間在烏拉爾出現了新的機器製造業部門，如坦克製造業，汽車製造業，摩托車，珠球滑輪，電工器材，抽水機，壓榨機，以及車床等製造業。

在戰爭年代，烏拉爾和庫茲巴斯一同變成了我國出產金屬的主要基地。在衛國戰爭期間，烏拉爾金屬冶煉業成了爲機器製造業各部門供給特質鋼和上等特質鋼的主要泉源。烏拉爾金屬冶煉業供給了坦克製造業所需要的鋼甲。供製造著名火箭砲彈用的鋼筒的生產，在烏拉爾獲得了廣大的發展。

烏拉爾作爲全國有色金屬冶煉業基地作用增大了。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在一九四三年間出產的鋁和鎂，比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國出產總量還要多。烏拉爾有色金屬展製工業和合成金屬製造業全是新建成的。衛國戰爭期間，烏拉爾有色金屬條板產量，超過了戰前蘇聯全國的出產總量。

在戰爭年代，烏拉爾一帶的燃料工業大爲增長。一九四〇年烏拉爾產煤總額爲一千二百萬噸，而一九四二年則爲一千六百四十萬噸，一九四三年爲二千一百三十萬噸。

烏拉爾工業底動力基礎在戰爭年代大大鞏固起來了：一九四〇年電力出產量爲六十二億瓩時，而一九四二年則爲九十億瓩時，一九四三年爲一百零五億瓩時。這裏開展了小型和中型水電站建築工程，結果減少了烏拉爾對於動力煤炭的消費量。

西·西·伯·利·亞。戰時西西伯利亞各區在蘇聯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大大增加了。一九四〇年工業產量爲三十七億盧布，一九四二年增加到八十七億盧布，一九四三年增加到一百一十億盧布，即增加到三倍。一九四三年西西伯利亞在蘇聯全部工業品出產額中所佔比重，較一九四〇年提高到三點四倍。

撤遷到西西伯利亞的約有二百一十個企業，衛國戰爭四年期間投入西西伯利亞國民經濟中的基本建設資金總值計達五十九億盧布，即超過了戰前各年度投資額百分之七十四。

與一九四〇年度相較，一九四二年西西伯利亞機器製造業和金屬製造業出產量增到了七點九倍，一九四三年增到了十一倍。戰時在西西伯利亞新創立了製造飛機，坦克，車床，拖拉機，摩托車，珠球滑輪，器具及電工器材等新工業部門。

衛國戰爭期間在西西伯利亞建立了特質鋼和化合鐵生產部門。有色金屬冶煉業大爲增長。煉鋅能力大加擴充。新建了鋁錫製煉業。

中·亞·細·亞·與·卡·查·赫·斯·坦。戰時中亞細亞與卡查赫斯坦在蘇聯工業品出產方面的作用大大提高。此間各盟員共和國工業總產量在一九四〇年爲四十八億盧布，而在一九四二年則已增至五十七億盧布，一九四三年增至六十六億盧布。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初撤遷到中亞細亞與卡查赫斯坦的企業計有二百五十多

個，這些企業很快就實行復工生產了。衛國戰爭四年內所進行的基本建設工程計值六十億盧布。

中亞細亞與卡查赫斯坦兩地工業底結構在衛國戰爭期間根本改變了。增長程度最大的是金屬製造業，其產量在一九四〇年計值六億盧布，而在一九四二年則為十七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為二十三億盧布。

燃料工業和金屬冶煉業在中亞細亞與卡查赫斯坦一帶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一九四〇年採煤量為八百七十萬噸，而在一九四二年則為九百四十萬噸，一九四三年為一千二百萬噸。這裏建築了幾處規模不大的金屬重煉廠，創立了作為工業發展基礎的黑金屬冶煉業。

為使內遷工廠在卡查赫斯坦與中亞細亞工業中心實行復工生產，必須把動力基礎大加擴充。單是塔什干一地動力系統發電能力在一九四二年已達七億二千八百萬瓩時，一九四三年達八億八千二百萬瓩時，而在一九四〇年間則為二億一千萬瓩時。廣泛展開了新的小型中型水電站建築工程。

中亞細亞與卡查赫斯坦一帶有有色金屬冶煉業規模已大加擴展，並且還增設了一些新的部門。戰時動用了新建的鉛鎢兩礦採煉能力，動用了補充的水銀提煉能力，同時製鋁工業也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南·高·加·索。戰時經濟期間不僅在蘇聯東部各區發生過擴大的再生產過程。這一過程在南高加索各盟員共和國，即在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及阿爾明尼亞境內也發生過。證明此點的有機器製造業和金屬製造業產量增長的事實：一九四〇年在格魯吉亞境內爲一億八千一百萬盧布，而在一九四三年則爲四億七千七百萬盧布；一九四〇年在阿捷爾拜疆境內爲四億二千八百萬盧布，而在一九四三年則爲五億五千五百萬盧布。

證明此點的還有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及阿爾明尼亞國民經濟中投資額不斷增加的事實。這裏在衛國戰爭四年內一共投殖了二十七億盧布，結果是在南高加索各盟員共和國內有數處機器製造廠已經建成，有數處巨型黑金屬冶煉企業已在建築中，石油工業方面的投資數目不斷增加起來。蘇維埃的巴庫毫不間斷地爲前線和國民經濟供給了石油產品，使數十萬摩托在空中和地上動作起來。

由此可見，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底特徵是蘇聯東部各區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飛速的進行。這種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是表現於工人階級數量的增長，工業產量的提高，以及保證着蘇聯生產力發展的新投資額的增加。

在戰爭進程中恢復經濟

蘇聯東部各區在衛國戰爭期間所發生的是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而蘇聯西北部、西部、中部、東南部及南部各經濟區當時所發生的却是英勇恢復備遭希特勒德國破壞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過程。

這種恢復過程不僅是在已將德寇軍隊擊潰而重新樹起了蘇維埃紅旗的收復區內發生過。同時在近戰區內也進行過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這裏有一部分企業曾因遭受敵機轟炸和砲擊而被破壞或撤遷到蘇聯東部，然後在戰線向西移動時又在原地恢復起來。

在衛國戰爭進程中實行恢復各收復區和近戰區國民經濟，實是蘇聯各族人民底英勇壯舉。按蘇聯戰時經濟總對照表來說，近戰區與收復區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對於供應前綫需要，尤其是對於提高收復區居民政治和物質水準起過莫大的作用。

為了表明蘇聯各族人民怎樣英勇努力實行恢復備遭德寇破壞的經濟的情形，我們且將蘇俄、烏克蘭及別洛露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各淪陷區由蘇軍收復時的國民經濟狀況簡括說明一下。

在蘇俄暫遭希特勒德國佔領過的地區內，由於蘇維埃城市和工業備遭德寇破壞的結果，所剩下的工人只佔戰前工人數量百分之十七。工廠企業在遭受敵寇佔領後所剩下的只佔戰前數量百分之十三，即減少到七點七倍。牲畜數量減少情形如下：剩下的馬匹只佔戰前數量百分之二十三，牛——百分之四十，綿羊和山羊——百分之三十，豬只剩下百分之十。在淪陷區收復時，拖拉機只剩下百分之五十，康拜因機只剩下百分之五十八，而且大多數都已被破壞。除那些撤到了蘇聯東部的較爲貴重的裝備品和牲畜而外，其餘一切都已盡被德國野蠻人殺光搶光燒光，而有一部分壯年居民則被他們趕到德國作奴隸去了。

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受希特勒德國佔領過的地區內，當其由蘇軍解放出來時，所剩下的工人也只等於戰前工人數量百分之十七。在淪陷區收復時，剩下的工廠企業只等於戰前數量百分之十九，即減少到五點三倍。牲畜數目減少情形如下：剩下的馬匹只佔戰前數量百分之三十，牛——百分之四十三，綿羊和山羊——百分之二十六，而豬則只剩下百分之十一。拖拉機和康拜因機大受破壞；拖拉機只剩下戰前數量百分之三十九，康拜因機——百分之四十。可見這裏也是除那些撤到了蘇聯東部的裝備品和牲畜而外，其餘一切盡被德寇搶光擄光，而有一部分壯年居民也是被趕到希特勒德國作奴隸去了。

在別洛露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暫被希特勒德國佔領過的地區內，由於蘇維埃城市和工業受到德寇瘋狂破壞的結果，所剩下的工人數量只佔戰前數量百分之六。企業數量已減至戰前數量百分之十五，即減至六點八倍。牲畜數目減少情形如下：剩下的馬匹只佔戰前數量百分之三十九，牛——百分之三十一，綿羊和山羊——百分之二十二，而豬則只剩下百分之十二。拖拉機數量比戰前時期減至十倍，康拜因機減至二十倍。這裏也同蘇俄及烏克蘭共和國一樣，除很少一部分撤走了的財產而外，其餘一切都被德寇搶劫和毀壞無餘，而有一部分居民則被消滅，餓死或被趕到德國作奴隸去了。

從這些事實中應得出的結論，就是德寇在佔領蘇聯幾處地區時曾橫蠻地毀壞蘇維埃城市，殺害當地居民，毀壞工業，農業及蘇維埃文化機關。然而德寇並沒能使淪陷區經濟去爲自己服務，更不待說沒能吸收蘇聯國民去參加此種事情。爲剷除橫蠻侵犯所留下的遺跡並恢復蘇軍所收復各區域和各城市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及文化機關，自然需要蘇聯各族人民莫大的努力。

德國法西斯蒂榨取蘇維埃淪陷地區的「計劃」遭受了破產。且不去說大工業，德寇連手工業與農業也沒能恢復起來。這一任務只有擊潰了德國強盜帝國主義勢力的蘇聯各族人民才能勝任。蘇聯戰時經濟底經驗證明，在衛國戰爭進程中把敵寇所破壞的社

會主義經濟以及從近戰區內遷走了的企業恢復起來，原是可能而且必需的。關於這點有蘇聯戰時經濟史上的許多事實可以證明。

恢復莫斯科附近礦區採煤工業，實是土拉和莫斯科兩處布爾什維克以及全體工人階級奮鬥史上英勇壯烈的一頁，並且是在許多方面都可供蘇聯其他區域效法的範例。雖然莫斯科附近礦區全遭德寇佔領，煤井及村鎮盡被破毀，使得這裏的煤炭出產在一九四一年末完全停止，但在一九四二年間莫斯科附近礦區又已恢復了起來，採煤量達到了戰前水準，並於一九四三年超過了這一水準。衛國戰爭前莫斯科附近礦區每晝夜產煤約計三萬五千噸；一九四二年一月，即從德寇佔領下解放出來後不久，莫斯科附近礦區每晝夜產煤五百九十噸，一九四二年五月每晝夜產煤量已提高到二萬二千噸，而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則已增至三萬五千噸，即已達到戰前的水準。一九四三年莫斯科附近礦區產煤量超過了戰前一九四〇年水準百分之四十五。

莫斯科市的工業在一九四一年間大半已經撤走：一共撤走了二百一十多個巨大企業，結果使莫斯科企業底生產水準到一九四二年一月間大為降低。一九四一年六月莫斯科工業產品總值爲十九億三千萬盧布，而一九四二年一月在莫斯科許多企業撤走後，莫斯科市的工業產品總值降到六億二千一百萬盧布，即比戰前水準減少到三倍。後來由於企業撤回及其在原地復工生產的結果，莫斯科工業又迅速地高漲起來。一九四二年七

月莫斯科工業產品總值已達九億四千五百萬盧布，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爲十三億零七百萬盧布，一九四三年七月爲十三億六千五百萬盧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爲十五億四千二百萬盧布，而到一九四四年末，莫斯科市的工業產品總值更因軍用品生產增長而超過了一九四〇年的水準。

長期處於敵軍砲火轟擊下的列寧格拉，在工業方面表現了真是史無先例的英勇勞動模範。雖然撤走了九十二個巨大企業，雖然受到敵軍長期封鎖，受到敵方飛機和大砲轟擊，但列寧格拉工人還是爲前線供給了大量軍用品。一九四二年列寧格拉工業總產量約爲十四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爲二十五億盧布，而在一九四四年間則已增加到三十六億盧布。

頓巴斯有好幾個產煤區在衛國戰爭進程中先後恢復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間，當時頓巴斯各收復區內每晝夜產煤量恢復到了三萬五千噸。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三年間，即在頓巴斯幾個地方再度收復和整個頓巴斯礦區完全收復之後，當時每晝夜產煤量又增加到三萬五千噸，而到衛國戰爭終結時則已增到九萬六千噸以上。

頓巴斯煤礦區在衛國戰爭期間恢復的速度，遠遠超過了蘇維埃國家在國內戰爭後恢復這一礦區的速度。頓巴斯產煤量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的五年內提高到四倍，而爲恢復它在革命前的產煤量，却化費過九年的功夫。在衛國戰爭困難條件下進行恢復工作的

第一年度內，即自一九四三年五月起至一九四四年五月止，頓巴斯產煤量已增長到七倍，而其戰前水準則大約在五年內就可完全恢復。

在衛國戰爭期間，進行了恢復重工業企業並使其重新動工生產的巨大工作。在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兩年間，蘇聯收復區內復工生產的有發電能力共達百萬瓩的電站，有每年產煤共達四千四百萬噸的一千零四十七處大小煤井，有每年生鐵產量共達二百三十萬噸的十三座熔鐵爐（德寇在佔領頓巴斯期間連一座熔鐵爐也沒能修復），有每年產鋼量共達二百八十萬噸的七十座煉鋼爐，有每年出產展鉄共達一百七十萬噸的二十八架展鉄機。鋼冶煉廠底火爐又在艱苦備嘗的頓巴斯地上升燃起來了。

在衛國戰爭兩年間（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鐵路員工在收復區內修復和使其重新通車的鐵路線長達四萬三千多公里，即約達蘇聯戰前鐵路總長百分之四十。鐵路員工勞動軍緊跟在蘇軍前鋒部隊後面敷設路軌，修復橋樑並向前推進軍用列車。

在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兩個戰時年度投入蘇聯收復區國民經濟恢復事業的資金，約為一百七十億盧布，其中有一百四十億盧布是在一九四四年度投入的。為比較起見，我們只須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蘇聯國民經濟一切部門每年平均投資額為一百億盧布。由此便可看出，重新回到了自由勞動的蘇聯收復區人民，該是用怎樣急劇的速度復興着他們的生產力。

蘇聯收復區內的社會主義工業，在恢復生產力的基礎上飛快地復興起來。一九四三年間，收復區工業產品計值二十七億盧布（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價格計算），而一九四四年度則已增加到八十三億盧布，即增加到三點一倍。對於當時還進行着史無先例的進攻戰的國家說來，這種速度要算是非常大的速度了。

在收復區內迅速恢復集體農莊，要算是蘇聯各族人民極大的成功。集體農莊在衛國戰爭期間表現了自己的偉大生命能力和堅固性。蘇聯收復區內的集體農莊在一九四四年春種時期一共播種了一千六百九十萬海克脫土地。在恢復集體農莊經濟方面起了決定作用的有如下兩點。

第一，恢復拖拉機數額和農機站。收復區內的農機站數目在一九四三年初為三百九十四處，而在一九四四年初則已增至一千七百零二處，並且在當時全部收復的各省區內，農機站網業已恢復到戰前的水準；

第二，集體農莊先前撤走的牲畜大批歸還原地。單在一九四三年間交歸蘇俄收復區內各集體農莊的就有七十四萬四千頭牛，八十一萬八千隻羊，五萬五千隻豬，六萬五千匹馬，四十一萬七千隻雞鴨。

在城市和鄉村中給勞動者修復住所，要算是在衛國戰爭進程中恢復各收復區國民經濟的最重大的成績。幾萬幾十萬的工人、集體農民及職員從土窖及穴洞中搬到了重

新修復的住房中去。據蘇聯所有一切收復區的統計，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間在鄉村地方修復和新建成了八十三萬九千棟房屋，在城市中修復和新建成的住房面積共計一千二百七十七萬七千平方公尺。搬到這種修復和新建房屋中去住的共達五百四十一萬八千人。

法西斯主義把淪陷城市和鄉村中的居民拖回到史前生存的狀態，毀壞民房而用恐怖壓迫手段驅使自由的人們重新去穴居野處；熄滅電燈而強迫居民去燃木求光；毀壞各個城市；把我們的兄弟姊妹趕往德國去替奴隸主作苦工。自從我們艱苦備嘗的淪陷地區收復時起，蘇聯人立刻就來着手重建自由人所應有的生存條件。

蘇維埃政府於一九四三年間根據斯大林同志指示所擬定的「恢復從德寇佔領下各收復區經濟緊急辦法」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決定，在恢復蘇聯各收復區國民經濟方面起了極大的組織作用。這是為復興頗大一部分從德國法西斯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省區而工作的第一個周詳綱領。這一決定在一九四三年內就順利執行並超過完成了，結果便奠定了實現廣大恢復工作綱領的基礎。

這就是偉大衛國戰爭劇烈戰鬥時期在收復區內所進行的恢復工作的規模。蘇聯東部各區工人、集體農民和智識份子，給了他們那些從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兄弟們以自我犧牲的幫助。例如，在一九四四年間，從蘇聯東部各區搬運到各收復區去恢復

工業、運輸業及農業的裝備品就約有三萬五千件之多。由此可見，德寇在其所佔領的蘇聯地區內，既沒能組織生產，也沒能把淪陷區內甚至一部分蘇聯人吸收到自己方面去。在衛國戰爭期間，雖然蘇聯各族人民底基本物質和精神力量是轉用到滿足戰爭需要上去了，但在收復區內還是進行了恢復備遭敵寇破壞的國民經濟的英勇工作。收復區內的人民以其英勇的勞動在蘇聯戰時經濟總額中提供了自己的一份貢獻。

國民經濟對照表

滿足蘇聯戰時經濟需要的任務，是按有計劃重新分配生產力去供應衛國戰爭需要的原則實現的。我們把平時一九四〇年度蘇聯國民經濟對照表與戰時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度蘇聯戰時經濟對照表作一比較，便可看出戰時生產力與物資重新分配的情形。

作為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過程表現的國民經濟對照表，包括有如下幾點：

- 第一，社會產品底生產和分配；
- 第二，基本資財底生產和分配；
- 第三，勞動力底對照和分配；
- 第四，國民收入底生產和分配；
- 第五，居民底貨幣收支對照；
- 第六，物資底對照和分配。

蘇聯戰時經濟對照表，無非是供應衛國戰爭需要的國民經濟對照表。戰時一九四二年度蘇聯全部社會產品生產量，因我國有幾個工業區暫遭淪陷而降低到平時一九四〇年

度的水準以下。同時在社會產品分配方面發生了如下的變更：

(甲) 生產消費額在戰時一九四二年度仍如平時一九四〇年度那樣佔百分之四十三；

(乙) 居民個人消費額從一九四〇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減少到一九四二年度的百分之三十八；

(丙) 積累額從一九四〇年度的百分之十一減少到一九四二年度的百分之二；

(丁) 軍費——除開兵員個人消費不算——從一九四〇年度的百分之四增加到一九四二年度的百分之十七。

由此可見，軍費增加的結果減少了社會產品中用於積累和勞動者個人消費的份量。

一九四三年蘇聯社會產品額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三百二十億盧布，其中消費、積累和軍費所佔絕對數量均有增加。生產消費所佔比重仍保持在一九四二年度的水準上，而個人消費額則減少了三分，其中一分用以補充軍費，其餘二分之一用以補充積累。

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間，社會主義企業底基本資財因有蘇聯數個地區暫被希特勒德國佔領而縮減過二千一百五十億盧布（按一九四五年的價格計算），並且在一九四二年度也是大約保持着這一水準。一九四二年在蘇聯東部各區實現的基本資財擴大再生產，只是彌補了該年度國民經濟因戰事所受到的損失。但到一九四三年間，社會

主義企業底基本資財却已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六百三十億盧布，不過還沒有達到戰前的水準。

一九四二年間，因一部分蘇聯國土遭希特勒德國佔領，壯年工人、職員、集體農民及手工業者數量比一九四〇年減少了一些，但到一九四三年間已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五百萬人。同時，從事於物資生產的工人、職員及合作社中手工業者在蘇聯全體壯年勞作人口中所佔比重，已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四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七。文化和日常生活供應機關以及行政機關中的職員人數，在一九四二年度比一九四〇年度幾乎減少了一倍，他們在蘇聯全體壯年勞作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從百分之十二減少到百分之十一。壯年集體農民數量也減少了一些，他們在蘇聯全體壯年勞作人口中所佔比重從百分之五十三點五減少到百分之五十二。

在戰時一九四二年度，蘇聯國民收入也如全部社會產品一樣因有一部分人口和企業喪失而比一九四〇年度減少了一些，雖然蘇聯相當區域內（即東部各區）的國民收入在一九四二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三。一九四三年蘇聯國民收入比一九四二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十三。同時，在一九四二年間，國民收入分配方面有了如下的變更：

（甲）平時一九四〇年度積累額佔百分之十九，而在戰時一九四二年度則減至百分之四；

(乙)一九四〇年度消費額佔百分之七十四，而在一九四二年度則減至百分之六十七；

(丙)一九四〇年軍費——除開兵員個人消費不算——佔百分之七，而在一九四二年度則增至百分之二十九。

社會產品與國民收入分配方面所發生的這種變更，在蘇聯居民底貨幣收支對照表上得到了反映。居民貨幣收入額在一九四二年度比一九四〇年度有所減少。可是一九四三年間却已發生了轉變：居民從社會主義企業方面領到的貨幣收入額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三百一十億盧布，其中工資增加了一百八十億盧布，農業人口底貨幣收入增加了八十億盧布，國家發給的撫恤金、對多兒女母親補助費及公債付款增加了四十四億盧布。

居民貨幣支出額在一九四二年度也比戰前一九四〇年度有所減少。可是，一九四三年間在這方面也發生了轉變：居民底貨幣支出額比上年增加了三百億盧布。可見，蘇聯居民底貨幣收支對比關係在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兩個戰時年度內幾乎沒有什麼變更。

與戰前時期相較，戰時經濟期間居民底貨幣收支對照表發生了重大的變更：戰前一九四〇年度居民底貨幣支出額稍微超過了貨幣收入額，這意味着國內通貨數量的縮

減；而一九四二戰時年度居民底貨幣收入額却因零售商品流轉額縮減而超過了貨幣支出額，這意味着通貨數量的增加。居民貨幣收支對照表上的這種變更，在國家預算上也得到了反映。

蘇聯電力、燃料、金屬以及裝備品等物資對照表在戰時經濟期間發生過更大的變更。蘇聯戰時經濟第一階段上所遇到的極嚴重的難題，便是蘇聯東部各區生產水準激增與電力供給基礎顯然不夠的比例失調，因此當時只好限制某些國民經濟部門中的電力消費，藉以供應軍用工業、金屬冶煉業及採煤工業方面的需要。

爲了要把蘇聯東部各區工業需求量與電力出產水準比例失調現象消滅，曾必須設法加強电站發電能力和提高燃料出產量，結果是在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間，特別是在一九四三年間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九四二年在蘇聯東部各區動用的渦輪發電能力爲六十七萬二千瓩，一九四三年爲七十六萬二千瓩，其中一九四二年在烏拉爾動用的渦輪發電能力爲四十四萬三千瓩，一九四三年度爲三十六萬八千瓩。由於動力產量這樣增長的結果，東部許多地區（烏拉爾在內）所形成的比例失調現象在一九四三年間大體上已經消除了。

蘇聯戰時經濟中另一個極嚴重的問題，便是燃料對照表，其所以如此嚴重，是因爲工業和運輸業遷到了東部，莫斯科附近煤區暫被敵寇佔領，而蘇聯主要產煤區域的頓巴斯又在較長一個時期內遭受希特勒德國佔領和被破壞了。一九四二年蘇聯國民經濟所得到

的各種燃料供給額，比一九四〇年減少了一倍多：從一億八千八百萬噸——將各種燃料化成標準燃料計算——減少到九千二百萬噸。鐵路運輸煤炭的途程長度，已從一九四〇年的六百九十四公里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八百五十七公里。於是，爲燃料而鬥爭，爲煤炭而鬥爭，便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意義。將各種燃料化成標準燃料計算，一九四三年蘇聯燃料產量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二千二百萬噸，而在一九四四年度又復增加了二千五百萬噸，這主要是煤炭產量增加的結果。工人階級先進隊伍之一的煤礦工人，用自己的英勇勞動爲蘇聯戰時經濟保證了充分的燃料供給。

戰時經濟期間煤炭分配方面發生了重大的變更。工業消費額按絕對數量來說雖有所縮減，但它在煤炭消費總額中仍如先前那樣佔百分之五十三。車站上的煤炭消費量在工業方面煤炭消費總額中所佔比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九。軍用機器製造業在煤炭消費中所佔份額也有增加。運輸業方面的煤炭消費量在全部煤炭消費額中所佔比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一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三十四。煤炭消費額的大量縮減，主要是由於煉焦範圍縮小的緣故，因爲當時蘇聯南方煉焦工業區域暫被敵寇佔領，致使煉焦業在工業煤炭消費總額中所佔份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四減少到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三。由此可見，在燃料消費總額中，鐵路運輸業以及電站和軍用機器製造業所佔比重是增高了。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物資的重新分配，在鋼鐵對照表方面表現得最爲明顯。現代的戰爭是用鋼鐵來進行的。鋼鐵就是坦克、飛機、大砲和彈藥。爲鋼鐵而鬥爭，也就是爲偉大衛國戰爭勝利而鬥爭。當有百分之六十的黑金屬冶煉能力因查波羅什和頓巴斯暫時淪陷而從戰時經濟對照表上勾銷的時候，增強黑金屬冶煉能力並適應軍事工業需要重新分配鋼鐵實是經濟領導上的一個極重要的任務。

爲了滿足軍用工業需要，必須根本改組展鐵生產，以期增加供製造軍器所需要的特質展鐵出產量。結果是一九四二年單只蘇聯東部各區所出產的特質展鐵，即已比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國——南方金屬冶煉業在內——特質展鐵產量多百分之六。一九四二年蘇聯東部各區砲彈備製品和裝甲鋼板產量，比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國所有該種物品出產總量多至一點八倍。一九四二年特質展鐵在全部展鐵產量中所佔份額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一點六倍；而普通展鐵所佔份額在同一時期減少了一倍。建築工程所需要的鋼鐵產量縮減得特別厲害，其在一九四二年全部展鐵產量中所佔份額，比一九四〇年減少了一倍半。戰時經濟期間約有百分之九十一的展鐵用去供應生產上的需要，其中在一九四二年度直接用於軍用品生產的部份——除開軍民合用企業方面的消費量不算——約佔展鐵總產量百分之七十。

爲了供應蘇聯戰時經濟需要，會必須極度節省金屬消費並用較爲易得的黑金屬和有

色金屬展件來代替稀貴的展件。蘇聯戰時經濟期間採用了在普通馬丁爐內熔煉製甲鋼的手續來代替雙重過程製煉的手續，因而在戰時兩年半期間可能增產了三十五萬噸製甲鋼。在製造大砲方面實行用完全不含鎳鉛成分或含鎳鉛成分不多的代用鋼來代替了上等鎳鋼和上等鉛鋼，因而使有可能每年節省三千多噸鎳和六百多噸鉛銑。在穿甲砲彈製造方面用鉻鋼代替鎳鋼，遂使衛國戰爭兩年半期間節省了七千噸鎳。由於在手提式機鎗子彈殼製造方面用合成金屬代替黃銅的結果，致使衛國戰爭兩年半期間節省了一千五百噸黃銅。由於在步鎗子彈製造方面局部用鐵代替合成金屬的結果，致使衛國戰爭兩年半期間節省了一萬二千噸合成金屬。由於在飛機建造方面改用航空鑲板製造許多配件的結果，致使衛國戰爭兩年半期間節省了三萬多噸鉛板。

在戰時經濟期間藉以擴充軍事企業生產能力的極大泉源，就是把裝備品，特別是把車床實行重新分配以求增加軍器生產。其所以可能實行大規模重新分配裝備品，是因為我國存在有社會主義經濟和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正因為蘇聯戰時經濟具有這些特點，才使蘇維埃國家有可能集中強大生產力來製造頭等作戰利器。革命前的俄國工業總共只有七萬二千架金屬截切機，而蘇聯在一九四〇年間却已有七十一萬架技術更完善和生產效能更高的金屬截切機。革命前的俄國只有七千架壓榨器和汽錘，而蘇聯在一九四〇年間却已有八萬架。社會主義工業中的這些裝備品，在衛國戰爭時期大部分都用心去生產軍器了。

在鑄件鍛件對照表上，也為加強蘇聯軍用工業而進行過大規模的重新分配。戰前許多機器製造廠工作中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自備的充分發展的鑄造部門和鍛壓部門。供製造彈藥用的鑄件和壓件，供製造坦克用的鋼質鑄件以及供製造飛機大砲用的鍛件生產問題，在戰時經濟期間因發展蘇聯東部各區而順利地解決了。從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間，烏拉爾鋼質鑄件每年產量由十九萬五千噸增至三十八萬九千噸，生鉄鑄件產量由五十五萬六千噸增至七十三萬三千噸，鍛件和壓件產量由九十五萬二千噸增至一百二十三萬四千噸。從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間，西伯利亞鋼質鑄件產量由三萬一千噸增至九萬九千噸，生鉄鑄件產量由十八萬二千噸增至二十九萬五千噸，鍛件及壓件產量由二十五萬噸增至四十四萬四千噸。在同一期間內，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兩處鋼質鑄件產量由六千噸增至二萬三千噸，生鉄鑄件產量由二萬九千噸增至十五萬噸，鍛件和壓件生產由五千五百噸增至一萬六千七百噸。鑄件，鍛件與壓件產量的增長，是證明東部各區機器製造業的發展和各經濟區內企業適當合作制的確立。

在蘇聯衛國戰爭期內的戰時經濟對照表上，由外國輸入的物資也起過某種作用。蘇聯對外貿易使蘇聯國民經濟獲得了附加的後備資源，因而使蘇維埃國家能夠提高再生產底速度。在衛國戰爭期間，蘇聯入口貨值從一九四〇年的十四億四千六百萬盧布增至一九四二年的二十七億五千六百萬盧布，然後又增至一九四三年的八十四億六千萬盧

布。在同一時期內，蘇聯出口貨值從一九四〇年的十四億一千二百萬盧布減至一九四二年的三億九千九百萬盧布，然後又減至一九四三年的三億七千三百萬盧布。由此可見，蘇聯對外貿易對照表在戰時經濟期間發生了劇烈的變更：入口貨值幾乎增加了四倍，而出口貨值則減少了兩倍多。

戰時蘇聯入口貨物（主要是原料和材料）數量的增加，是由於蘇聯從其對德對日作戰盟國方面取得供給的結果。然而，如果把盟國供給蘇聯的工業貨物數量與蘇聯本國社會主義企業在同一時期內工業產品數量作一比較，那就可以看出，這種供給底比重，祇約佔蘇聯本國在戰時經濟期間出產數量百分之四。

設計國民經濟對照關係乃是蘇聯戰時經濟底顯著特點。這是國民經濟設計方面最複雜的階段，是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才可辦到的事情。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美國資產階級國家機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只能對戰略原料分配實行過局部的管制。但戰時定貨一告終結，這種臨時的管制也就一併滅絕了。

由此可見，戰時經濟期間蘇聯國民經濟對照關係底顯著特點，是按滿足衛國戰爭需要的標準來有計劃地重新分配國民收入，社會產品，物資以及勞動力。由於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勝利的結果，使蘇聯戰時經濟在其經受最艱苦考驗的時期也終能保持着獨立地位。

工業與軍用品生產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利用着自己全部雄厚的生產力，用頭等軍器裝備了蘇聯軍隊。雖然大量軍事工廠曾經內遷，雖然許多工業高度發展的區域曾經暫時從蘇聯戰時經濟對照表上脫落出去，可是衛國戰爭時間單祇蘇聯東部和中部各區軍用品出產量，就已比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國生產水準增加了一倍半。

社會主義的工業乃是蘇聯人民底得意創作。它是由蘇聯工人階級和蘇維埃智識份子按照列寧與斯大林所定計劃創立起來的。必須把保證了蘇聯獨立和雄厚軍事經濟力量的社會主義工業發展底基本總結敘說一下。

第一是工業的迅速增長。與革命前的一九一三年相較，一九四〇年蘇聯大工業中生產資料出產額增長了十六倍，消費品出產額增加了六點六倍。與一九二〇年度相較，一九四〇年的生產資料出產額增加了九十倍，消費品出產額增加了五十八倍。

第二是高度發展的本國生產資料製造業，特別是機器製造業與金屬製造業的建立。一九一三年俄國生產資料出產額，祇佔全部工業出產量百分之三十三點六，而機器製造

業與金屬製造業則祇佔百分之八點九。革命前俄國工業依賴於工業較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它對裝備品的需求大半是靠輸入來彌補的。因此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就不能靠本國出產的武器來供給自己的軍隊。一九四〇年蘇聯生產資料出產額在全部工業產品中所佔份額已達百分之六十一點二，機器製造業和金屬製造業產品佔百分之三十六點三。蘇聯社會主義工業並不依賴於資本主義國家，而能充分為國民經濟保證裝備品，為蘇聯軍隊保證軍用技術。

第三是工業地理分佈上的變化和蘇聯東部區域新工業基地的建立。列寧和斯大林製定的蘇聯生產力分佈計劃，改變了蘇維埃國土底經濟面目。由於實現這一計劃的結果，才使衛國戰爭期間有可能在東部迅速增加工業出產。單是蘇聯東部各區工業產品總量，即已從一九四〇年的三百九十四億盧布增加到一九四一年的四百八十一億盧布，一九四二年增加到七百四十九億盧布，一九四三年增加到八百五十六億盧布，一九四四年增加到九百一十二億盧布。

第四是工業生產技術的根本革新。工業生產的電氣化和自動機械化，使社會主義工業變成了最先進最新式的物質生產部門。機器製造業與金屬冶煉業方面的頭等技術，保證蘇聯軍隊獲得最新式和最完善大砲、飛機與坦克的供給。

第五是蘇聯工人階級的增長。蘇聯工人階級已不是沒有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蘇聯

工人階級是掌有生產力的主人翁，它在物質，政治及文化等方面都大大增長了。蘇聯工人階級由無產階級變成生產資料主人翁的事實，在衛國戰爭期間使蘇聯工人底愛國精神具有了牢不可破的力量與堅強性。凡此種種都保證了蘇維埃國家在出產軍器來裝備蘇聯軍隊方面所獲得的莫大成功。

衛國戰爭期間，軍用品主要是在蘇聯東部各區製造的。與一九四〇年度相較，烏拉爾在一九四二年度出產的軍用品增到了五倍多，一九四三年增到了六倍。與一九四〇年相較，西西伯利亞各地在一九四二年出產的軍用品增到了二十七倍，一九四三年增到了三十四倍。與一九四〇年度相較，窩爾加河流域各地在一九四二年出產的軍用品增到了九倍，一九四三年增到了十一倍。蘇維埃大後方就是這樣響應蘇聯全國領袖斯大林同志要以頭等武器來武裝蘇聯軍隊的號召的。

根據斯大林以新式先進武器重新武裝蘇聯軍隊的綱領，蘇聯軍用品生產進行了改組。航空工業開始實行製造裝備有大口徑機鎗、飛機砲及火箭砲彈的高速新式驅逐機，衝擊機和轟炸機。坦克工業開始實行製造新發明而現今已聞名全球的「特—三十四式」中型坦克和新式頭等的「斯大林號」重型坦克。軍器製造業加緊速度來大批出產自動鎗械，迫擊砲和新式大砲，並開始實行製造火箭砲彈。

當衛國戰爭開始時，蘇聯軍事工業還處在熟習新式技術的過程中，當時大批製造現

代武器的生產還沒有組織起來。在衛國戰爭前夜當希特勒德國進犯蘇聯的威脅已愈趨緊張的時候，蘇聯政府作為防備辦法通過了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與一九四二年全年關於生產彈藥的「動員計劃」，打算在戰爭一旦爆發時按照戰爭需要來改組工業。動員計劃上規定了彈藥出產大綱和規定了在法西斯侵略者進犯蘇聯時改組工業，特別是改組機器製造業的大綱。

蘇聯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使各企業在戰爭一旦爆發時可能實行按照動員計劃從事生產。為此目的而責成相當企業規定以現有裝備為標準製造彈藥的工藝程序，製造供各企業按動員計劃生產彈藥用的器具和配件，積蓄生產軍用品所必需的材料與半製品作為各企業底動員儲備。

動員計劃在衛國戰爭開始時就變成了擴展最重要最廣泛軍用品製造部門，即擴展彈藥製造業的行動任務。機器製造業，金屬冶煉業及化學工業開始加速從平時物品的生產轉上戰時物品的生產。增加軍用品出產的工作，因蘇聯全部工業適應衛國戰爭需要實行根本改組而得到了保證。軍用工業依靠着全國生產能力，迅速地掌握了新式武器的生產，並按着大批連續製造飛機、坦克、大砲及彈藥的方向改變了工藝生產程序。

為適應衛國戰爭需要改組蘇聯工業的任務，是用如下的辦法實現的：改變工業產品

種類而大規模用戰時產品來代替平時產品，確立新生的生產合作原則並儘量發展重工業。因此蘇聯工業結構在衛國戰爭期間發生了嚴重的變化。軍用品製造業以及一切與軍事工廠協作的工業部門所佔的比重提高了。機器製造業和金屬製造業在蘇聯工業總產量中所佔的份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六增到了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七。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所佔的份額，在同一期間從百分之三十四降到了百分之二十。

爲增強軍用品生產而進行的工業改組，在黑金屬冶煉業方面最爲深刻徹底。黑金屬冶煉業實行出產了供製造武器用的幾種大費勞力的優良新式合成鋼，並於衛國戰爭期間把特質展鐵在全部展鐵產量中所佔份額增到了二點六倍。

在戰時經濟狀況最困難的期間，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斯大林同志定出了建築金屬冶煉業新生產能力的大綱，並十分堅決地加以實現。在戰時的一九四三年度，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兩地的鋼鉄出產量比戰前的一九四〇年度增加如下：生鉄按重煉生鉄計算增加了一百六十萬噸，鋼按普通鋼計算增加了二百三十萬噸，展鉄按普通展鉄計算增加了一百八十萬噸。在一九四四年度，蘇聯東部各區生鉄產量比一九四〇年出產水準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鋼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展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

衛國戰爭期間供軍用品生產需要的鋼鉄消費量異常增加了。一九四〇年用以製造彈藥的鋼鉄爲八十三萬噸，一九四二年爲一百八十三萬八千噸，一九四三年已達二百四十

三萬七千噸。雖然南部金屬冶煉基地從蘇聯戰時經濟對照表中暫時脫落出去了，但一九四三年用以製造彈藥的鋼鉄消費量却比一九四〇年水準增加了兩倍。在一九四三年度，蘇聯軍隊與蘇聯工人階級耗費於打擊每一個竄進蘇聯國土而證在蘇德戰場前綫上的德國強盜的，計有半噸以上裝有火藥炸藥的鋼鉄。

爲供應軍用品生產需要而改組機器製造業，是靠減少和限制民用機器生產來實現的。機器製造廠內的鋼鉄鑄造車間，曾實行改組來製造砲彈殼及迫擊砲彈殼。摩托車製造業實行改組來製造步兵軍器，拖拉機製造業實行改組來製造坦克，鐘錶製造業實行改組來出產砲彈雷管。各個機器製造廠底專門化標準和各個企業在鑄件、鍛件及半製品供給方面的生產協作關係，都受到過重新的審查。

同時，化學工業也把自己的各個企業實行改組來供應軍用品生產需要了。氮素製造業獲得了強烈的發展。氮素與鋼鉄同是現代戰爭底基本要素。當作氨和硝酸用的氮素，是製造火藥炸藥的必需之物。雖然擁有高度發展的化學工業的頓巴斯礦區暫遭敵寇佔領，而莫斯科和列寧格拉許多化學工廠又被撤遷，但一九四二年在蘇聯東部各區出產了強性硝酸二十五萬二千噸，一九四三年出產了三十四萬二千噸，而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國產量則爲二十三萬二千噸。

兵工技術大大促進了全部工業技術底發展。例如，航空工業引起了新的電工器材製

造業部門，即引起了使人能在很遠距離內看見，聽見並實行動作的雷達製造部門。坦克製造業提出了進行優質金屬冶煉和完善鑄造術的問題。彈藥和軍器製造業創立了爆炸力極大而速度極高的新式反射器具。

蘇聯的軍用技術在劇烈戰鬥中不斷地完善起來，使德軍妄自矜誇的技術望塵莫及。希特勒軍隊指揮部曾打算用坦克和迫擊砲擊潰蘇聯軍隊。它顯然過低估計了野戰砲這一現代戰爭中基本攻擊力量底作用。蘇聯軍隊在大砲裝備及其戰鬥運用上的優越，是很明顯的。蘇聯軍隊在運用飛機，特別是在運用猛烈的衝擊機這一軍中維強攻擊力量方面所達到的優勢，也是很明顯的。蘇聯坦克按其質量來說，特別是按其在戰場上的機動性，亦即按其攻擊力量來說，是優勝於德國坦克的。

由於蘇聯工人階級底刻苦勞動與蘇聯軍隊在疆場上的戰鬥功績，使蘇聯軍事技術不僅在質量上而且在數量上也達到了超越於希特勒德國軍事技術的優勢。一九四一年間，即在戰爭開始後四個月，斯大林同志認為蘇聯軍隊暫時失利的因素之一，是在於我方坦克不夠和飛機也頗嫌不夠。必須在最短期間便把德軍方面的暫時優勢化為烏有。衛國戰爭初期的這一困難任務是順利地完成了的。

由於工人階級、聯共（布）與蘇維埃政府英勇努力以及斯大林同志日常親身領導的結果，由於耐心與堅毅組織軍用品生產的結果，戰鬥武器產量的迅速增長已成為蘇聯戰

時經濟發展的規律了。從蘇聯軍民領袖發出號召時起過去一年的時候，即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蘇聯飛機出產量已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增加到三點三倍了。在這一時期增長得特別洶湧的，是作為飛機製造業基本的飛機摩托生產；飛機摩托出產量增到了五點四倍。

坦克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的出產量，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相較，即在一年以內，差不多已增加到兩倍，雖然當時哈爾科夫坦克製造廠因撤退而停止了工作，同時斯大林格勒坦克製造廠也停工了。坦克煤油內燃發動機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的出產量，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增到四點六倍。

大砲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的出產量，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增加到一點八倍。機關槍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的出產量，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增加到一點九倍。雖然土拉製造步兵軍器的各巨大工廠已被撤退，但步槍出產量終於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差不多完全從新建立了一個製造一百二十呎口徑迫擊砲的生產部門，其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出產量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增加幾及四倍之多。

供蘇聯軍隊用的砲彈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的出產量，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相較，即在不過一年的時期內，幾乎增加了一倍。空軍所用砲彈出產量在同一時期內增加到六點三倍。迫擊砲彈出產量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增加到三點三倍，其中一百二十呎口徑迫擊砲彈出

產量增加到十六倍。火箭砲彈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的出產量，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相較增加到一點九倍。飛機炸彈出產量在同一期間增加到二點一倍。手榴彈出產量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增加到一點八倍。普通口徑和大口徑槍彈出產量比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增加到一點八倍強。

從那時起，軍事工業始終是繼續不斷地發展着。把蘇聯在衛國戰爭時期出產武器的速度和水準，拿來同馬尼科夫斯基在其所著世界大戰時期俄軍底武器供給一書中所引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產武器的速度和水準統計材料比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爲要將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帝國主義戰爭期間俄國軍器出產量，與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衛國戰爭期間蘇聯軍器出產水準作一比較，只須指出一點，就是蘇聯在衛國戰爭期間所出產的大砲數量比革命前俄國所有一切官辦與私營砲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產的數量多過二十八倍。蘇聯在同一時期製造的迫擊砲數量，比革命前俄國產量多過八十八倍。

蘇聯在衛國戰爭時期出產的各種機槍數量，比革命前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出產的多過七十七倍。蘇聯在衛國戰爭年代製造的步槍數量，比革命前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年代所出產的多過五點四倍。

蘇聯在衛國戰爭年代出產的各種砲彈數量，比革命前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供

給軍隊的砲彈多過七點二倍。蘇聯在衛國戰爭年代出產的各種子彈數量，比革命前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年代出產的各種子彈數量多過五點九倍。

除了軍火製造方面這種數量上的增長而外，還必須指出蘇聯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衛國戰爭期間的軍事技術遠非革命前俄國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事技術所能比較的那種質量上的變更。例如，火箭砲彈與火箭砲的製造，頭等重砲與高射砲，現代巨型坦克，快速飛機、衝擊機、巨型迫擊砲、速射機關槍、手提式機槍、自動步槍的製造，都是蘇聯軍事技術方面和蘇聯軍隊方面的得意創作。這種技術是革命前的俄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根本沒有過的。

馬尼科夫斯基——他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戰爭期間擔任過俄軍砲兵總署署長職務，——在其所著一書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軍用品生產工作組織方面的教訓作了一個值得玩味的說明。他說：「從上面所引的許多文件中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我們關於必須在戰爭進行時期製造彈藥這點，只在戰爭宣佈後才忽然想到。我們的主要過失和我們的主要不幸就在於此；我們會以為單靠平時儲藏的物品便可進行現代戰爭。因此我們根本就沒有充分設法去發展我國官辦和私營的工廠，也沒有製定過技術（即工廠）動員計劃。結果是到戰爭已在進行的時候，我們才只好採取許多匆忙而很少實效的臨時救急辦法」。

必須承認，由私有制度本身和革命前俄國工業落後性所注定的這種嚴重錯誤，蘇維埃國家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是把它避免了的。蘇聯在戰前時期便已建立了擁有製造飛機、坦克、船隻、軍器和彈藥等的專門化工廠的軍用工業。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聯軍事工業實力在這些工廠底基礎上大為擴充了。所以，那怕衛國戰爭前夕所積蓄的武器在戰爭初期喪失了很大一部分，然而蘇軍最高統帥部終於以充分的武器供給了前綫。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及土耳其調來反對俄國的軍力計有一百二十七個師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羅馬尼亞、芬蘭、意大利及匈牙利調到東方戰場上來反對蘇聯的軍力計有二百五十七個師團，其中德國調出了二百零七個師團，即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調用的兵力多到二點四倍。然而德國的師團和德國的僕從終被蘇聯軍隊擊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俄軍隊總共只領到了五千五百六十萬枚各種口徑的砲彈和迫擊砲彈。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軍隊從本國社會主義工業方面領到了七億七千五百六十萬枚砲彈和迫擊砲彈，即比俄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領得的多至十四倍。這批排山倒海的鋼鉄與火藥，浸透了蘇維埃人民底憤怒及其誓為戰勝希特勒強盜帝國主義而鬥爭到底的不可阻遏的毅力。

由於蘇聯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工業方面英勇緊張工作的結果，蘇聯軍隊獲得了頭等

的武器。臨到對希特勒德國進行的衛國戰爭終結時，蘇軍所擁有的師團數量比平時多至四倍，大砲多至五倍，坦克多至十五倍，飛機多至五倍。

蘇聯軍隊底雄強攻擊力量，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爭奪柏林的最後一次大會戰中充分顯示出來了。蘇軍方面參加這次最後會戰的計有四萬一千門大砲和迫擊砲，八千四百架從空中協助砲兵攻擊的飛機，六千三百多輛新式重坦克。

所有這一切致勝武器，都是蘇維埃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勞動造成的。蘇軍擊潰希特勒德國，是用蘇聯本國出產的武器和本國出產的軍事技術來實現的。

由此可見，在衛國戰爭時期，蘇聯軍隊充分裝備有由蘇聯本國企業出產的頭等武器。軍用品生產的增長與蘇軍武器的充分供給，是由蘇聯軍事工業在戰時期間大規模發展和蘇聯在衛國戰爭以前建立的堅固工業基礎來保證的。

農業和糧食

蘇聯工業爲蘇聯軍隊供給了戰鬥利器，而農業則爲前綫與後方保證了糧食，爲工業保證了原料。糧食問題在革命前俄國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戰時經濟期間，蘇俄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戰時經濟期間以及蘇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衛國戰爭的戰時經濟期間，是在彼此完全不同的基礎上解決的。

蘇聯糧食生產底社會結構與革命前時期相較已發生根本上的變化，那時商品糧食總量百分之七十二是握在地主與富農手中。而大家知道，蘇聯商品糧食生產基本上是集中於社會主義企業，即集中於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

特別重大的是這三個時期在商品穀物出產水準方面的差別。糧食採辦與收購額，在革命前俄國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時期共爲十三億九千九百萬普特，在蘇維埃俄國初成立後的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時期爲九億二千萬普特，而在蘇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時期則爲四十二億六千四百萬普特，雖然當時蘇聯最富庶的糧產區——烏克蘭和北高加索暫遭德寇佔領。農業商品率這樣大量的增長只有在機械化的大規模社會主義農業基礎上才可達到。

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使俄國農業受到了異常嚴重的影響。穀物播種面積從一九一三年的九千四百萬海克脫縮減到一九一七年的八千五百萬海克脫，而穀物產量在同一時期內則幾乎減少了十五億普特。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前，俄國全部穀物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出產於烏克蘭，百分之十二點六出產於北高加索，百分之十二出產於窩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烏拉爾和卡查赫斯坦等區域總共產量只佔全部穀物百分之十八。因此，當烏克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進程中成了近戰區而往後又變成爲戰場的時候，俄國糧食供給情形便異常尖銳化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內戰爭年代，蘇俄面臨到簡直不可收拾的糧食恐慌的危險。但因社會主義國家莫大努力的結果，終於把這種奇災大難防止了。蘇俄一九一七年度糧食採辦額只佔收成總量中的七千三百四十萬普特，而一九一八年則已增至一億零七百九十萬普特，一九一九年增至二億一千二百五十萬普特，一九二〇年增至三億六千七百萬普特。然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爾後外國武裝干涉的結果，農村播種面積和穀物收穫量在一九二一年間大形縮減了。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戰時經濟期間，蘇聯商品糧食需要量大爲增長。城市居民和軍隊的糧食消費量均有顯著的增加。雖然如此，雖然當時烏克蘭與北高加索兩富產區暫

遭淪陷，但蘇聯糧食問題終於得到了順利的解決。衛國戰爭期間，蘇聯糧食問題所以竟能順利解決，是因為：

第一，賴有集體農莊制度，它保證了高度的糧食商品率和收穫總量；

第二，絕大部分商品糧食是操在國家手中，而國家又組織了正確的糧食統計和分配事宜；

第三，實行了蘇聯糧食出產地區的重新分佈，結果增加了蘇聯東部區域在糧食出產方面所佔的比重。

與革命前的一九一三年度相較，蘇聯穀物種植地區分佈方面所發生的變更可從如下的材料中看出。烏克蘭在穀物總產量中所佔比重，從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五降低到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三；北高加索所佔比重在同一時期內由百分之十二點六減至百分之十點六；窩爾加河流域各地所佔比重仍保留在百分之十二的水準上。而烏拉爾在穀物總產量中所佔份額在同一時期內却從百分之八點四增到了百分之九點七，西伯利亞從百分之七增到了百分之十一點七，卡查赫斯坦從百分之二點八增到了百分之三點四。

由於社會主義農業發展的結果，蘇聯東部各區穀物產量在一九四〇年度增到了十

八億三千八百萬普特，而革命前俄國東部各區在一九一三年度所產穀物則爲十億零三千四百萬普特。這意味着在蘇聯東部建立了強大的穀物出產基地，它在衛國戰爭時期保證了國家的糧食供給。

由於社會主義農業方面的成功，使蘇聯在衛國戰爭開始前已積蓄有大量的國家後備糧食。因此，雖然有異常嚴重的戰時困難，雖然一九四二與一九四三兩個戰時年度的糧食採辦額因許多地區暫遭敵寇佔領而比一九四〇年度減少了許多，但蘇聯軍民糧食供給方面的穩定局面終能保持下去。雖然一九四二年糧食耗費量因實行極嚴格的糧食統計和分配而比一九四〇年縮減了一倍以上，但蘇聯終於毫無間斷地保證了蘇聯軍民的糧食供給。

集體農民在我祖國受到極大考驗的年代爲蘇聯軍民保證了糧食和麵包。衛國戰爭成了考驗集體農莊制度堅固性的一次歷史檢驗。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在集體農莊內鞏固了社會主義紀律，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養成了集體農莊智識份子新幹部，他們替代了那些因被徵入伍而離開所任職務的集體農莊幹部。蘇聯婦女在集體農莊幹部更代方面起過決定的作用。

婦女在農機站拖拉機司機，康拜因機及其他各種機器司機，農機站隊長以及集體農莊領導人員中所佔的比重，可以從下列數字中明白看出：婦女在農機站拖拉機司機中間

所佔的比重，從一九四〇年初的百分之四增到了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五；婦女在農機站康拜因機司機中間所佔的比重，從百分之六增到了百分之四十三；婦女在農機站汽車司機中間所佔的比重，從百分之五增到了百分之三十六；婦女在農機站拖拉機隊長中間所佔的比重，從百分之十增到了百分之十。

集體農莊內的勞動紀律提高了。在戰時經濟期間，蘇維埃政府曾向各集體農莊建議提高每一有勞動能力莊員在一年以內所必須作出的勞動日最低限額；當時會規定出各集體莊員在春種、鋤草、培植和收割時期應該作出的勞動日數量。每一有勞動能力莊員應該作出的勞動日數量，從一九四〇年的二百五十四個單位增到戰時一九四二年度的三百五十二個單位。結果不僅在某些個別集體農莊中，而且在整批整批區域中，沒有一個能從事勞動的莊員不是充分執行了勞動日最低限額的。

同時，集體農莊中的勞動生產率也提高了，其表現就是按每一集體農戶，每一能勞動的集體農民和每一曳引力單位計算的播種面積的增加。戰爭期間每一集體農戶在同一地域上播種的面積，從一九四〇年的六點三海克脫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七海克脫；每一能勞動的集體農民播種的面積，從一九四〇年內的三點三海克脫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四點三海克脫；集體農莊和農機站中每一曳引力單位播種的面積，從七點三海克脫增加到八點八海克脫。

然而勞動生產率與勞動紀律這樣提高的事實，還不能完全抵銷農業——主要是收復區內的農業——技術基礎因拖拉機，康拜因機及其他農業機器和汽車數量減少而陷於削弱的情形，因此當時農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爲了克服這種困難，會必須採取如下辦法：限制從農村中動員勞動力，極力擴充製造配件，恢復在戰時經濟初期會停止過的拖拉機製造工作和農業機製造工作。

雖然農業技術基礎大大削弱和勞動力數量減少，但蘇聯未遭侵佔各區——中部、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伯利亞、南高加索、中亞細亞、卡查赫斯坦、遠東和北部各區——集體農莊播種面積總額不僅沒有縮減，反而擴大了。上述各區集體農莊中的播種面積，從一九四〇年的六千二百六十萬海克脫擴充至一九四二年的六千六百三十萬海克脫，其中穀物播種面積從五千一百六十萬海克脫擴充至五千三百九十萬海克脫。然而蘇聯東部各區播種面積底擴充額，還是不能彌補蘇聯全國播種面積因烏克蘭與北高加索這兩個極富庶農業區暫遭德寇佔領而受到的損失。

由於衛國戰爭初期蘇聯戰時經濟有種種特點與困難，所以當時必須進一步鞏固並發展穀物經濟。一九四二年蘇聯東部各區集體農莊的穀物播種面積，比一九四〇年擴大了二百三十萬海克脫。一九四二年間，中部和窩爾加河流域集體農莊的穀物播種面積稍有縮減，而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卡查赫斯坦、南高加索和遠東等區穀物播種面積却

大有增加。增加得最多的是遠東各區和中亞細亞：前者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後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穀物播種面積絕對增長數量最大的是中亞細亞，卡查赫斯坦和西伯利亞。

秋種面積在穀物播種面積總額中的比重已大大提高：在一九四二年間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與一九四〇年相較，一九四二年秋種面積增加得最高的是西伯利亞（增加百分之六十四），卡查赫斯坦與中亞細亞（各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秋種面積的擴大，使我們易於克復了戰時因勞動力，曳引力和機器不夠所引起的各種困難。就個別穀類產物來說，在衛國戰爭時期播種面積擴大得最厲害的是粟子。粟子是窩爾加河流域和卡查赫斯坦區域以及西伯利亞雨量不足區域中的一種主要雜糧。粟子是種耐旱的農作物，在農產物收成方面具有保險性的作用，能減輕集體農莊勞動力和曳引力在春種及收割時期的緊張程度。

戰時蘇聯技術作物種植地區分佈方面起了巨大變化。西伯利亞、卡查赫斯坦及中亞細亞等處的油類作物和糖蘿蔔種植面積擴大了。技術作物種植範圍伸延到了蘇聯東部。與一九四〇年相較，一九四二年技術作物種植面積增加得最高的是遠東（增加百分之三十七）和西伯利亞（增加百分之二十七）。戰時在中部各區、窩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及卡查赫斯坦等處擴大了糖蘿蔔種植面積。但是就蘇聯全國而言，一九四二年

糖蘿蔔種植面積却比一九四〇年縮減了。這是因為種植糖蘿蔔的烏克蘭、北高加索、庫爾斯克省地區以及沃龍涅什省中一部分土地暫遭敵寇佔領的緣故。

蘇聯東部各區菜蔬與馬鈴薯種植面積，在戰時一九四二年度比一九四〇年擴大了百分之三十七。菜蔬與馬鈴薯種植地區擴展到了蘇聯東部，即擴展到了烏拉爾、西伯利亞、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菜蔬和馬鈴薯在各個大城市與工業中心近郊地區所佔的比重增加了。與一九四〇年相較，一九四二年間菜蔬和馬鈴薯種植面積增加得最高的是西伯利亞（增加百分之四十四），烏拉爾（增加百分之三十七），遠東（增加百分之三十）以及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增加百分之三十二）。

由此可見，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在播種面積結構上所起的變化最大。這種變化在中亞細亞方面多半帶着暫時的性質，而在西伯利亞方面却成了較為固定的現象。在西伯利亞所實行的種種辦法，如增加小麥播種面積，恢復輪種制和擴大秋耕面積等，是意味着西伯利亞農業根本上的改良。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廣泛採用先進農藝規則，恢復並擴充農業拖拉機及其他機器設備。

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在許多方面都算是戰時農業發展過程中的轉變年份。從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收復區農業恢復工作已在迅速進行。由於擴大播種面積與提高穀物收穫量的結果，蘇維埃國家在一九四四年度內比一九四三年度多獲得十一億普特

的小麥。當時除必須恢復並發展耕作業而外，還要實行恢復牲畜數量和發展養畜業。

戰時在牲畜數量及其分佈方面發生了嚴重的變化。就蘇聯全國而言，由於幾處農業區域暫遭敵寇佔領的結果，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間的牲畜數目（其中包括馬匹、牛、綿羊、山羊與豬）比一九四一年減少了。而蘇聯東部各區集體農莊却在戰時困難條件下增加了產品牲畜數量：牛從一九四一年初的一千一百四十萬頭增至一九四三年初的一千二百五十萬頭，綿羊與山羊從二千八百一十萬隻增至三千四百二十萬隻，不過豬的數量仍舊未變，而這首先是由於精良飼料不足的緣故。

一九四四年在養畜業發展方面也是轉變的年份。牲畜數量縮減過程停止了。最低水準已成過去。從一九四三年初起，截至一九四五年初止，即在兩年以內，蘇聯牲畜增加如下：牛增加了一千五百八十萬頭，綿羊和山羊增加了八百四十萬隻，豬增加了二百八十萬隻，馬增加了一百七十萬匹。無論收復區或後方區域的牲畜頭額，無論集體農莊或歸農民個人享用的牲畜數量都有增長。但牲畜數量在一九四四年間還遠未達到戰前水準，而養馬業與養豬業在恢復牲畜頭額方面所達到的水準最爲低微。

恢復並擴大——首先是在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內——牲畜產額，是社會主義農業方面最困難的任務。振興牲畜業的基本條件是要解決穀物與飼料問題，不然就無法擴大

牲畜產額。爲要加緊牲畜產額增長速度，就必須極力發展產品率最高的畜種，以求把全國範圍的需要與地方農民利益互相配合起來。同時，國家幫助各集體農民恢復他們各自依照農業組合章程擁有的牲畜頭額，也對養畜業的發展有頗大的作用。

由此可見，雖然蘇聯最富庶的農產區域暫遭敵寇佔領，但社會主義的農業在戰時經濟期間仍保證了蘇聯軍民糧食的充分供給。由於農村集體經濟制度勝利的結果，致使蘇聯農業中的商品糧食產額能比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大爲增多。

運輸業與組織轉運

沒有充分發展和常川動作的運輸業，便不能使國家對於戰爭有充分軍事上經濟上的準備。蘇維埃經濟在蘇聯二千二百三十萬平方公里境域內的調整性，是取決於運輸業發展程度的。運輸業在蘇維埃國家經濟中的作用特別重大，因為這裏供生產用和供消費用的貨物平均要轉運約七百公里，才能從生產地區到達消費地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國內戰爭之後，蘇俄所承受的是全遭破壞和技術落後的運輸業。三屆五年計劃在社會主義改造運輸業的基礎上把它變成了蘇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先進部門。與一九二〇年相較，一九四〇年蘇聯鐵路載運量增到了三十六倍，內河載運量增到了七倍，海上載運量增到了十一點六倍，汽車載運量增到了八十九倍。

截至一九四〇年止，蘇聯鐵路總長已增到十萬零五千三百公里，而革命前俄國則為五萬八千五百公里。鐵路線在技術上進行了改造，其通車能力大為提高。一九四〇年蘇聯鐵路每晝夜平均裝貨量計達九萬七千九百車箱，而在一九一三年間則不過二萬七千四百車箱。改造過的蘇聯運輸業，在衛國戰爭期間成了蘇聯戰時經濟底堅強基礎。

衛國戰爭期間，由於有好幾個經濟區域暫遭德寇佔領，蘇聯鐵路通車長度在一九四三年初比一九四一年縮短了百分之四十。雖然淪陷區鐵路網上的車輛有頗大一部分已撤到蘇聯東部各區，但車頭數量在同一時期內畢竟減少了百分之十五，車箱數量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由於有好幾條河流淪陷的結果，內河汽船數量在一九四二年間比一九四〇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其他內河船隻在同一時期內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五，而航海船隻則減少了一倍。

由於衛國戰爭期間生產力與貨物週轉重新分佈的關係，於是消除運輸業——特別是鐵路運輸業——發展上的弱點的任務，便成了蘇聯戰時經濟上的一個中心任務。爲要克服蘇聯戰時經濟方面——首先是在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各鐵路線上——所有這些特殊困難，曾須擴大各主要鐵路樞紐和路段上的通車能力，並加強通往新分佈於烏拉爾、窩爾加河流域及西西伯利亞等區的各個企業的鐵路線。

戰時經濟期間在幾乎完全停止製造車頭車箱的條件下發展水陸運輸業的另一個極重要的任務，便是要設法修理車輛與船隻，加緊出產配件，並恢復備遭希特勒德國破壞的車頭車箱以及內河和海洋船隻。

在衛國戰爭期間的戰時困難條件下，進行了恢復被德寇破壞各鐵路線的工作。這種恢復工作通常是在敵寇炮擊下進行的，這真是蘇聯鐵路員工生平史中壯烈的一頁。例

如，在一九四三年上半年的兩三個月以內，蘇聯鐵路員工便在蘇軍冬季攻勢期間從德寇手中收復過來的地區內修復了六千六百公里長的路基；而一九四三年全年在蘇聯收復區內修復並實行通車的鐵路長度共達一萬九千公里。

在衛國戰爭條件下組織鐵路轉運工作與水路轉運工作的經驗，首先是組織軍用品轉運工作和戰時經濟貨載轉運工作的經驗，實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蘇聯運輸業在戰時經濟期間順利地執行了自己的任務，充分保證了前線與戰時經濟在轉運方面的需求。

在衛國戰爭初期，鐵路和水路運輸量大為縮減了。與一九四〇年蘇聯全國鐵路載運水準相較，一九四二年間鐵路每晝夜平均載運量減少到二點三倍。在同一期間內，蘇聯水路運載量減少到一點八倍。鐵路與水路載運量縮減的原因，是由於很大一部分鐵路線，許多河流以及波羅的海和黑海頗大一部分海面暫被德寇佔領。載運量縮減的另一原因，是由於蘇聯鐵路車輛和船隻噸數因受德寇破壞搶劫而大為縮減了。

一九四三年間蘇聯運輸業工作情形已經大大改善。鐵路通車長度在一年以內就增加了一萬九千公里，火車頭數量增加了二千個，貨車箱數量增加了五萬六千輛。與一九四二年相較，一九四三年蘇聯鐵路每晝夜平均載運量增加了三千車箱。蘇聯水上載運量在一九四三年間增加了五億五千六百萬噸哩。

為保證鐵路載運量增長而首先採取的辦法，就是克服鐵路運輸能力方面的弱點，這

些弱點是由生產力的遷移和貨運方面的變更所引起的。發展現有鐵路運載能力的任務是用加強下列各鐵路線的辦法實現的：

第一，加強從西西伯利亞通烏拉爾的路線，方法是把該路經過楚雷姆斯卡亞站的轉運能力增至一點四倍，經過瓦街站的轉運能力增至一點二倍，經過西那爾斯卡亞站的轉運能力增至一點四倍；

第二，加強南烏拉爾通北烏拉爾的路線，方法是將該路經過烏克蘭土斯站的轉運能力增至一點五倍；

第三，加強烏拉爾通中部各區與窩爾加河流域的路線，方法是將各該路經過克洛巴喬沃站和基洛夫站的轉運能力增至一點二倍；

第四，加強中亞細亞通蘇聯歐洲部分的路綫，方法是將各該路從克拉斯諾窩茨克經阿雷斯站的轉運能力增至一點三倍，經愛得爾略站的轉運能力增至一點四倍。

同時，在戰時經濟期間又為發展鐵路轉運能力而採用了建築新鐵路綫的辦法。蘇聯在衛國戰爭期間開始通車的新建築鐵路長達一萬公里，其中包括如下的新建路綫：北部——皮喬爾路，索洛卡——奧波塞爾斯卡亞路，斯維亞什斯克——烏里楊諾夫斯克——沃里斯克——薩拉托夫——斯大林格拉路，莫斯科大環城鐵路，阿克摩稜斯克——卡爾塔利路，奧爾斯克——堪達卡奇——古里也夫路，吉茲略爾——阿斯特拉罕路，康索莫里斯克——蘇維埃港灣路。

把革命前俄國鐵路運輸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轉運水準與蘇聯運輸業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轉運能力作一比較，是很可尋味的。與革命前俄國鐵路運輸業在一九一五年戰時年度載運量相較，一九四三年戰時年度蘇聯鐵路運輸業在差不多相等長度路線上的載運量增加到二點八倍。從衛國戰爭期間鐵路運輸業底順利工作中，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技術上經濟上的優越性和組織性。

然而還不能說蘇聯鐵路運輸業在戰時經濟期間充分利用了它所具有的一切後備能力。動用各線鐵路上未被利用的後備能力，每晝夜可使軍用品載運量與普通貨品載運量增多幾千車箱。我們把蘇聯鐵路車箱在衛國戰爭前和在戰爭時期的週轉速率作一比較，便可看出這種後備能力。蘇聯鐵路上每輛貨車週轉時間在一九四〇年間為七點四晝夜，一九四二年間延長到十三點八晝夜，一九四三年間略有縮減，但總還保持在十二點六晝夜的水準上。

正如工業中縮短每一生產週期時間能增多產品出產量一樣，縮短車箱每次週轉時間也能增加鐵路轉運量。衛國戰爭期間決定車箱週轉速率遲滯的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經濟上的原因，其中包括有因生產力向東方遷移而引起的貨載轉運里程的增加；

第二，技術上的原因，其中包括有車輛運用效率的降低。

由於貨車週轉速率的遲滯，所以在蘇聯東部和中部鉄路上爲了實現與先前水準相等的轉運量，必須使一九四三年貨車數量約比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倍半。藉改善車輛運用技術效率，縮減車箱停頓時間，加快貨車駛行速率，以及免除過分遼遠和不合理轉運等辦法來縮短貨車週轉時間，乃是鉄路運輸業所能賴以加強的一種重大後備力量。

目前蘇聯鉄路員工底任務，就是要動用這種後備力量。爲要解決這一任務，就必須恢復車輛應有的技術狀況和提高運用車輛的效率。必須在蘇聯所有一切經濟區域努力加緊恢復並發展滿足當地需要的物品生產，以便避免從遙遠區域運送此類貨物的現象。只要鉄路能將貨車週轉時間縮減至七點四晝夜，以最低限度縮減至戰前水準，則蘇聯國民經濟就能比戰爭年代多動用約二十六萬車箱來增加運輸量，就是說平均每晝夜可把裝運量增加三萬五千車箱。

衛國戰爭期間，蘇聯保證滿足前線和戰時經濟在轉運方面需要的一個主要條件，就是運輸業轉入軍事狀態。在戰時經濟期間轉入軍事狀態的蘇聯運輸業員工紀律規章上規定，運輸業中軍事紀律底本旨是要全體員工自覺地執行本身職責，絕對和確切執行長官命令和指示，務使運輸業中全體工作人員始終自覺地把勞動當作「光榮的事業，榮耀的事業，果敢和英勇的事業」看待。

規章所定出的軍事紀律，責成蘇聯運輸業中全體工作人員確切執行其所應盡的職

責，不屈不撓地遵守運輸業方面的現行法律，指令和規則；精通本行事務並不斷地在這方面力求進步；保護國家財產——運輸業技術器材，設備和材料以及交託運輸業保管的資財；執行生產方面的工作定額以及運輸工具動作的定額和標準；嚴格保守國家秘密和軍事秘密。

據轉入軍事狀態的蘇聯運輸業員工紀律規章所規定，運輸業中長官所下的命令是屬員必須遵守的法律。對於這種命令必須無條件地確切和按時加以執行。運輸業中任何違犯紀律的行爲，都應受到紀律處罰或交付軍事法庭審判。運輸業中的工作人員在供職方面犯有罪惡時，必須受到與蘇聯軍隊中供職軍人犯罪時同樣的懲罰。凡關於在運輸業中所犯罪惡的案件概由軍事法庭按戰時法律審判。運輸業員工在供職方面犯有罪惡時，均依軍事法庭判決開除工作而發遣到前線懲罰連裏去，如果不應受到更嚴厲懲罰的話。

同時，蘇聯運輸業中的長官應該作出履行本身職責的模範，對屬員發佈的命令和指令應該明白確切，並堅決責成屬員加以準確執行，同時要審查執行情形，並在相當場合對屬員採取紀律處罰辦法或獎勵辦法。

由此可見，雖然有戰時的莫大困難，蘇聯運輸業終於順利地供應了蘇聯軍隊和蘇聯戰時經濟底需要。爲要充分保證全部鐵路網以車輛，蘇聯鐵路員工必須加速車輛週轉時間，藉以解放出數萬車箱來供應蘇聯國民經濟日益增長的需要。

勞動組織與工資

社會主義的勞動組織與排除人對人剝削的工資制度底基本法則，是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底特徵。這些法則在戰時經濟期間也始終發生過作用。其中包括如下諸法則：

第一，依工人在國營企業中或農民在集體農莊中所耗費的勞動數量與質量為轉移來分配產品；

第二，由於有上述法則，所以對於同等勞動發給同等報酬，而這種勞動是由勞動時間和勞動質量構成的；

第三，國營企業中的勞動報酬與集體農莊中的勞動報酬不同，因為社會主義所有制有兩種不同的形式；

第四，勞動者生活水準不斷提高而使失業現象與貧困現象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國營企業中實際工資和集體農莊中勞動日值量不斷提高；

第五，生產中勞動手續機械化和電氣化，同時工人階級人數不斷增加，其文化和技術水準不斷提高；

第六，鼓勵社會主義競賽運動，方法是對完成與超過完成計劃的優等成績實行獎賞制度。

社會主義勞動組織法則澈底實現，是保證生產量增加的強大泉源。衛國戰爭期間戰時經濟方面的種種特點，使蘇聯企業中勞動組織，工資結構以及蘇聯各個經濟區域和各個國民經濟部門方面的勞動力對照情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由於蘇軍徵調兵員以及德寇暫時佔去蘇聯數處工業區域的結果，一九四三年蘇聯全部國民經濟中的工人和職員人數比一九四〇年度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八，雖然工業工人和職員人數在國民經濟工人和職員總數中所佔份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增到了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三十九。

然而這種關於工人和職員人數的一般數字在蘇聯各個經濟區域方面很不一致。與一九四〇年度相較，一九四三年北部、西北部、中部、北高加索以及南高加索各區國民經濟中的工人與職員人數減少了。而烏拉爾各區國民經濟中的工人與職員人數，在一九四三年間却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其中在工業方面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窩爾加河流域各區國民經濟中的工人與職員數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六，而工業方面的工人與職員數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西西伯利亞工人與職員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其中工業工人與職員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一；卡查赫斯坦和中亞細亞工人與職員數量增加

了百分之七，其中工業工人與職員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四。

由於生產力重新分佈的結果，蘇聯東部各區的工人與職員所佔比重為增加。窩爾加河流域各區工業中的工人與職員在蘇聯工業工人與職員總數中所佔份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增至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七點五。烏拉爾工業中的工人與職員所佔份額，在同一時期內從百分之八點五增至百分之二十點五。西西伯利亞工業中的工人與職員所佔份額，從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九。最後，卡查赫斯坦和中亞細亞工業中的工人與職員在蘇聯工業工人與職員總數中所佔份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點五增至一九四三年的百分之八。

戰時經濟期間蘇聯國民經濟所需勞動力的附加來源，是動員城市和鄉村中能夠勞動而未從事過社會勞動的那部分居民來參加生產。這種動員工作，是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在衛國戰爭開始時頒佈的法令進行的。單在一九四三年一年內被動員參加勞動的居民就達七百六十萬零九千人，其中用於工業與建築業方面者為一百三十二萬人，用於農業方面者為三百八十三萬人，用於木材採伐業方面者為一百二十九萬五千人。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由於有很大一部分男性居民被徵入伍的結果，女工在生產中所佔比重為增加，同時青工勞動採用範圍也擴大了。婦女在蘇聯國民經濟工人與職員總數中所佔比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八增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三，其中在工

業方面從百分之四十一增至百分之五十二，在鐵路運輸方面從百分之二十五增至百分之三十六，在郵電機關中從百分之四十八增至百分之六十七，在市政經濟方面從百分之四十二增至百分之六十四，在商業機關中從百分之三十七增至百分之五十五，在公共飲食業方面從百分之六十七增至百分之八十三。婦女在教育機關中所佔比重，從百分之五十八增至百分之七十三，在保健機關中從百分之七十六增至百分之八十三，在國家機關中從百分之三十五增至百分之五十五。

同時，婦女在工業方面所有熟練工人中間的比重也提高了。婦女在蒸汽機司機中間所佔比重，從一九四一年初的百分之六增至一九四二年末的百分之三十三；在壓榨機司機中間從百分之二十七增至百分之四十四；在蒸汽鍋爐火工中間從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二十七。婦女在鏟鐵工人中間的比重，在同一期間從百分之十六增至百分之三十三；在鋼鉄鍛焊匠中間從百分之十七增至百分之三十一；在手工塑型匠中間從百分之十二增至百分之三十二；在機器製型匠中間從百分之二十九增至百分之三十九。婦女在銼匠中間的比重從百分之三點九增至百分之十二；在鉗工與壓製匠中間從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五十；在分電站的電工匠中間從百分之三十二增至百分之五十。在同一期間內，婦女在汽車司機中間的比重從百分之三點五增至百分之十九，在裝卸工人中間從百分之十七增至百分之四十。

爲減輕參加生產勞動的婦女負擔起見，曾設法實行恢復並擴充幼稚園、兒童保育院及其他母嬰保護機關。在蘇聯未遭佔領的地區內，幼稚園中的兒童人數從一九四一年的六十八萬三千名增至一九四四年的一百二十一萬名，托兒所中的嬰兒人數在同一時期內從五十萬零九千名增至六十四萬五千名。蘇維埃政府對於兒童的關懷，保證了女工生活水準上昇，便利了在生產中採用女工勞動。尤其是蘇聯現行的同工同酬制促進了吸引婦女勞動參加生產的事業。

兒童無人照管現象的完全缺如，要算是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戰時經濟方面一種極大的成績。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國經歷過大批兒童無人照管的十足慘劇。年輕的蘇維埃俄國爲了醫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爾後國內戰爭所引起的創傷，曾花費過數年之久的時間。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的衛國戰爭時期，蘇維埃政府在教養失掉父母的兒童方面，實行了許多由國家舉辦的措施。例如，它開辦了蘇涅洛夫軍事學校，擴充了工藝學校，組織了兒童教養院等。在此類機關中，兒童所需一切均由國家供給。兒童由國家養大時就參加社會勞動。

衛國戰爭期間，工人與職員成份在年齡方面起了極大的變化。十八歲以下的工人與職員，在一九三九年間佔工業中工人與職員總數百分之六，而在一九四二年間則已增至百分之十五。同時十八歲至四十九歲間的工人與職員所佔份額，從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

八十五減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七十三。五十歲以上的工人與職員在工業中所佔比重，從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九增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十二。

農村中能夠勞動的居民成份變更得更爲厲害。婦女在農村能勞動的居民中間所佔比重，從一九三九年初的百分之五十二增至一九四三年初的百分之七十一。衛國戰爭期間，婦女和青年在農業方面的作用，也如在工業方面一樣大大提高了。他們肩負了極大一部分戰時的困難。同工同酬制在農業方面，也如在工業方面一樣，便利了吸引婦女參加生產的事業。

雖然有大批訓練較差的新幹部被吸收參加生產，但蘇聯戰時經濟期間的社會主義勞動紀律還是到處加強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舍已勞動精神在衛國戰爭時期成了普通的現象。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在一九四二年間提高了百分之十九，而在一九四三年又比一九四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最爲迅速的是機器製造業和軍事工業。這兩個工業部門中的勞動生產率，在一九四二年間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而在一九四三年間又比一九四二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一。

在煤炭與石油工業、紡織工業、輕工業、食品工業以及木材採伐業方面，勞動生產率在一九四二年間有比戰前水準暫時降低的事實。紡織工業、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各企業中勞動生產率之所以暫時降低過，主要是由於這些企業常因電力、燃料和原料供給中斷

而陷於停頓。一九四二年煤炭工業、鑛業、石油工業以及木材採伐業中勞動出產量暫時降低的原因，是因爲當時新工人還缺乏從事重工業部門中體力勞動的習慣，而工人體力在燃料工業，鑛業以及木材業方面的作用却仍然是很大的。

衛國戰爭期間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是由於首先用實行生產合理化的辦法提高了每一單位工作時間的出產額，另一方面是由於用減少停頓與曠工現象以及採用加工辦法增加了勞動時間。結果在衛國戰爭兩年間，平均每名工人在一個月內作出的工作小時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除此以外，工人在同一時期內每小時工作的效率又提高了百分之七。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耗費於每件成品上的人工勞動量減低了，首先是使耗費於軍事工業產品上的人工勞動量減低了。飛機製造廠中建造一架「依爾—四式」飛機的勞動耗費量，從一九四一年內的二萬工力小時減至一九四三年的一萬二千五百工力小時；建造每架「依爾—二式」飛機的勞動耗費量，在同一期間從九千五百工力小時減至五千九百工力小時；建造每架「彼—二式」飛機的勞動耗費量，從二萬五千三百工力小時減至一萬三千二百工力小時。砲工廠中製造每門一百五十二糎口徑曲射砲的勞動耗費量，從一九四一年的四千五百工力小時減至一九四三年的二千四百工力小時；製造每門七十六糎口徑的團砲的勞動耗費量，從一千二百工力小時減至八百工力小時；製造每門師砲的勞

動耗費量，從一九四一年的兩千二百工力小時減至一九四四年的六百工力小時。軍火製造廠中的勞動耗費量減少如下：在製造每挺大口徑機槍方面從六百四十二個工力小時減至三百二十九個工力小時；在製造每支步槍方面從十二個工力小時減至九個工力小時；在製造每千發「特—特」手槍子彈方面從十三個工力小時減至十點八工力小時。坦克製造廠中建造每輛「特—三十四」式坦克的勞動耗費量，從一九四一年的八千工力小時減至一九四三年度的三千七百工力小時；建造每輛「克威」式坦克的勞動耗費量，從一萬四千六百工力小時減至七千二百工力小時。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勞動生產率之所以能夠提高，是因為實行了大批培養新的熟練工人幹部。蘇維埃國家順利地解決了繼續不斷培養工人幹部這一戰時經濟中極艱鉅的任務。由於在生產中經過訓練班和短期學校以及單個學徒訓練手續培養幹部的結果，在一九四一年間學會普通技術的工人達二百七十六萬五千名，在一九四二年間達三百七十七萬二千名，在一九四三年間更有五百一十三萬四千名。此外，經過工廠藝徒學校，工藝學校及鐵路學校培養出來的熟練工人，一九四一年為四十三萬九千名，一九四二年為五十六萬九千名，一九四三年為五十九萬八千名。

由於戰時經濟的增長，同時又因為必須恢復並實行蘇聯國民經濟戰後發展的關係，於是必須加緊實行培養高等技術智識份子幹部。蘇維埃政府不顧戰時種種困難，提高

了大學生的津貼費並增加了領取津貼的大學生名額，改善了大學生的膳食，並免除了很大一部分大學生應徵入伍的兵役。這種辦法使高級學校與中等專科學校單位在衛國戰爭期間得以保持並且擴充起來。高級學校一九四二年秋招收的新生人數曾減至十萬零八千人，而在一九四三年間却已增加到十六萬七千人。中等專科學校一九四二年秋招收的新生人數曾減至十七萬人，而在一九四三年間却已增加到二十五萬三千人。

由於大規模吸收新幹部參加生產，同時又因為必須趕快熟習並擴大軍用品生產，於是必須改善勞動組織。這種改善是用如下各種辦法實現的：

第一，在支付工人工資方面，澈底實行按件工作累進付酬制和計時工作獎勵付酬制；

第二，在支付工程師技師工資方面，加緊實行獎勵完成和超過完成生產計劃的獎賞制；

第三，對於在完成和超過完成生產計劃方面有顯著貢獻的工人，予以額外的物質上的獎勵。

社會主義競賽運動倚據着物質上的獎勵制，在為完成國家所定戰時經濟計劃而鬥爭中獲得了廣泛的發展。工程師技師人員和工人所領取的獎金額大大增加了。獎金在工程師技師人員所領工資總額中的比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十一增至一九四四年的百分

之二十八，其在工人所領工資總額中的比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四點五增至一九四四年的百分之八。

對於完成和超過完成生產計劃者廣泛採用獎金制辦法，成了促進戰時經濟增長的一種很嚴重的附加刺激。顯而易見，戰時經濟方面的這種良好經驗，在戰後時期也應當極力利用，作為促進生產高漲的一種附加因素。

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由於實行獎勵急要生產部門的關係，使得戰時經濟期間的工資水準發生了重大的變更。首先是提高了煤炭工業和石油工業、黑金屬冶煉業，有色金屬冶煉業以及軍事工業中的工資水準，這就保證了各該重工業部門比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具有較高的工資水準。工業工人和職員底工資在戰時經濟期間提高得最厲害的是煤炭工業，黑金屬冶煉業以及軍事工業。

蘇聯全國性工業中工人每月平均所得貨幣工資，從一九四〇年的三百七十五個盧布增至一九四四年的五百七十三個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三，而在煤炭工業方面則增至七百二十九個盧布，在黑金屬冶煉業方面增至六百九十七個盧布。全國性工業中工程師技師人員每月平均所得貨幣工資，從一九四〇年的七百六十八個盧布增至一九四四年的一千二百零九個盧布，而在煤炭工業方面則增至一千五百零二個盧布，在黑金屬冶煉業方面甚至增至一千七百二十五個盧布。

蘇聯國民經濟——特別是工業——方面的工資，在衛國戰爭年代增長得最高的是窩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及西伯利亞等區，因為這些區域肩負了供給前線武器的基本重担。這裏人們勞作得最爲緊張，其所達到的勞動生產率也最高，因此這裏的工資水準也最高。如果就整個蘇聯工業而言，一九四四年工人每月平均所得貨幣工資比一九四〇年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二，那末窩爾加河流域各區在同一期間則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九，烏拉爾各區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五，西伯利亞各區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九。

與資本主義各國不同，蘇聯工人階級底實際收入，卽其在社會產品分配中所佔份額，不僅包括其所得的貨幣工資。企圖單按貨幣工資額把蘇聯工人階級底生活水準與——譬如說——資本主義的英國或美國工人階級底生活水準相比較，未免是毫無常識而且往往簡直是含有誹謗作用的作法。

在估計蘇聯工人所領貨幣工資時，至少也必須把國家在工人患病以及產假和例假期間所發給他們的款項，從經理基金*中支出的款項，國家用於免費教育和津貼費上的

*「經理基金」係蘇聯國營企業因完成和超過完成生產計劃而留歸本企業支配的一部分盈款，其用途是專爲擴大本企業業務，改進本企業員工文化和物質生活供應事宜以及獎勵本企業員工優良工作的。——譯者。

款項，耗費於提高工人熟練程度的款項，用於免費醫藥幫助和組織休養的款項，用於維持育嬰機關的經費以及發給兒女衆多者的補助費等加進去。凡此一切，都與資本主義各國不同，而使蘇聯工人平均所得貨幣工資又復提高百分之三十八。

資本主義各國——包括美英兩國在內——工人階級底工資，是極不穩定的。美英兩國經常存在並且在危機期間照例更爲加深的失業現象，總是使工人階級底生活水準與工資低落得不可收拾。如果估計到美國戰前年代的失業者人數，那末在計算美國工人平均工資時便必須把美國關於貨幣工資所公佈的數字減去百分之三十二。此外，在危機發生時期，這種工資水準降低得更爲厲害。

蘇聯工人階級在戰時經濟期間的實際工資水準，是靠食品和其他消費品配給價格始終低廉穩定以及房金和交通費用始終低微穩定來保證的。此外，蘇聯工人耗費於住房和交通方面的工資份額，比美國工人耗費於這種用途的工資份額要低至五六倍。

蘇聯的工資額不只是由勞動底熟練程度來決定，而且是由勞動底繁重性來決定，特別是在燃料工業與金屬冶煉業一類的國民經濟部門中。正是因爲這種理由，所以蘇維埃政府在戰前時期，特別是在衛國戰爭時期，始終把煤炭工業和金屬冶煉業工人底工資水準提到首位。資本主義各國的情形則完全相反，那裏黑金屬冶煉業和礦業方面工人底工資水準是處在最低位的。這是經常失業現象所留下的遺產，因爲失業現象使資本主

義企業主能夠在支付勞動報酬方面單以熟練程度爲標準，而毫不顧及勞動繁重性，並使工人因受失業現象所迫而不得不同意按較低的工資在較繁重的條件下工作。甚至在戰時失業人數縮減的情況下，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企業主也沒有取消過繁重勞動部門中工人低度工資水準。

由此可見，在戰時困難條件下，蘇維埃國家保證了生產效率很高的勞動組織和工人職員工資的增長，並保持了重工業方面最高的工資水準。由於有組織地實行培養和分配工人，蘇聯戰時經濟未曾感受到什麼由於勞動力不夠而發生的嚴重困難。

商品流轉與價格

蘇聯社會主義社會有其特有的商品交換形式，這種交換形式就是蘇維埃商業，即沒有資本家和投機商人參加的商業。蘇維埃商業與資本主義商業根本不同而具有許多原則上的特點。

蘇維埃商業是基本和絕大部分由社會主義企業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底交換形式。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商品——貨幣或貨幣——商品的交易，大都是各個社會主義企業彼此間（其中包括國有企業與集體農莊彼此間）實行的商品交換，或者是工人、農民以及智識份子藉以取得其在社會產品中所應得份額的形式。

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商品，根本不知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間的衝突爲何事，而這種衝突在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却是普通的現象，因爲那裏存在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種衝突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社會性的生產方式與私人性的佔有形式彼此矛盾底基本表現，這種矛盾經常引起危機。

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中，商品價格是以商品底價值量或生產耗費量爲基礎的。然而蘇維埃國家爲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提高勞動者底生活水準起見，總是自行規定每一種在

國營企業中出產或在國營商業中銷售的商品底具體價格，亦即規定每種商品零售價格離開其實在價值的程度。

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根本不能有資本主義工業週期所特具的那種自發性的價格變動情形發生，也不能有資本主義壟斷企業專為投機目的而抬高物價的現象發生，而這種現象例如在美國那裏却是一種規律。蘇維埃國家擁有全國基本商品存額和商品後備，實行決定降低國定物價並在經濟上去影響合作社商業和集體農莊市場，使那裏的物價降低下去。

蘇維埃商業倚靠着對外貿易壟斷制，決不容許外國資本主義壟斷組織侵入到本國市場上來。進口貨物經過國營商業溝道時，也如蘇聯國貨一樣必須服從蘇聯現行價格構成法則。蘇聯經濟底獨立自主是社會主義社會底法則。

蘇維埃商業使基本生產資料與勞動力根本脫出私人買賣的範圍，這是表明在蘇聯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人剝削人的現象。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力並不是在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上出賣的商品。

蘇維埃經濟在商業方面承認國營企業與合作社企業間的特種「競爭」。在為努力改善商品質量和為週到供應蘇聯居民需求而進行的這種「競爭」，乃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在商品流轉方面也如在生產方面一樣，各企業間的社會主義競賽再加上獎勵制度，乃是

促進蘇維埃商業向上發展的強大因素。

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商品流轉形式和居民供給事宜組織方面發生過重大的變化，其表現如下：

第一，施行食品與日常必需品額定售賣制（即購物證制）；

第二，按各種不同的份額與條件出賣食品給戰時經濟各個不同部門的勞動者；

第三，在各企業中設立工人給養部。

靠國家供給麵包及其他各種食品的居民人數，在戰時經濟期間增加到七千六百八十八萬人。食品供給額所由規定的標準，是使消費服從生產利益，並保證使軍事工業，燃料工業，金屬冶煉業，電力工業等對戰爭有決定意義的部門以及鐵路運輸業中的工人有較高的消費水準。

在各企業中成立工人給養部，並把大量蘇維埃農莊與附屬農場轉交工人給養部，結果便改善了工業中工人和工程師技師人員底給養並使其更爲穩定。工廠企業所屬商業網在蘇聯全國零售商品流轉額中所佔的比重，在一九四二年間從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二十八，烏拉爾各企業所屬商業網在該處零售商品流轉額中所佔的比重在同一時期內增至百分之四十五。於是，零售商品流轉額的增長，在頗大程度上已經是由各個工廠中保證工人給養的各個商業機關工作情形來決定了。工業和運輸業所屬輔助農場播種面積，

從一九四〇年的一百三十六萬五千海克脫擴大到一九四三年的三百一十萬零四千海克脫，而其所畜養的牛數，則從一九四〇年的五十八萬六千頭增至一九四三年內的九十萬零四千頭。

工人和職員栽種的個人園圃在增加全國食品產額方面起過重大的作用，保證他們取得補充的馬鈴薯和菜蔬。組織這種園圃的經驗，證明必須發揚勞動者在改善其本身物質狀況方面的個人自動性。

然而戰時經濟期間居民供給事宜底基礎，終究是由國家實行的食品及其他重要日常必需品配給制。食品及其他日常必需品的配給額，對於國民經濟各個不同部門是分別規定的。基本和主導的配給原則是保證突擊勞動和突擊生產部門有較高的消費水準。基於這一原則，蘇維埃政府增加了完成和超過完成工作定額的工人們所領的食品配給額。這種增加是經過對完成和超過完成生產工作定額者規定附加食品供給的辦法實現的。衛國戰爭期間，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各部門中享受這種額外飲食的工人數目，計佔全體工人百分之六十。除此而外，對於所有担任繁重和有害健康工作的工人與職員，其中包括有在金屬冶煉業中担任冶煉工作，在地下担任採煤採礦工作，在某些化學和石油工業部門中担任工作的人員，以及對於鐵路運輸業中火車頭駕駛班，都由蘇維埃政府規定了較高的配給額。

由於實行糧食配給辦法的結果，公共膳食（飯堂和餐館）在衛國戰爭期間起過廣大

的作用。公共膳食對於許多工人與職員成了基本的給養形式。公共膳食業在零售商品流轉總額中所佔的比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十三增至一九四三年內的百分之二十五。

雖然公共膳食網大有進展，但就全部零售商品流轉額來說，在一九四二年間終比戰前一九四〇年度縮減了。一九四二年度零售商品流轉額之所以縮減，是因為有些地區暫被德寇佔領；而衛國戰爭初期蘇聯東部各區零售商品流轉額之所以稍微降低，却又是由於消費品出售額因有一部分用去供應蘇軍需要而有所縮減。

由於糧食以及其他日常必需品出產量的增加，戰時經濟期間國營及合作社營零售商品流轉額也隨着增加起來：一九四三年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六十億盧布，一九四四年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三百五十億盧布。然而零售商品流轉額終究處於戰前水準以下。零售商品流轉額降低的基本原因是：

第一，全國商品產額中非出售部分有所增加，這是由於蘇聯軍隊方面的需要額以及軍事工業方面的消費額增長的結果；

第二，工業與農業所出產的消費品比戰前水準有所減少，這基本上是由於幾處地區暫遭德寇佔領。

一九四二年間由於軍事消費的增加使出售的食品及其他日常必需品數量在消費品對照表上有所縮減。麵粉與雜糧商品總產量中出售的部分所佔比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

分之八十六減至戰時一九四二年度的百分之七十三。肉類商品總產量中出售的部分所佔比重，在同一期間內從百分之四十三減至百分之二十三。棉布商品總產量中出售的部分所佔比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四十六減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九。皮鞋商品總產量中出售的部分所佔比重，從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七十九減至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當商品出售部分減少時，非出售部分却大為增加，而在非出售商品總額中增加得最多的便是軍事消費額。

由於商品產量中非出售部分的增長，加強地方蘇維埃在發展商品流轉方面的自動精神這一任務也就具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由於實現幾種經濟上的措施的结果，地方產品在零售商品流轉額中所佔的比重從一九四一年的百分之十二增到了一九四二年的百分之十七；中部各區從百分之十三增到百分之二十四，窩爾加河流域各區從百分之十四增到百分之十七點五，西西伯利亞從百分之十六增到百分之十九，南高加索從百分之十四增到百分之十五。零售商品流轉結構上的此種變動，應認為是一種很良好的現象。無論在國營商業或合作社商業方面，都必須多方鼓勵把供勞動者個人消費用的工農業產品和供工人、集體農民及職員個人住房建築用的建築材料等由本地製造而非由中央分配的產品吸入商品流通範圍。

為保證勞動者底生計穩定起見，蘇維埃政府嚴格地執行了保持食品及其他日常必需

品的國定零售價格穩固水準的任務。國定商品穩固零售價格政策底基礎，便是工業品的固定批發價格。工業品國定批發價格指數與戰前水準相較，依照蘇維埃政府決定，在一九四二年度為百分之九十八，其中軍事工業產品國定批發價格指數為百分之七十二，機器製造業產品國定價格指數為百分之八十七，重工業（機器製造業除外）產品國定價格指數為百分之九十八，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產品國定價格指數為百分之二十。

蘇聯配給食品和工業品零售國定價格指數，在戰時經濟期間差不多沒有什麼變動，在一九四三年間等於戰前水準百分之一百點五。配給食品和工業品零售國定價格未曾提高。只有酒類與菸草品才是例外，其價格是抬高的了。提高酒類價格一舉乃是對過份消費此種貨物的一部分居民所得收入徵取特種間接稅的辦法。

資本主義美國所施行的政府管制，並沒能使物價保持戰前水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農產品批發價格指數與戰前水準相較已漲至百分之一百九十六，食品漲至百分之一百五十一，紡織品漲至百分之一百四十四。批發價格這般高漲，必然使零售價格與工人工資水準受到影響。

蘇維埃政府規定商品底國定零售和批發價格，是以保證城鄉勞動者正常生活水準為標準的。基本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佔統治，國內流通的大部分貨物集中於國家手

裏，有計劃地分配貨物，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凡此種種都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保證了蘇維埃政府還在戰前即已規定的那種國定零售價格底穩定性。

在集體農莊自由市場上起作用的却是別種法則。價值法則以其供求律底市場形態在這裏起了作用。結果在一九四三年度內，城市中集體農莊市場上的價格指數，與戰前的一九四〇年度相較，在種植業產品方面增至十二點六倍，在養畜業產品方面增至十三點二倍。戰時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度集體農莊市場上零售商品流轉額比戰前一九四〇年度增長的事實，是由於市場上零售價格因需求超過供給而抬高的結果。隨着農業的恢復和集體農莊市場上食品出賣量的增多，市集價格從一九四四年起已開始跌落，而集體農莊商業方面的物價指數在一九四五年間與一九四三年相較已跌至二點三倍。

同時，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間集體農莊市場上零售價格下降的另一原因，是由於在一九四四年間創辦了國營高價商店。開辦國營高價商店的結果，使自由市場上零售價格減低下去。除此而外，開辦高價商店使蘇維埃智識份子和熟練程度較高工人除了規定的配給額外，還能用其加增的工資與獎金來多購一些食品及其他消費品。

然而兩種國家零售價格（即配給價格與高昂價格）並存制，特別是在有以供求為基礎而構成物價的自由市場存在的條件下，有其不良的方面，所以它只能作為一種臨時辦法來用。同一種貨物按兩種零售價格出售，便造成進行投機的機會。消費品的國定價格和市場

場價格相差太遠，便使蘇維埃社會裏面殘存的投機份子能靠損害居民和國家利益來發財享福，並積蓄起大量非勞動收入的金錢。

蘇聯在戰時經濟期間由國家供給幾千萬勞動者以食品及其他消費品，是由蘇維埃政府按照國定的固定零售價格，即配給價格來實現的。蘇維埃國家不管商品實在價值或其生產費用多大，在戰時經濟期間始終是把主要消費品配給零售價格保持在戰前水準上。

由於保持了國定消費品零售價格以及居民日常生活雜費付款的穩定水準，遂使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保證了城鄉勞動者必需的生活水準。蘇聯工人與職員在戰時經濟期間物質生活水準所由保證的另一個條件，便是所領工資的增加，以及空閑居民被吸收參加生產工作，因為他們一參加生產工作就能提高全家的收入，擴充每一工人和職員底預算。

由此可見，食品及其他日常必需品的限額配給商業，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保證了戰時經濟各主導部門中的工人，職員及知識份子以較好的供給條件。蘇維埃政府對於主要食品和日常必需品所實行的穩定物價政策，在衛國戰爭年代保證了穩固的實際工資水準。

預算，信貸及貨幣

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蘇維埃國家底財政制度與貨幣流通經住了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戰爭底嚴重考驗。蘇聯戰時經濟底增長和鞏固，保證了蘇維埃財政制度與貨幣流通底相當穩定性。蘇聯在衛國戰爭期間的預算，信貸以及貨幣流通情形，完全不是革命前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蘇俄在國內戰爭期間的財政與貨幣流通情形所能比拟的。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俄國財政經濟和貨幣流通遭到了完全破產。蘇俄爲了醫治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爾後國內戰爭所引起的創傷，曾不得不實行幾次根本幣制改革，然後才得使貨幣流通恢復常態。在一九二四年間完成貨幣改革時，曾須把新發行的盧布與一九二二年發行的舊盧布兌換率規定爲一與五百萬之比。雖然衛國戰爭是前此一切戰爭中最厲害的戰爭，但我們在戰後恢復足價蘇維埃盧布時並不需要實行此類根本改革。

蘇聯財政制度，在戰時經濟期間經過預算、信貸與貨幣來執行過如下的基本經濟任務：

第一，動員民間款項，即動用其常時收入和一部分戰前積蓄，藉以重新分配全國國民收入而補充戰費；

第二，重新分配國民經濟中的物資積蓄和物資後備來加強重工業生產，首先是加強軍用品工業生產；

第三，根據戰時經濟底需要，實行按貨幣來對社會產品底生產和分配施以監督。

衛國戰爭期間國家預算方面的變更，可從下列數目字中看出。一九四〇年國家預算中的收入項爲一千八百億盧布，而一九四二年則減至一千六百五十億盧布，其中社會主義經濟所提供的收入從一千五百八十億盧布減至一千零八十億盧布，即從百分之八十七減至百分之六十五。而居民底繳款和獻金額，則從一九四〇年的一百九十五億盧布增至一九四二年的四百四十七億盧布，即從全部歲入百分之十點八增至百分之二十七。

一九四〇年國家預算中的支出項爲一千七百四十三億盧布，而一九四二年則增至一千八百二十八億盧布，其中軍費從五百六十七億盧布增至一千零八十四億盧布，即從國家預算歲出總數百分之三十二點五增至百分之五十九。而在同一期間，用到國民經濟中的資金却從五百八十三億盧布減至三百一十六億盧布，即從國家預算歲出總數百分之三十三減至百分之十七。

由此可見，預算總收入減少了百分之八，其中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收入即利潤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而居民底繳款獻金額却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九，即增加到二又四分之一倍。國家預算中的支出項增加了百分之五，其中軍費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一，而用以資助國民經濟的經費則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六。一九四〇年度常年收入比常年支出超過三十二億盧布，而一九四二年度常年支出則比常年收入超過一百八十九億盧布。此項差數是靠發行紙幣以及經過信貸系統動用戰前蘇聯國民經濟中所造成的物資積蓄和物資後備來彌補的。

一九四三年間，由於戰時經濟底增長，國家預算也隨着鞏固起來。收入額增至二千零二十七億盧布，支出額增至二千一百億盧布，而常年支出超過常年收入的差額已減至七十三億盧布。此項差額是用發行紙幣及用過去各年物資積蓄和物資後備來彌補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一九四三年度所提供的收入，比一九四二年度增加了一百四十億盧布；居民繳款獻金所構成的收入增加了一百五十四億盧布。軍費支出在一年以內增加了一百六十六億盧布。一九四三年度用以資助國民經濟的經費仍保持在一九四二年的水準上。

在一九四四年戰時年度，國家預算和財政經濟已是大大鞏固了。在這一年內，雖然資助國民經濟和蘇軍的經費有所增加，但是國家底常年收入却完全補償了國家底常年支

出。可見，在衛國戰爭進程中，國家預算底常年收入和常年支出間的差額，是逐漸縮小下去，而於一九四四年間則已化爲烏有。

革命前俄國戰時預算與蘇聯戰時預算完全相反。戰時一九一四年度內，俄國預算中的常年收入額只補償了常年支出額百分之五十；一九一五年度內，收入額只補償了支出額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一六年度只補償了百分之二十二；在一九一七年度，俄國預算中的收入額只補償了支出額百分之十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預算中所有其餘的支出部分，都是全靠用無限制發行通貨的手段向居民徵收間接稅來彌補，結果就使財政情形更加紊亂，使勞動者生活困苦不堪。

蘇聯戰時經濟中極值得指出的一點，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積累（卽利潤）保持在高度水準上。此種積累額在一九四二年度佔全部預算收入百分之六十四，在一九四三年度佔百分之五十八。利潤底高度水準之所以成爲可能，是由於戰時社會主義生產增長以及生產耗費和流通耗費額降低的結果。各工業人民委員會所屬企業產品成本費，在一九四一年度降低了百分之六點九，一九四二年度降低了百分之五點九，一九四三年度又復降低了百分之二點五，其中機器製造廠產品成本費，在一九四一年度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四，一九四二年度降低了百分之十七，一九四三年度又復降低了百分之九。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國家信貸在動員和重新分配物資以供衛國戰爭需要方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衛國戰爭最初兩年內，預算中的常年支出超過當年收入的差額，大部分是靠動員蘇聯國民經濟中的物資積儲和物資後備來彌補的。在生產過程各階段上動員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所有的存貨，是由蘇維埃銀行信貸系統來實現的；蘇維埃銀行計算着這種存貨，並擔任了重新分配存貨以供戰時經濟需要的調劑作用。利用戰前蘇聯國民經濟中所積儲的存貨去供應戰時經濟日常需要的任務，就是這樣實現的。

衛國戰爭最初兩年間，蘇聯國民經濟中的物資積儲和物資後備額曾有縮減，這反映在國家銀行底短期貸款業務收縮上，雖然當時所給予軍事企業的貸款曾有增加。短期貸款的收縮，是表明商品與物資積儲額——其中包括有季節性的積儲——底收縮和把此種積儲拿去供軍事生產和軍事消費上的需要。這裏表現出再生產規律底影響，它迫使貸款額適合於國內貨物積儲額。

從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在戰時經濟中發生了一種新的現象，這就是用以保證擴大再生產過程的信貸投資額的增長，而此項增加額在一九四三年度約等於六十億盧布。在衛國戰爭頭兩年間，國民經濟中的物資積儲額發生過縮減，但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却已隨着蘇聯戰時經濟的增長而開始發生物資積儲額增加的過程，同時便使信貸關係也跟着擴大起來。

蘇聯戰時預算和信貸系統底穩定性，在頗大程度上是由貨幣流通情形決定的，而貨幣流通底構成及其範圍在戰時經濟期間却發生了重大的變更。有頗大一部分貨幣滯留在流通溝道中，而城市居民底常川貨幣收入又有一部分經過集體農莊市場轉到鄉村中去。

城市居民（非農業的人口）底貨幣支出額，在一九四〇年間比收入額超出三十六億盧布，在一九四二年内超出二十二億盧布，這意味着城市居民手中的現錢減少了。然而如果戰前一九四〇年間，城市中的現錢減少同時是意味着流通中的貨幣總數減少，那末戰時一九四二年間，貨幣却從城市流往鄉村，因而使國內流通範圍中的貨幣總數增加起來。蘇聯在一九四一年間因對被徵入伍的工人和職員實行臨時支發大批工資，而在一九四三年間又因工資基金迅速增長，致使城市商品流轉額增長的速度不能趕上城市居民貨幣收入增長的程度。因此，在這兩年內，城市中的通貨數量也增加了。

一九四二年農業人口底貨幣收入比一九四〇年大為增加，這是由於農民出賣其剩餘農產品的集體農莊市場上的零售物價高漲的結果。一九四二年農業人口底貨幣支出也在一九四〇年間增加了，但比其貨幣收入增加額為小。農業人口底貨幣收入超過了貨幣支出，這意味着一部分貨幣停留在流通溝道中。鄉村中的這一過程，在一九四三戰時

年度也始終繼續發生過。因此衛國戰爭期間，除了發展商品流轉而外，動員民間款項的任務也具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

除經過徵稅系統動員民間款項的辦法而外，還必須指出蘇聯城鄉居民中間在承購戰時公債方面以及在其他種種自願捐獻方面所表現的特別高漲的愛國熱情。居民爲補充國防基金而用個人和集體名義進行的自願捐獻，在斯大林同志與蘇聯民間所有各個階層代表來往通信中得到了極鮮明的表現。在戰時經濟四年間，蘇聯人民爲供衛國戰爭需要而自願捐獻的款項，計達九百四十五億盧布。

蘇聯戰時經濟極重大特點之一，就是雖然由於必須補充戰費而大批發行過貨幣，但貨幣流通却始終保持了相當穩定的狀態。衛國戰爭期間蘇聯貨幣流通情形之所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經濟不同而始終較爲穩定，是因實行如下辦法達到的：

- 第一，始終保持食品及其他日常必需品的國定穩固零售價格；
 - 第二，在成本費顯著降低情況下始終保持生產資料和軍用器材底穩定發售價格；
 - 第三，按照計劃實行集中分配物資，而絕對不受市場供求律支配；
 - 第四，始終按固定價格採購農產品，並使其基本部分集中於蘇維埃國家掌握；
 - 第五，在戰時經濟期間恢復並發展工業生產、農業、運輸業和商品流轉。
- 雖然如此，戰時經濟期間，蘇聯國內流通中的貨幣數量終究比戰後和平時期經濟所

需要的貨幣數量爲多，這種情形在相當程度上減低了盧布底購買力。流通中貨幣過多的原因，是由於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爲補充戰費而發行過大量貨幣。同時出賣給居民的貨物產量又有縮減，因此也就不能用通常辦法，即經過商品流轉來使多餘的貨幣退出流通範圍。同時還必得估計到，衛國戰爭期間，敵寇在蘇聯暫時淪陷的地區內發行了大批偽幣。

革命前俄國貨幣流通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十六億盧布增至世界大戰結束前的二百三十億盧布。可見，俄國貨幣流通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三年內竟增加到十四倍。結果是到一九一七年時發生了金融上的大災禍，致使革命前俄國全部經濟發生危機。蘇聯貨幣流通額在衛國戰爭三年間增至二點四倍，雖然它在戰時經濟期間超出過商品流轉額，但它在整個衛國戰爭期間始終是較爲穩定的。

流通中貨幣數量的增加是不能沒有止境的。流通中貨幣數量的過度增加，就會動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物質刺激，特別是會動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物質刺激。流通中多餘的貨幣造成過高的需求，而它既找不到充分的商品供應，便會減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物質刺激，並引起集體農莊市場上物價的過度高漲。然而在戰時經濟期間，不多發行貨幣原是不可能的。發行貨幣是補充衛國戰爭經費的一種泉源，雖然它同利潤以及動員民間款項比較起來是一種不大的泉源。

貨幣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也起過經濟調劑工具的作用，蘇維埃國家利用這種工具實現了對於社會產品生產和分配的監督。作為生產耗費和流通耗費尺度的貨幣，是統計和監督生產成本費，生產耗費及價格的工具。作為流通工具的貨幣，是保持國定日常必需品穩固零售價格的手段。作為支付和積累工具的貨幣，是動員勞動者貯款去補充國戰爭費用的手段。

由此可見，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預算和信貸在動員民間款項和重新分配物資以供應國戰爭需要方面起了強有力的槓杆作用。雖然戰時經濟期間通貨增發額超出過商品流轉方面的需要，但倚靠着國定穩固物價的貨幣經濟始終是頗為穩定的。

生產方面的設計工作

有計劃的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各個基本特點，在蘇聯戰時經濟期間也發生着規律性的效力：

- 第一，全部社會產品生產量在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迅速增加；
- 第二，社會主義積累是用增加國家基本資財和保證技術進步的手段實現的；
- 第三，消費額隨着國民經濟的增長而擴大；
- 第四，經濟中絕對不會有週期現象和危機發生，而生產力分佈方面的新比例關係始終是按計劃來規定的。

列斯黨、蘇維埃政府、蘇聯各族人民、蘇聯工人階級、集體農民以及智識份子，在組織和計劃戰時經濟方面的巨大成功，在戰時一九四三年度，即在蘇聯戰時經濟各部門發生普遍高漲和澈底轉變年份底經濟成就上，表現得特別明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基本特徵，在這一年度的總結中獲得了輝煌的表現。蘇維埃國家在一九四三年間已擁有「……充分調整和迅速發展的戰時經濟」（斯大林語）。

全部國營工業與工業合作社底產品總值，在一九四三年間比一九四二年水準增加了百分之十七。軍事工業繼續發展得特別洶湧。與一九四二年水準相較，一九四三年飛機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自行礮產量增加到七十一倍，高射礮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大口徑機槍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七十六種礮彈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一百二十二種礮彈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一百五十二種礮彈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飛機礮彈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八十二種迫擊礮彈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一百二十種迫擊礮彈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八，飛機炸彈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及子彈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

與一九四二年水準相較，一九四三年電站發電能力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其中在烏拉爾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採煤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生鐵冶煉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七，鋁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鎳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鉍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汽車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電力發動機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九，珠球滑輪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熔鐵爐設備品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可見，重工業是腳踏實地地加快速度發展起來，因而為全部戰時經濟高漲造成了堅固的基礎。

與一九四二年相較，工業中工人勞動生產率在一九四三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其中在

各軍事工業人民委員部所轄企業方面提高了百分之十三。工人與職員人數總共增加了百分之六，而工資基金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工業產品成本費降低了百分之二點五，這樣就為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造成了重大的資源。

由中央撥發的基本建築資金，在一九四三年間計達一百九十五億盧布。開始出貨的有發電能力共達一百零八萬八千瓩的一百一十九架發電渦輪，有每年產煤共達二千三百七十萬噸的新建煤井，有五百八十六處新採油井，有年產生鉄共爲九十五萬五千噸的五座熔鉄爐，有每年產鋼共爲二百零四萬七千噸的四十七座馬丁爐，有每年產焦共爲一百五十三萬噸的十五座煉焦爐。

與一九四二年相較，鐵路運輸業每晝夜的載運量在一九四三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七，其中煤炭載運量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窩爾加河上的水路運輸石油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裏海與遠東一帶海上運載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

與一九四二年度相較，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在一九四三年擴大了百分之七，其中穀物播種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五，馬鈴薯和菜蔬種植面積擴大了百分之四十，向日葵種植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九十三。糖蘿蔔種植面積擴大了百分之二十三。在恢復拖拉機數量和提高農作物收穫量方面展開了巨大的工作。蘇俄和烏克蘭兩共和國收復區內的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已在大规模地開始進行。

根據這些表明蘇聯戰時經濟在其普遍高漲年度發展情形的指標，便可看出專為衛國戰爭服務的國民經濟有計劃的擴大再生產底內容和速度。

蘇聯戰時經濟高漲的推動力，便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以及列斯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蘇聯各族人民英勇勞動。在蘇維埃經濟中，人民底積極性是被動用來完成國家計劃，而每一勞作者底勞動歸根到底是服從於一個共同的目的。蘇聯國定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始終是服從於社會主義國家在每一時期所提出的一定目的。衛國戰爭期間戰時經濟計劃底目的，是要集中祖國所有一切物質資源來澈底粉碎德寇並把他們從蘇維埃國土上完全肅清。

必須指出蘇聯國定經濟計劃，即按其內容講來是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所由以變成蘇聯國民經濟發展法規的下列各種特點：

第一，社會主義計劃底強大力量，是基於蘇聯各族人民，列斯黨以及蘇維埃政府底創造性的積極活動。國定計劃之所以擁有經濟發展法規底力量，是因為它倚據於組織成爲國家的全體蘇維埃人民底威權和實踐；如果沒有人民、共產黨以及國家底創造性的日常活動，那計劃就會成爲一堆死硬數目字；

第二，國定計劃底強大力量是由於它集中全國一切物資去解決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國家所規定的總任務，去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

制，去保持蘇維埃經濟不受資本主義包圍勢力支配的獨立地位，而在衛國戰爭期間則是保證戰時經濟底需要；

第三，社會主義計劃底成功所由以保證的條件，是勞動力與物資的正確分配，是國家擁有為消除在執行計劃中能以發生的虧空所必需的物資後備，是由物質生產與分配間，生產與轉運部門間的正確比例關係。一個計劃若不能保證這種比例關係，若不估計到生產與分配底規律，就會必遭破產。

究竟在蘇聯國民經濟生產和分配方面是否存在有為社會主義計劃無論在平時或戰時經濟期間，都必須計較到的經濟法則呢？這種法則當然存在，並且不能不計較到；只有通曉了經濟法則之後，才能利用它們來裨益社會主義。生產耗費與產品分配方面最起碼的法則，便是蘇維埃經濟中業經改造的價值法則。

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法則，就是意味着必定要按貨幣計算——而不祇是按實物計算——並計劃生產耗費，即消耗於生產社會產品的社會勞動量。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為社會主義要求嚴格計算和計劃生產。當國營企業中的勞動和集體農莊中的勞動間，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區別尚存在時，當生產品尚按勞動數量質量分配時，也就必須把各種勞動歸結為一個共同的指標——即歸結為由社會必需勞動所決定的價值。

蘇聯社會產品，即蘇聯國民經濟在某一時期的全部產品價值，是由其生產耗費來決定的。社會產品底實在價值量，是由社會消耗於生產此項產品的耗費量所構成。而這種生產耗費本身，又是由蘇聯各族人民消耗於生產全部社會產品的社會必需勞動量來決定。

蘇維埃經濟中的國定計劃，利用價值法則來確定社會勞動和社會產品底生產和分配方面所必需的比例關係，即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任務為標準確定的比例關係。而這樣實行利用價值法則的便是蘇維埃國家，它確定出分配勞動與物資方面的一定比例關係，並設法保證其實現，以求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並解決國家在該時期內所提出的任務。蘇聯戰時經濟根本上改變了平時的比例關係：在勞動和物資底分配方面，軍用品生產部門以及與其協作的戰時經濟部門佔了絕大的份額。隨着經濟政治任務的改變，勞動與物資分配方面的比例關係也發生變更，但為要解決該時期的任務，却必須十分堅決地遵照當時業已確定的比例關係。

價值法則不僅在產品生產方面發生作用，而且在產品交換方面也發生作用。大家知道，產品交換是借助於價格來實現，而價格就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無非是產品價值或其生產耗費底貨幣表現，歸根到底是社會必需勞動耗費量底表現。一個在社會主義企業中工作的人，用他所領得的工資或別種貨幣收入購買消費品，也就是用他耗費於生產中的一些數量的勞動去交換包含在消費品中的相當數量的勞動。

當然，每種單個商品底價格與價值不相符合，而且也不能相符合，但蘇聯國民經濟在每個一定期間所生產的全部產品價格總和，却不能不與這批產品底生產耗費相等，即不能不與全部社會勞動量相等。因此，用以分配和交換的產品數量決不能多過於所出產的產品數量，亦即不能多過於社會所分泌出和耗費於社會產品生產上的勞動量。

價值法則不僅在產品分配方面發生作用，而且在蘇聯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間的勞動分配方面也發生作用。這裏，國定計劃根據社會主義利益，運用價值法則來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間正確分配社會勞動。在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計劃中，即在蘇聯國定的國民經濟計劃中，必須保持工業與農業之間，生產資料生產與消費品生產之間，產品出產量增長與運輸業發展之間，積累與消費之間的一定比例關係。

如果把蘇聯全部社會主義生產劃分為生產生產資料的甲類部門和生產消費品的乙類部門，那就可以看出，蘇維埃國家所分配給乙類企業的生產資料，其價值在計劃所規定的一定限度內應與蘇維埃國家所分配給甲類企業的消费品底價值相合。事實上，假如甲類企業不能獲得消費品，而乙類企業不能獲得生產資料，那末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就會無法進行；生產生產資料企業中的工作者就會得不到消費品，而生產消費品的企業就會得不到生產資料，即得不到燃料，原料和裝備品。

由此可見，價值法則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是業已改造而專為國定計劃服務的一種決定

生產耗費，決定產品分配和產品交換的最起碼的法則。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法則與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價值法則有着原則上的區別；

第一，在蘇聯沒有什麼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與創造價值的抽象社會必需勞動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危機底胚胎。蘇聯各個工人創造一定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與創造價值的社會必需抽象勞動間沒有矛盾，因為具體形態的勞動是預先由計劃按照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來在各個生產部門間加以分配，因此它是為社會所必需，是為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需的一部分；

第二，在蘇聯生產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各個企業間沒有對抗現象。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這種對抗現象是由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造成，它引起毀滅性的競爭，引起生產無政府狀態，歸根到底是引起危機。蘇聯各個社會主義企業間的產品交換是商品價值的交換。然而每一社會主義企業都預先擁有由計劃規定的消費者，每一社會主義企業產品底銷售都有保證，而代替資本主義競爭的則是合理的協作和競賽。雖然如此，但各種具體形態的勞動，如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國營企業中的勞動與集體農莊內的勞動，却只能作為價值，只能作為消耗於產品生產上而表現於蘇維埃貨幣上的社會必需勞動凝結物來實行交換；

第三，在蘇聯直接供個人消費的那一部分社會產品底價值，與供擴大生產或供積

累用的那一部分社會產品底價值之間沒有什麼矛盾，因為兩者都是屬於全體勞動者的。所以，在蘇聯耗費於積累上的那一部分價值，是表示着擴大再生產底經濟必要性，因為不實現擴大再生產便不能有什麼發展；

第四，在蘇聯沒有什麼產品價值與利潤率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由於存在有這種矛盾，致使許多企業和甚至許多生產部門因其所產商品底價值或生產耗費不能保證它們獲得流行的平均利潤率而在危機時期陷於倒閉。而在蘇聯，大家知道，平均利潤率並不是什麼法則，因此並不是由它來決定某一社會主義企業或某一生產部門底發展；

第五，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價值法則發展下去，便要引起各種矛盾和對抗現象，後者是資本主義社會自發運動底唯一動因。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盲目矛盾，好似一個橫行霸道的惡魔，驅趕着各國人民從一次危機走到另一次危機。在蘇維埃經濟中，國民經濟運動與發展底動因是從事設計的社會主義國家，它代替了盲目矛盾和盲目動力，它解決並消除着蘇維埃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社會日益增長着的需要和已經達到了的生產水準間所發生的矛盾。蘇聯擺脫了私有制桎梏的各族人民方面的需求，是促進生產與全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強大因素。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蘇維埃經濟中也就與資本主義經濟不同而出現了前所未聞的新

任務，即必須在全部國民經濟範圍內計劃生產的任務以及與之相連的組織生產的任務。與研究自發運動法則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同，社會主義——包括戰時經濟時期在內——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生產設計與生產組織方面的經濟法則。因此，以合理運用和應用生產與分配方面的經濟法則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設計制，本身就是社會的發展法則，並以這種法則底資格而成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

在衛國戰爭期間，有時竟不得不橫蠻對待蘇維埃經濟底發展規律而使其帶着片面的軍事性質。例如同一種商品有數種零售價格並存的現象（即與購物證制相關連的現象），顯然是與價值法則相抵觸的。戰時經濟期間結束後，購物證制已經沒有必要了，數種價格並存現象已成爲有害的現象，而它因此也就被摒棄了。商品流轉已有正常發展的保證，而商品價格底水準歸根到底是按該種商品底價值來確定的。

蘇聯戰時經濟，提供了按社會主義原則設計和組織各企業中生產的極豐富的經驗。應該細心來研究這種經驗，並廣泛地利用它來在戰後期間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生產，應從正確挑選和分配幹部來着手。斯大林的挑選幹部原則，是意味着要按幹部底能力、熟練程度及其對工人階級事業與對祖國的忠誠心來估量他們，而決不容許按「親戚感情」和提拔「自家人」的原則來挑選幹部。

蘇聯戰時經濟期間工業企業生產上的設計與組織工作方面有如下幾種特點是必須指出的：

第一，改組設計事宜，使能及時檢查計劃執行情形，並能首先滿足戰時生產主要部門方面的需要，特別是滿足重工業與運輸業方面的需要；

第二，儘量發展冶煉與鍛壓部門，這種部門的存在使各該企業能迅速改組生產來執行前線定貨，例如在軍器製造業方面就有過這種情形，因為軍器製造業自備有冶煉廠和鑄件鍛件製造部門；

第三，發展器具與車床製造業，在機器製造廠中設立強大的器具製造廠間與車床製造廠間，這樣就保證各該企業能迅速熟習製造新的產品，並達到增加生產的必要速度；

第四，組織各企業所必需物資的常川供給，保證各企業在一切生產階段上所需要的原料、鋼鉄、燃料和半製品底儲存；使生產過程中各個階段具有充分的備製品，半製品和零件。生產過程中任何一階段上稍一發生中斷，就會影響到本企業中的產品出產量及其爾後的全部工作情形；

第五，在各企業中採用按生產表進行工作的方法，這種生產表不僅規定成品底出產，而且也規定零件與半製品參入生產過程的程序；只有實行計劃各種零件與半製品在工藝過程各階段上，在生產過程各階段上參入的程序，才能保證使各該企業按照生產表來平整地出產成品。生產表底技術基礎便是組織連續生產制，這種生產制在戰時獲得了廣泛的發展；

第六，備製廠間工作得特別迅速而完善。先進企業中的備製廠間工作速度往往超過裝置廠間工作速度，推進着產品製造工作；企業中若沒有能夠用備製品，鍛件和配件來充分保證生產過程各階段的強大備製廠間，那企業中的裝置廠間就不免要陷於停頓；

第七，嚴守經濟核算制，計算盈虧量，設法減少生產費用。利用獎金制儘量發展提高產品出產量的個人刺激而使其與社會原則及社會任務相配合，是保證產量增加的一種極重大的因素。發揮着千百萬人首創性和毅力的社會主義競賽運動，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成爲極雄強的運動。

設計和組織工作臻於完善程度的最重要特徵，就是在生產與流通方面造成後備生產能力，造成後備製成品，後備勞動力與後備機器。蘇維埃政府，首先是斯大林同志對於積蓄國家後備資源這點極爲重視。根據斯大林同志底直接指示，在衛國戰爭前夜擬定並實現了積儲國家後備物資和積儲軍用後備物資，特別是積儲後備石油品、有色金屬和糧食的大綱。經驗證明，在現代戰爭中，誰擁有後備糧食、人員、原料及其他後備物資，誰就能獲得勝利。

在衛國戰爭前的一年半內，蘇聯國家的後備物資總值從四十億盧布增至七十六億盧布。在衛國戰爭初期曾把這批國家後備物資——其中包括有糧食和燃料——撤遷到了蘇聯東部區域。國家後備物資在衛國戰爭期間給了蘇聯軍隊和國民經濟巨大的幫助。

正因為在生產與流通方面積儲有後備物資，才使蘇聯國民經濟始終按着有計劃的穩定的路線發展。如果沒有後備物資，那末價值法則就會展開其自發的根性。社會主義國家既擁有後備物資，所以始終能為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利益來運用這一法則。在某些企業中，由於後備的物資不足，首先是由於燃料、鋼鉄和原料不足，以致往往在原料與燃料運輸方面感到困難的冬季時期發生產品增長率季節性的低降現象。

由於許多企業中物資後備和物資積儲不足而使冬季生產量增長率下降的結果，使國家失去大量產品，其價值要似乎因貯藏一批燃料、鋼鉄和原料作為固定積儲品而可能遭到的損失大得多。戰前一九四〇年度第一季工業品總產量，比一九三九年第四季降低了百分之十二。戰時一九四三年第一季工業品總產量，比一九四二年第四季降低了百分之十二。由於一九四〇年第一季生產增長率比一九三九年第四季大為降低的結果，蘇聯國民經濟失去了計值三十七億一千萬盧布的工業品。與一九四二年第四季水準相較，一九四三年第一季內失去了計值三十四億三千九百萬盧布的工業品。而且在一九四〇年與一九四三年內，只有在第二季內才達到了上年第四季的生產水準。於是，能用來提高生產的半年時間便白白放過了。速度與出產量方面的這種巨大損失，是可以用法在工業和運輸業方面積儲大量原料，燃料及鋼鉄的手段來免除的。把物資作為積儲品停放起來而引起的暫時損失，將因一切工業部門中生產速度提高而獲得綽綽有餘的補償。

建築場在每年第一季內通常都比上年第四季內縮減建築工程規模的現象，也使蘇聯國民經濟受到重大的損失。一九四一年第一季基本建築工程額，比一九四〇年第四季縮減了五十五億盧布。一九四三年第一季基本投資額比一九四二年第四季縮減了二十六億盧布。於是，在每年初頭三個月內，很大部分建築器械便停着不用，許多建築工人停頓起來，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速度受到限制。這種禍害是可能消除的，辦法是要各該建築機關在年初以前儲備充分數量的材料，採用工業式的建築法，並使建築工人學會兩種相近的手藝。

因此，生產設計方面的任務，是要設法在工業與運輸業方面增加物資後備，首先是爲了要把生產量與建築工程增長率在冬季下降的現象消滅下去。這樣就能爲蘇聯國民經濟造成保證人民財富增加的巨大附加泉源，並加強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速度。由此可見，要按社會主義原則計劃生產，就必須通曉生產與分配方面的經濟法則，並且要靈活地運用這種法則來爲社會主義制度謀利益。蘇聯國民經濟設計工作方面的經驗，要求造成數量充足的物資後備與積儲，作爲消滅生產增長率季節性縮減現象和加強擴大再生產速度的條件。

國民經濟所負耗費和損失

從粉碎希特勒德國時起，戰後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問題便成了擺在蘇聯各族人民面前的首要問題。任務是要在戰後發展時期很短一個期間完全恢復各收復區內的國民經濟並超過戰前蘇聯全部國民經濟發展的水準。

蘇聯各族人民肩負起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任務——在很短一個期間恢復各收復區內的國民經濟並醫好希特勒德國使我國受到的創傷。蘇聯遭受過暫時佔領的區域與蘇聯全國領土相較，在衛國戰爭前夜佔有過頗大的比重：在人口數量上佔百分之四十五，在工業產品總量上佔百分之三十三，在播種面積上佔百分之四十七，在牲畜數量上（折成大牲畜計算）佔百分之四十五，在鐵路長度上佔百分之五十五。

蘇聯國民經濟因希特勒德國進犯我祖國而接受的物質耗費與損失有如下述：

第一，財產方面的直接損失，即蘇聯固定資財與流通資財因被敵寇毀壞或擄掠而受到的直接損失；

第二，因戰爭和改組國民經濟而引起的直接軍事費用和附加費用；

第三，在淪陷區內因停止生產而受到的產品上的損失和國民收入上的損失；

第四，戰時和戰後蘇聯國民收入方面因一部分人員作戰傷亡以及淪陷區一部分居民慘死或被敵寇殺死而引起的縮減。

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國使蘇聯國民經濟受到的物質損失，首先是表現於一部分蘇聯居民在淪陷區內被敵寇殺死。蘇俄、烏克蘭、別洛露西亞、莫爾達維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及卡列里亞芬蘭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各收復區內的城市與鄉村人口，在淪陷期間大大地減少了。淪陷區內城市與鄉村中的居民撤退到了蘇聯東部各區，至於那些沒來得及向蘇聯大後方各區撤退的居民，則爲避免德國強盜獸行而加入了游擊隊或藏匿到森林中。雖然如此，但在被希特勒德國佔領的區域內終於有許多蘇聯人因被德寇虐殺以及由於飢饉瘟疫流行而殞命犧牲，或被趕往德國去負苦役，在那裏遭受恐怖壓迫，忍飢挨餓，被迫從事苦重勞動。

由於許多蘇聯人殞命犧牲以及因此而使蘇聯勞動後備力量縮減的結果，致使戰後期間國民收入受到了損失。假如拿戰前國民收入額和居民壽限爲基數，則蘇聯國民收入因許多居民在德寇佔領區內以及在德國負苦役中慘遭虐殺和殞命犧牲的結果而受到的無法補償的損失，實構成一個極大的數目。然而蘇聯那些備遭德國奴隸制壓迫的地區內的人民所身受的慘痛，實在是無限浩大而根本無法計算的。

同時，希特勒德國及其附庸國使蘇聯國民經濟受到的物質損失，還表現於蘇聯淪陷區內固定資財與流通資財被德寇毀滅和擄掠。在蘇聯遭受過敵寇佔領的地區內，完全或部分地被毀滅和擄去了三萬一千八百五十處工廠企業（小企業和作坊還不算）；一千八百七十六處蘇維埃農莊，二千八百九十處農機站，九萬八千處集體農莊，二十一萬六千七百處商店、食堂、飯店及其他商業機關，四千一百處火車站，三萬六千處郵電局、電話局、無線電台及其他郵電機關，六千處醫院，三萬三千處診所、防疫醫院及臨診所，九百七十六處療養院及六百五十六處休養所，八萬二千所小學與中學，一千五百二十處專科學校，三百三十四處高級學校，六百零五處科學研究所及其他科學機關，四百二十七處博物館，四萬三千處公共圖書館及一百六十七所戲院。

在蘇聯各淪陷區內被德寇及其幫兇破毀，消滅或擄去的共有一十七萬五千架截鐵機，三萬四千具汽鎚及壓榨機，二千七百具鑿煤機，一萬五千具掘煤鎬，發電能力共達五百萬瓩的電站，六十二座熔鐵爐，二百一十三座馬丁爐，四萬五千部織布機和三百萬紗錠。蘇聯最寶貴的工業資財遭到了嚴重的物質上的損失。

蘇聯農業也受到了嚴重的物質上的損失。在蘇聯淪陷區內被敵寇毀壞或劫去的馬匹佔各該區在淪陷前所有一千一百六十萬匹馬總數中的七百萬匹；被宰殺了的牛佔所有三

千一百萬頭總數中的一千七百萬頭，被宰殺了的豬佔所有二千三百六十萬隻總數中的二千萬隻，綿羊和山羊佔所有四千三百萬隻總數中的二千七百萬隻。蘇聯淪陷區內農業機械化底物質基礎遭破壞：被敵寇毀壞或劫走的有一十三萬七千架拖拉機，四萬九千架康拜因機，四萬六千架用拖拉機曳引的穀物播種機，三萬五千架複式和半複式打穀機。二十八萬五千處屬於集體農莊的養畜建築物，五十萬零五千海克脫的菓木園以及一十五萬三千海克脫的葡萄園，均被敵寇焚毀和夷平了。

德寇在蘇聯淪陷區內毀壞了運輸和郵電設備，毀壞並劫走了車輛。蘇聯淪陷區內戰前所有的一十二萬二千公里長的鐵路鋼軌中，有六萬五千公里被敵寇毀壞劫走了。有一萬五千八百個火車頭和四十二萬八千輛車箱被毀壞了。被敵寇毀壞，打沉或劫走的有四千二百八十艘內河航行的客船，貨船，拖船和輔助船隻以及四千零二十九隻非自行船隻。二萬六千座鐵路橋樑中有一萬三千座被破壞了。蘇聯淪陷區內以前所有二百零七萬八千公里電報電話交通線，盡被德寇毀壞或劫去了。

蘇聯居民住房因敵寇爆炸焚燒而橫遭破壞。在蘇聯被佔領城市內，二百五十六萬七千棟住房中有一百二十萬零九千棟被毀滅和破壞了，而按住宅面積講，這批住房佔各該城市中全部住宅面積百分之五十強。蘇聯淪陷區內鄉村居民所有一千二百萬棟住房中，有三百五十萬棟是被德寇毀滅和破壞了。

德寇劫走和毀壞了淪陷區內所有儲存的貨物、農產品，半製品，原料，燃料，副料，成品及其他各種物資。淪陷區內居民底家私，有一半以上被毀和被劫去了。

總結起來，蘇聯財產方面的損失，即蘇聯固定資財和流通資財方面的損失，或者說蘇聯國家和人民因戰時敵寇在其佔領區內破毀和劫掠國家所有、合作社所有及個人所有財產而受到的直接損失，按戰前國定價格計算，共值六千七百九十億盧布，或一千二百八十億美元。與蘇聯戰前在遭受佔領地區內所有全部國民財產相比，此項財產損失約佔三分之一。

除此而外，蘇聯國民經濟所受的物質損失還包括有：

(甲) 直接軍事費用以及因進行戰爭和改組國民經濟所引起的附加費用，這裏包括耗費於軍事建築與軍用品生產上的款項，用於防空、撤退與遷回企業的經費以及對於撫卹傷亡軍人及其家屬的開支。

(乙) 衛國戰爭期間蘇聯居民和社會主義企業因各淪陷區內停止生產而受到的收入方面的損失。

按戰前國定價格計算，此項物質損失，即直接軍事費用與戰爭所引起的附加費用，以及居民和社會主義企業在國民收入方面所受到的損失，在衛國戰爭期間共達一萬八千九百億盧布，或等於三千五百七十億美元。

希特勒德國及其幫兇使蘇聯國民經濟受到的物質損失，還表現於蘇聯人民和國家因淪陷區內停止生產而在出產和收入方面所受到的損失。在衛國戰爭期間遭受德寇佔的頗大一部分蘇聯領土上，國營企業和合作社企業中的生產停止了。在各淪陷區由蘇軍收復之後，那裏的生產仍然是很久一個時期還留在戰前水準以下。結果蘇聯境內少出產了大量貨物。

單就衛國戰爭期間來說，蘇聯各淪陷區和各淪陷企業內少生產了，也就是說國民經濟損失了三億零七百萬噸煤炭，七百二十億瓩小時電力，三千八百萬噸鋼，十三萬六千噸鋁，五萬八千架拖拉機，九萬架截鉄機，六千三百萬公担白糖，一百一十億普特穀物，十九億二千二百萬公担馬鈴薯，六千八百萬公担肉品及五億六千七百萬公担牛乳。即使蘇聯被佔各區和被佔各企業中的生產量當時仍祇保持着一九四〇年的水準，那各該區與各該企業也定能生產出這樣大量的貨物。

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其以往全部歷史上以及在這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像我們祖國這樣受到侵略者所加予的如此巨大的損傷和野蠻的破壞。

蘇維埃人民用自己英勇努力的勞動恢復着蘇聯國民經濟，必將超出戰前生產水準並在經濟方面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各族人民顯出異常堅強的勞動意志並振奮起自己的全部智力與體力，定能順利地解決這些歷史任務。

用那些按賠償條件從德國搬運到蘇聯來的工廠設備，只能在極微小的程度上補償希特勒德國使蘇聯各民族人民受到的物質損失。這批工廠設備底價值，只等於蘇聯在衛國戰爭期間所受「直接財產損失」總額千分之六。重新達到並在更高程度上超過戰前物質與精神文化繁榮水準的任務，蘇聯各民族人民是用自己的英勇創作勞動來實行解決的。恢復蘇聯各收復區內生產和剷除德寇佔領後果的事業，是在社會主義生產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生產在衛國戰爭期間已表明它極爲堅強而無限優越於資本主義經濟。「我們必須把我們從德寇佔領下收復過來的各個區域內先前遭受德寇宰制的惡果完全剷除。這是個重大的全民的任務。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很短時期內解決這個困難任務」（斯大林語）。

爲要把蘇聯各收復區內工業生產量恢復到戰前水準，就必須把這些區域內的全部工業產量比一九四四年水準提高到五倍半，產煤量提高到四倍，發電量提高到六倍以上，煉鋼量提高到九倍以上。這就是蘇聯收復區內工業方面，特別是生產資料生產業方面恢復工程底規模。

爲要把蘇聯各收復區內農業生產量恢復到戰前水準，就必須把這些區域內穀物總收穫量比一九四四年水準提高百分之七十強，向日葵提高百分之六十，蘇纖維提高到三點三倍，糖蘿蔔提高到四倍以上；必須使牛的數量比一九四四年水準增加到一倍半以上，豬的數量增加到四倍，綿羊和山羊數量增加到二點二倍，馬匹增加到二點六倍以上。爲保

證這一任務的實現，必須在組織上經濟上盡量鞏固集體農莊和農機站，並供給農業以機器、拖拉機及肥料。

爲要恢復蘇聯各收復區內足能保證國民經濟轉運需要的鐵路和水上航路，就必須使這些區域內鐵路每晝夜平均載運量比一九四四年水準增加到二點三倍，內河載運量增加到九倍，完全恢復起各線鐵路、車輛及內河船隻並盡量增加車頭、車箱和船隻出產。

爲要在收復區內給居民造成物質與文化生活的正常條件，爲要恢復各城市和鄉村以及戰前住房面積，單只是在蘇聯各收復區內所有各城市中就必須修復和新建築起面積總共六千餘萬平方米的住宅。這一預定在幾年以內完成的任務，如不在工廠中實行高度工業生產方法大批製造住房或製造其基本構成部分，便不能實現。

恢復蘇聯各收復區內國民經濟的這一艱鉅任務，只有在實現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及由勞動者本身表現廣泛首創精神和積極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在短促的歷史期間內得到解決。恢復蘇聯國民經濟的事業，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不依賴於各資本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基礎上實現的。蘇維埃國家並不拒絕參加各種國際機構，只是要它們不企圖干涉蘇聯內政和不觸犯蘇聯國民經濟底經濟體制。

然而歐洲深受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惡果苦痛的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底經驗表明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了橫財的美國所宣佈的援助「計劃」，實際上是奴役歐洲並使西歐各國經濟服從美國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統治的計劃。

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始終是不依賴於資本主義世界而按照自己的特殊規律向前發展的。蘇維埃經濟的發展是由全國社會主義計劃決定和指導的，而這種計劃底統治地位則是以主要生產資料與貨物由國家獨攬為基礎。蘇維埃經濟的發展是取決於保證蘇聯國民經濟在技術上經濟上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而獨立自主的政策，是取決於盡量發展本國生產力的政策。蘇維埃經濟的發展是基於因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統治而產生的對外貿易國家壟斷制。誰願同蘇聯發展經濟關係，那他就應當估計到蘇維埃經濟中的這些特點。

由此可見，將德帝國主義擊潰了的蘇聯底國民經濟擔負了因戰時損失和費用所引起的巨大耗費。賴有社會主義制度底優越，蘇聯在短促期間內剷除着德寇佔所留下的惡果。蘇聯各收復區內國民經濟恢復的過程，是按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法則進行的。

社會主義制度底經濟勝利

在蘇聯反對希特勒德國的衛國戰爭中，社會主義國家底經濟制度經住了檢查和極大的考驗，蘇聯在衛國戰爭中表明了它在軍事、政治以及經濟方面對資本主義德國所佔的優勢。帝國主義德國之戰敗不僅是意味着蘇聯在軍事上政治上對希特勒德國的勝利，而且是意味着蘇聯在經濟上對它的勝利。『紅軍在個對個的長期嚴重鬥爭中，在軍事上戰勝了法西斯匪軍；同樣，蘇聯後方勞動者在與希特勒德國及其幫兇單獨決戰中，在經濟上戰勝了敵人』（斯大林語）。

希特勒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動員的巨量物資，要比凱撒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動員的多得多。希特勒德國在其掠奪戰爭中利用了整個歐洲大陸底生產力，因為歐陸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很長一個期間遭受過德寇奴役。而資本主義德國之終被擊潰，那就是證明有種新的偉大力量在與德國單獨決鬥中獲得了勝利。這一力量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工農社會主義國家。

必須記着，蘇聯之所以在經濟上戰勝了希特勒德國，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有其歷史上的特點。這種歷史上的特點，首先就是由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產生而以基本生產

資料私有制被消滅的事實爲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希特勒德國是個生產資料私有的國度，是個資本主義經濟上層份子與國家政治機構的結合表現得最爲明顯的國度。蘇聯根據列寧與斯大林所定的國民經濟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政策，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在這裏佔統治地位的是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基於計劃性經濟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保證了動員國民經濟中所有一切資源去供應對希特勒德國作戰的需要。

其次，社會主義國家底特點，就是蘇聯各種剝削階級的被消滅與蘇聯各族人民間牢不可破的友誼聯合。蘇聯各族人民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更顯得空前堅固。蘇聯各族人民團結成了前線與後方戰士統一的英勇陣營。而希特勒德國後方則表現出完全另一種情景。盡人皆知，歐洲各被奴役民族中最積極份子對希特勒制度所進行的游擊鬥爭，片刻也沒有停止過。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不使希特勒德國根基削弱下去。

再則，社會主義國家底特點，就是工人、農民以及蘇維埃智識份子底英勇勞動。爲了捍衛自己祖國底自由和獨立，蘇軍後方的勞動者在供應前線需要上作出英勇努力的奇蹟。工人、農民與蘇維埃智識份子底偉大勞動功勳，將與蘇聯英勇軍人在疆場上建樹的偉大戰鬥功勳並列於衛國戰爭史冊。蘇聯工人、農民及智識份子底英勇勞動之所

以成爲可能，是因爲蘇維埃國家內剝削階級已被消滅而社會主義制度已獲得勝利。而與蘇聯人民這種統一和勞動壯舉相對立的，却是受德國資本主義剝削的德國工人被束縛的勞動和歐洲所有被佔領被奴役國家中被希特勒德國抽調去的新奴隸底強迫勞動。

最後，蘇維埃國家底特點，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在技術上經濟上不依賴於資本主義國家而獨立自主。蘇聯並不拒絕參加國際勞動分工與國際貿易。雖然如此，但蘇維埃經濟堅強穩固的基因，却是它在經濟上的獨立和在嚴峻時期能夠動員全國巨大後備資源，並以本國產品來滿足本身需要。沒有那一種現代技術、機器或原料是蘇維埃經濟所不能出產的。蘇聯根本不受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中的自發現象所拘束，根本不受危機，失業現象及貧困現象所拘束。

社會主義制度對法西斯制度的經濟勝利之所以顯得特別重大，是因爲希特勒德國底戰時經濟是以榨取幾乎整個被奴役歐洲的生產力爲後盾的。希特勒德國在法國，荷蘭及比利時奪得了約八百八十萬噸的石油品，此外還在羅馬尼亞奪得了年產石油品五百五十萬噸的油田。它在法國奪得的戰略原料計有四萬二千噸銅，二萬七千噸鋅和一萬九千噸鉛。歐洲被佔領各國大大增強了希特勒德國軍事工業底生產能力。單是捷克斯拉伐克境內史料德兵工廠所出產的軍用品，就能用許多種武器爲德軍裝備大約四十到四十五個

師團。希特勒德國在意大利與各個被佔領國家內所動用的汽車工業生產能力，年產汽車約六十萬輛。希特勒德國在其所佔領各國奪得了大批機器設備與鐵路車輛，例如德寇在佔領法國以後兩年間就從那裏運走了五千個火車頭與二十五萬輛車箱。希特勒德國在其所奴役的歐洲各國內奪得了極豐富的工業原料和糧食。

截至一九四一年止，希特勒德國在其所佔領各國內搶去的財富總值，據美國經濟戰爭事務局估計，達九十億英鎊，這一數目比戰前德國全國歲入多過一倍。此外，希特勒德國大規模剝削了外國工人，其數量在德國境內達一千二百萬人，這樣就使德寇能用以彌補其從生產中抽調到軍隊裏去的大量工人。

在開始對蘇戰爭之前，希特勒德國急劇地增加了自己的軍事經濟資源，而後來在戰時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間，歐洲被佔領各國又充當了彌補希特勒德國在對蘇戰場上所受損失的重要基地。

某些經濟學家有一個時期會極力想「證明」，說什麼希特勒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覆滅首先是由於德國遭受不斷「經濟消耗」的結果，——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合實際情形的。這種說法與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律不能相容，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律並不否定希特勒德國可能在總危機和蕭條背景上達到暫時高漲，並使工人階級貧窮化與掠奪歐洲受奴役國家為代價來發財致富。根據「經濟消耗」論出發，並不能瞭解希特勒德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暫時獲得過軍事成功的原因。同樣，蘇聯爲要擊潰希特勒德國而必須施展的非常努力，也不能由此得到說明。其實，希特勒德國之所以終被擊潰，是因爲它碰到了蘇聯這一更強大的敵人，而且這個敵人在軍事、政治及經濟關係上都更爲強大。

英勇的蘇軍不僅加速了希特勒德國底「經濟消耗」，而且成了摧破敵人經濟根基的原因和主要力量。「在現今戰爭中的希特勒德國及其法西斯軍隊，與在過去一切戰爭中的德國及其軍隊比較起來是更強大、更陰險和更有經驗的敵人。此外，德國人在這次戰爭中得以利用了差不多全歐各國生產力及其各附庸國頗大的軍隊。但是，德國雖然有這些便於作戰的條件，而終於陷入了必遭覆滅的地步，其原因是由於德國主要的敵人蘇聯在力量上優越於希特勒德國」（斯大林語）。這一原理正推翻了認爲德國覆滅似乎首先是由於本身「經濟消耗」結果的說法。

在蘇聯被德國強盜佔領過的那部分地區內，戰前曾出產過佔全國工業產品總量百分之三十三的產品。此外，還有蘇聯工業產品百分之三十三在戰前是出產於後來陷爲近戰地帶或作戰地區的區域。可見，在衛國戰爭時日，蘇聯百分之六十六的工業生產是遭到了破壞或陷於停頓的。雖然如此，但蘇軍從蘇聯戰時經濟方面獲得的軍器、坦克、飛機以及彈藥逐日增多，並且戰時經濟本身又不斷地鞏固起來。凡此種種，都證明社會主

義國家庭經濟基礎，原來是比資本主義希特勒德國底經濟具有大得無比的生產能力和堅固性。

蘇聯國民經濟雖然遭到了巨大的損失，但它在戰時經濟期間却實現了速度極高的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證明這點的有如下的事實：蘇聯東部各區在戰時一九四四年度的工業出產總量，比平時一九四〇年度增加到二點八倍，軍用品製造廠出產量在同一時期內增加到六點六倍。戰爭四年間蘇聯國民經濟中基本投資額共達一千一百三十億盧布的事實，也是衛國戰爭期間擴大再生產速度極高的明證。

蘇聯戰時經濟底生命力，是建築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上。然而科學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價值法則，市場價格以及盈虧計較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蘇維埃經濟學家堅持馬列主義中的一個基本原理，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底特徵是剝削階級被消滅與基本生產資料私有制被剷除的事實。所以，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底勝利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個人對勞動收入、住房、家私、個人消費品等的所有制。此外，個人對勞動積蓄、住房以及個人享樂品等的所有權，是蘇維埃經濟賴以發展的附加刺激。

價值法則在蘇維埃經濟中所起的一定的作用，只能在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關係範圍以內發生。在集體農莊市場上通行而在價值法則及其供求影響下形成的市場價格，並不能否決下列原理：即蘇維埃經濟中基本數額貨物底價格，是由蘇維埃國家為促

進社會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爲促使勞動者物質水準提高而規定的。蘇維埃經濟中的盈虧計較，不僅不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相矛盾，而且是社會主義生產賴以發展的一種重要刺激，因爲它能促進增加盈利，亦即促進積累，而如果不進行積累，那生產與再生產就不能發展下去。

外國的經濟學家爲了辯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認爲必須保存自由競爭作爲經濟方面的原動力。在蘇聯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競爭。然而，蘇聯工業底發展速度却大大超過一切其他國家內的發展速度。原來這裏有一些新的，更強大的發展動因。蘇聯計劃經濟中的這種發展動因，首先就是蘇聯各族人民不斷增加的需求及用以滿足此種需求的手段。其次，便是工人、集體農民及智識份子中間雄強的社會主義競賽運動，以及對社會主義勞動工作者的獎勵制。蘇聯勞動者應當如同保護瞳珠一樣來保護並發展其生活之本，即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爲使帝國主義勢力反對社會主義祖國的新侵略與第三次世界大戰在頗長一個期間內不能發生，必須解除各帝國主義侵略國底軍事經濟武裝，必須鞏固民主反帝國家的營壘。不要忘記，外國資本主義經濟本身產生出侵略戰爭及其禍首。帝國主義戰爭歸根到底只是物質生產中瘋狂競爭底表現。帝國主義勢力爲反對蘇聯而進行的侵略戰爭，乃是階級鬥爭在國際舞台上的繼續。

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出來的各帝國主義侵略國家，將企圖把各國人民推進新的血腥屠場，即推進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去。蘇聯各族人民有鑒於這種危險，自應表示始終不懈的警戒心，按衛國戰爭英勇傳統精神教育蘇維埃青年，研究戰時經濟底經驗，並保證蘇聯國民經濟底動員準備。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勝利，是意味着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的生命力和進步性以及偉大的未來。保護這一制度並發展其強大生產力，便是蘇聯各族人民底神聖天職。

戰後的社會主義經濟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的偉大衛國戰爭，是以完全擊潰希特勒德國而勝利地結束了。在歐洲戰事停止後不久，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被打敗，遠東方面的戰爭也告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了。從戰爭過渡到和平的過程已經開始在實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這種過渡通常總是引起危機和大批工人失業。蘇維埃的經濟具有一種幸福的特點，即這裏國民經濟底戰後改組根本不會有危機發生，也不會有任何失業現象。

蘇聯從戰時經濟過渡到平時經濟，是根本沒有危機與蕭條而由蘇維埃國家按部就班解決國民經濟戰後改組的下列各種任務來實現的：

第一，確定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與戰時經濟期間比例關係不同的新的比例關係。

顯然，蘇聯國民經濟發展中在戰前平時年代所形成的那種比例關係，在戰後期間是不會完全照樣重演的，然而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底基本法則，對於戰後蘇聯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也是必定有效的。這些法則就是意味着必須首先而且最迅速地恢復和發展

蘇聯金屬冶煉業、燃料與電氣工業、鐵路運輸業，以及保證我國技術上經濟上獨立的本國機器製造業。

第二，過渡到平時經濟，是意味着在國民經濟各部門間重新分配勞動力，以及固定資財與流通資財。

這就是說，與戰時經濟期間比較起來，必須提高重工業與鐵路運輸業在蘇聯國民經濟對照表上所佔的比重，同時要在國民經濟中，首先是在工業和運輸業方面造成物資後備與物資積儲，藉以消除生產增長方面季節性的阻滯現象，並防止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局部失調的情形。

第三，過渡到平時經濟，是意味着利用大部分軍事工業生產能力來恢復並發展國民經濟。

這就是說，衛國戰爭期間從事於執行軍事定貨的數百個巨型企業，現在要實行改組來製造供重工業與運輸業用的裝備品，製造供出產拖拉機、農業機器和肥料用的以及供出產日用品用的裝備品。

第四，從戰時經濟過渡到平時經濟，是意味着實行擴充國民收入中的積累份額，不然就根本不能迅速恢復和加緊發展國民經濟。

這就是說，要縮減軍費而提高用於積累和再生產上的社會產品份額。戰後蘇維埃經

濟的發展，將遠遠超過戰時經濟期間資金積累規模與基本建築工程規模。

第五，過渡到平時經濟是意味着提高勞動者消費水準，並把工廠中的工人轉上平時正常工作時間定額。

這就是說，要取消必須執行的額外工作，而為工人與職員恢復正常休息時間，並增加用於消費的社會產品份量。

戰後蘇聯國民經濟改組情形，大體上可以從蘇聯預算底構成上看出。在戰前一九四〇年度，蘇聯軍費開支會佔全部預算支出額百分之三十二點五，而在戰時一九四四年度則已增至百分之五十二。從那時起，蘇聯預算中軍費開支所佔份額已經縮減，而在一九四六年度則已只佔百分之二十三點九。

在改組國民經濟之際，蘇維埃國家不免要擔負一定的耗費，因為要實行各企業復員，便必須花費一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許多工人還不能提供出充分的勞動生產率，而許多機器還不能提供出全部的生產效能。社會主義的企業與資本主義的企業不同，後者在改組生產期間開除工人，將其拋入失業者的隊伍，而前者則幫助工人改習另外一種技藝，並在改組生產期間發給工人平均工資。

任務就在於要設法把國民經濟改組過程所引起的耗費縮減到最低限度，把改組時間儘量縮短，並保證進行高速度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產品出產量增長的高速度，大都取

決於各個物質生產部門間，生產與消費間，積累與國民收入間，工業與農業間，生產量與轉運量間的正確比例關係。國民經濟發展方面比例失調的現象，結果會使生產與再生產的速度降低。例如，生產水準與運載量間比例失調的現象可能使國民經濟發生阻滯。爲要防止這類比例失調現象，就必須關注到運輸業，必須建築新的運輸線，製造並增加車輛，改善運輸業技術。

爲要迅速剷除已發生的比例失調現象或經濟上的阻難，必須在國民經濟中具備有大量的後備物資。如果否認蘇維埃經濟發展中有發生比例關係局部失調現象或發生阻難的可能，那就未免太幼稚了。免除這種比例關係局部失調現象與阻難情形的條件，就是國民經濟中具備有後備物資。蘇聯國民經濟的展望發展計劃與對照表，就是應當注意到積儲此種後備物資。

在防止國民經濟發展中發生比例失調現象並解決新的經濟任務這點上，國定展望發展計劃有巨大的作用。這對於蘇維埃經濟乃是已經受過考驗受過檢查的按計劃擴大國民經濟再生產的手段，是保證生產力強烈而有組織地發展的手段。

蘇聯戰後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規定要完全恢復蘇聯遭受過德寇佔領各區中的國民經濟，並消除希特勒德國使蘇聯國民經濟和各族人民受到的損傷。戰後五年計劃預定要以恢復各收復區內生產和進一步發展蘇聯全國各區，特別是發展西伯利亞和

遠東一帶經濟爲基礎而使蘇聯全部國民經濟大大超過戰前發展水準，其中在工業產量方面要超過到一倍半。

任務就在於要保證首先恢復並發展重工業和鐵路運輸業，不然就不能迅速而順利地恢復和發展蘇聯全部國民經濟。必須克服鐵路運輸業落後於蘇聯國民經濟日增需求的現象，必須用改換運輸業技術裝備和在最重要鐵路幹線上採用汽油車頭與電力車頭的手段來消除鐵路運輸業所感受的季候性的（冬季的）阻難。

任務就在於要大規模實行恢復和再建蘇聯曾遭希特勒德國破壞的各個城市與鄉村，爲此就必須樹立由工廠製造現成住房和現成建築配件的高度工業生產基礎。

蘇聯戰後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規定要振興農業與消費品製造業，並以此爲基礎而使戰前國民收入水準在五年以內增至一點四倍，並使全國具備有豐盈的食品和日用品，以期大大提高蘇聯各族人民底物質生活水準而廢除居民所需貨物配給制。

我們應當加緊提高人民物質福利，保證普及教育並循着實行電氣化與自動機械化的方向發展物質生產技術，以求進一步地來把工人階級這一社會主義社會先進領導力量底文化和技術水準提到工程技術人員底水準。

我們必須使各個繁重的生產部門實行高度的機械化，使國民經濟進一步實行電氣

化，使城市居民生活供應事業和工業廣泛採用煤氣，藉以繼續推動蘇聯工業、運輸業與農業底技術進步。必須保證廣泛發展現代先進技術來供應國民經濟底需要：如長途轉送強度固定電流，在生產技術過程中採用氧氣和電流，利用並發展反射技術與原子技術，加速發展雷達與無線電攝影法，利用並採用赤外線技術，發揮化合生產方法。

「蘇聯戰勝敵人而結束戰爭後，已進入其經濟發展新的和平的時期。現時擺在蘇聯人民面前的任務，是鞏固既得的陣地，向着新的經濟高漲繼續邁進。我們不能以鞏固這種陣地為限，因為這將會引向停滯，——我們應當繼續向前邁進，以便造成國民經濟更加猛烈高漲所必需的條件。我們應在最短時期內醫好敵人使我國受到的創傷，恢復戰前國民經濟發展水準，以便在最近時期內大大超過這一水準，提高人民底物質福利，並更加鞏固蘇維埃國家底軍事和經濟實力」（斯大林語）。

國外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屢次並且目前還在企圖襲取蘇聯國民經濟設計底經驗。很難指出一個未曾企圖使本國經濟實行計劃化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醉心於計劃經濟，並不是偶然的。其所以發生這種心理，是由於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經常重復的教訓。蘇聯國民經濟設計與各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設計」間的原則上的區別，就在於蘇聯的設計是以公共性的生產方式為基礎的。這裏組織成爲蘇維埃國家的人民掌握了社會發展規律；這裏經濟設計有科學的根據，因而具有法規的效力。而

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設計」，則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底統治爲基礎，是一種並非倚據於什麼實際經濟力量的願望。

很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全國資源設計局」底遭遇。該局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間擬製過戰後美國經濟善後計劃。一九四三年間，該局只得宣告停止工作，因爲當時美國國會拒絕撥款維持它，然而該局工作停止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人們不願意撥款維持它，而是由於人們對它的工作方向表示不滿。全國設計局曾建議製定六年社會工程計劃，根據這一計劃，當失業現象因經濟危機而擴大之際，立刻按照各個預定目標展開社會工程。這種辦法應當保證居民以工作。由此可見，美國全國資源設計局底計劃，並不是要想消除生產過剩的危機、蕭條以及失業現象。恰恰相反，這一計劃是預計到危機，蕭條以及失業現象，只是想用社會工程以及由工人自己出錢舉辦的社會保險來使資本主義生產方面這些不可避免的現象減輕一下罷了。然而美國國會却竟認爲這樣一個計劃也過分激烈，居然爲討好資本主義豺狼而拒絕撥款資助該設計局，於是這個設計局就在一九四三年間一命嗚呼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政府爲執行美國壟斷資本主宰們底意志，停止了任何設計生產與設計流通的企圖。此時代替設計的，已經是美國總統勸導壟斷資本家把美國人民無力支付的過分高昂而且不斷昇漲的物價減低一下，當這種勸說被揭破是假

仁假義、而武斷宣傳遭到破產時，於是美國當權人物就要人民縮減消費，束緊腰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外國那裏加強了以壟斷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國家資本主義趨勢。美國軍事定貨總值中有四分之三是由百來家資本主義公司把持的。這種定貨既有美國政府來充當有保證的市場，也就暫時緩和了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然而政府方面的軍事定貨以及戰時國家資本主義「調節」生產的辦法，到戰後時期已告終止。資本主義企業與康采恩中的定貨又完全由自發平均利潤，自發供求以及危機法則來調節了。

資本主義的美英兩國雖有許多戰後發展「計劃」，但這裏人民還是帶着富於懷疑主義成分的態度注視着自己的戰後未來。在這兩個國家裏，人們關於戰後危機，蕭條以及失業現象增長等莫不議論紛紛，焦慮萬分。戰後美國工業方面的嚴重問題乃是工業品生產一般水準的縮減，因為美國純粹軍用品生產在世界大戰期間，每年曾達六百億美元之巨。假如美國工業不能保證使軍用品生產改組為製造民用品，不能找到銷售工業產品的新市場，那末這種縮減就會使約近一千萬美國工人失掉工作。

在美國方面，一九三八年是週期經濟危機開始的年份，該年生產量比危機前的一九三七年水準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一，在一九三九年間又降低了百分之四。與一九三九年度這種降低的水準相較，美國生產指數在一九四三年間曾增加到二百一十九。但在一九四五年間，生產指數又降到一百八十六，而在一九四六年間則已降低到一百五十六，並且目前仍

在生產社會性與生產成果資本主義佔有方式對抗形勢變本加厲的條件下繼續降低下去。

在英國方面，貝威里治當作「消除貧困」的辦法提出的計劃曾受到某些人的歡迎。

據貝威里治本人在其消除貧困一文中所說，這一計劃所倚據的原則是發給各人理應領去抵銷其所繳會費的補助金，而並不是靠國庫來直接發給款項。這就是說，凡在業工人和職員，每週或每過數週應一律用購買保險券的方式繳納會費一次。從這種會費所構成的基金中，遇工人和職員失業或喪失勞動能力時發給保險補助金，退休時發給年金，患病時予以醫藥救助，病死時發給殯葬補助費。

由此可見，貝威里治底「社會保險」計劃所依據的原則，是要在業工人和職員把他們的一部分工資花費期限遷延下去，一直到他們失掉工作，成爲失業者，或因年老與生病而不能作工的時候爲止。工人與職員應縮減其日常消費量，以求在失業、生病或年老時期有可能取得最低限度的生存資料。這是一種要把英國工人貧困期限拖延到一世到老的辦法。其實，貝威里治計劃是要縮減工人和職員在業期間的最低限度生活水準，而保持他們在失業期間的半飽生活水準。

貝威里治提出「社會保險」計劃的出發點，是認爲——如同他本人考察英國許多巨大都市社會條件所證明，——英國社會貧困通常是由於工作中斷，即由於失業的結果。提出這一計劃的主要目的，是要確定並維持英國工人和職員在失業期間的最低限度生活

水準。由此可見，「消除」貧困的計劃是以英國工人階級廣大階層現在處於失業地位並且將來還會處於失業地位的情形爲出發點，而並不是要想設法把危機、貧困與失業現象作爲英國社會貧困主要根源來剷除。

蘇聯工人階級以及全體勞動羣衆當然不會對貝威里治先生這一「消除貧困」計劃發生什麼興趣，因爲這一計劃是以保持生產資料私有制爲基礎的。蘇聯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生活水準底保證就是人民「貧困」根源，即各種剝削階級與生產資料私有制早被剷除的事實。這種保證就是工業危機及其所由發生的一切根源早被消滅，城市工人失業現象與鄉村居民貧困現象早被消滅的事實。這種保證就是蘇聯各族人民底物質財富生產與文化程度普遍高漲的事實。最後，這種保證就是國家對居民保障醫藥供應，國家對多兒女母親發給補助費，以及國家對勞動者在年老或暫時失去勞動能力時予以物質救助的事實。

蘇聯各族人民，在戰後國民經濟恢復和更雄強高漲的基礎上，又重新循着原被偉大衛國戰爭暫時打斷的道路，即循着完成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而逐漸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向前邁進。

蘇聯大胆地循着繁榮發展生產力和順利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向前邁進，根本不必焦慮到發生什麼生產過剩危機的危險。當我們把蘇聯國民經濟恢復並達到戰前生產的水準時，就要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來實現蘇聯總的經濟任務——在經濟方面，

即以按人口計算的生產水準來說，趕上並超過包括美國在內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境內各族人民不顧各帝國主義國家怎樣進行新的軍事挑釁，總是穩有把握地解決着自己的歷史任務。共同對德日作戰的各個盟國彼此（一方面是蘇聯，另一方面是美英）關於戰爭目的與戰後和平處置問題上的矛盾，在戰後期間已發展成爲兩條對立政策路線的公開鬥爭。

蘇聯與其他各民主國家一起進行着反帝國主義的民主政策，其目的是要摧毀帝國主義勢力，鞏固並發揚民主制度，消滅法西斯主義餘孽。資本主義的美國與其各附庸國一起進行着帝國主義的反民主政策，其目的是要爲美帝國主義確立世界霸權，消滅世界各國民主制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靠人民血液養肥的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現今是帝國主義反民主營壘中的首腦，充當着在世界各處推行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急先鋒。美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底目標，是要掀起新的戰爭，作爲爭取世界霸權的手段，作爲窒殺民主制度和防止本國經濟危機與工人階級反抗運動的手段。

以蘇聯爲首腦的民主反帝營壘，進行着反對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和反對新戰爭威脅的鬥爭。全靠民主反帝營壘底力量和團結，才能把侵略者和新戰爭挑撥者底陰謀詭計根本打破。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資本主義已在俄國失掉了

權勢，而蘇聯所體現的社會主義體系則已誕生並且已經鞏固，資本主義總危機已經開始。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歐及東歐各國民主改革的結果，出現了幾個新的人民共和國，即人民民主國。世界資本主義又在好幾個民主國家內失掉了權勢。民主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底勢力增長了，資本主義總危機加深了。

蘇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不能不估計到戰後國際情況中所發生的變更。蘇聯社會主義再生產在資本主義國家環繞中發展的特點，使蘇維埃國家必須在生產方面保持必要的軍用品生產能力水準，並鞏固自己的雄強軍事與經濟實力。在資本主義包圍形勢還存在時，我們必須時刻嚴為戒備。當帝國主義還存在時，也就會存在有帝國主義勢力進犯蘇聯的危險，也就會存在有爆發新的世界大戰，即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只有具備着強大生產力的武裝人民，才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由此可見，蘇聯經濟戰後發展的任務是要在最近幾年間恢復蘇聯各收復區內備遭德寇破壞的經濟，並在蘇聯全國範圍內大大超過戰前生產水準。我們解決恢復和進一步猛烈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任務，也就是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與實現總的經濟任務，即實現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這一任務上，向前大進一步。